

萬 有 文 庫

第一集一千種

王 雲 五 主 編

淮 南 鴻 烈 集 解

(三)

劉 文 典 著

商 務 印 書 館 發 行

萬有文庫

第一集一千種

總編纂者
王雲五

商務印書館發行

淮南鴻烈集解

(三)

劉文典著

上海图书馆藏书



A541 212 0003 4508B

國學基本叢書

淮南鴻烈集解

卷九

主術訓主君也術道也君之宰國統御臣下五帝三王以來無不用道而與故曰主術也因以題篇

人主之術處無爲之事而行不言之教言而事辦也清靜而不動一度而不搖○文典謹按羣書治要引度作動

任下責成而不勞成辦而不自勞是故心知規而師傳諭導規謀也師者所從取法則者也傅相也諭導以正道

文於義爲長當從之今本作口能言而行人稱辭足能行而相者先導相儀也耳能聽而執正進諫諫或作

孫論讓云正與政聲同古通後文執正營事同○文典是故慮無失策謀無過事過猶誤也○王念孫云

謹按孫說是也治要引正作耳能聽而執政者進諫謀本此後人以意

改之也舉猶動也慮無失策以謀事言之舉無過事以行事言之若改舉爲謀則與舉無過事三字義不相

本天戴禮保傅篇同文子自然篇謀言爲文章○文典謹按治行爲儀表於天下俞樾云於天下法則也

無失策舉無過事又本於淮南也要引爲作成

文也涉高注曰爲天下人進退應時動靜循理不爲醜美好憎不爲賞罰喜怒名各自名類各自類事猶

所法則也故諛衍此三字自然○文典謹按治要引莫出於己故古之王者冕而前旒所以蔽明也冕王者冠也前旒前後垂珠飾

也前旒冕前珠飾也按說文冕下云冕大夫以上冠也遼延垂璽執纁又璽下云垂玉也冕飾戴纁塞

耳所以掩聰不欲其妄聞也鞋讀而買鞋蓋之鞋也○陶方琦云羣書治要引許注天子外屏所以自障

扉樹垣也。門內之垣謂之樹。論語曰：國君樹塞門。諸侯在內，天子在外，故曰。所以自障也。故所理者遠，則所在者邇。○文典謹按：治要引邇作近。所治者大，則所守

者少。○王念孫云：少當為小字之誤也。羣書治要引此正作小。夫目妄視則淫，耳妄聽則惑。○文典謹按：治要引聽作聞。口妄言則亂，夫三關者不

可不慎守也。若欲規之，乃是離之。言嗜欲有所規，合乃是離散也。若欲飾之，乃是賊之。飾好也，賊敗也。天氣為魂，地氣為魄。反之

玄房，各處其宅，守而勿失，上通太一，太一之精，通於天道。○王念孫云：通於天道，本作通合於天。今本脫合字。衍道字。道字涉下句天道玄默而衍。文子

自然篇：正作通合於天。天與精為韻。天字合韻。讀若汀。小雅節南山篇：不弔昊天，與定生寧。醒成政。姓為韻。大雅雲漢篇：瞻印昊天，與星羸成正。寧為韻。瞻印昊天，與寧定為韻。乾象傳：乃統天。時乘六龍以御天。與形成命。貞寧為韻。坤象傳：乃順承天。與生為韻。乾文言：時乘六龍以御天。與精情平為韻。楚辭：九章：瞭杳杳而薄天。九辯：瞭冥冥而薄天。並與名為韻。凡周秦用韻之文，天字多有入耕部者。詩：易楚辭：而外不可枚舉。若作通於天道，則天道玄默無容，無則大不可極，深不可測。測，尚與人化，知不能得。道失其韻矣。此文上下十八句皆用韻。

至大非人智。感所能得也。昔者神農之治天下也，神不馳於胷中。言釋神安靜也。智不出於四域。信身在中，懷其仁誠之心。懷

甘雨時降。○文典謹按：御覽七十八引：甘雨時降，作甘雨以時。五穀蕃植，蕃茂。春生夏長，秋收冬藏。月省時考，歲終獻功。以時嘗穀

穀，新穀也。薦之明堂嘗之也。○文典謹按：北堂書鈔二十八引：獻功作報功。祀于明堂，明堂之制，有蓋而無四方。風雨不能襲，寒暑不能傷。○文典謹按：御覽七十引：寒暑作燥濕。遷延而入之，養民以公。遷延，猶倘佯也。已說在本經也。其民樸重，端慤。端直也。不忿爭而財足，不勞形

而功成。因天地之資，而與之和，同是故威厲而不殺。○王念孫云：殺本作試。此後人以意改之也。荀子議兵：宥坐二篇及史記禮書：並云威厲而不試。刑錯而

不用，不試猶不用也。若云不殺，則非其指矣。太平御覽：皇王部三引：此正作不試。文子精誠篇同。刑錯而不用，法省而不煩。省，約也。故其化如神，其地南

至交趾，北至幽都，幽冥之都。東至暘谷，陽谷，日出所也。西至三危，三危，極之山。莫不聽從。當此之時，法寬刑緩，囹圄空虛，而

天下一俗其俗莫懷姦心末世之政則不然上好取而無量下貪狼而無讓民貧苦而忿爭事力勞而無

功智詐萌興盜賊滋彰上下相怨號令不行執政有司不務反道矯拂其本而事修其末治事削薄其德會

累其刑而欲以為治無以異於執彈而來鳥搏柷而狎犬也亂乃逾甚逾益○莊達吉云柷說文解字云

是杖此搏柷義當從之○陳觀樓云說山篇作執彈而招鳥揮柷而呼狗則搏字當為揮字之譌說文揮

奮也○陶方琦云意林御覽九百五事類賦引許注揮挾柷杖也按說文柷木杖也說正同說文挾俾持

也○文典謹按御覽九百五引揀作袖夫水濁則魚險魚短氣出口於水喘息之論也○文典謹按政苛則民亂言無聊也

云說文解字喁魚口上見論語素王受命讖曰莫不喁喁延頸歸德蓋亦衆口上向之義水濁則魚喁政

苛則民亂十字出韓詩外傳淮南之文博采通人信而有證此乃改喁為險險喁古音相近古字無即異

與故夫養虎豹犀象者為之圈檻供其嗜欲適其飢飽違其怒恚然而不能終其天年者形有所却也是

以上多故則下多詐故巧○洪頤煊云原道訓不設智故而方圓曲直弗能逃也高注智故巧飾也傲真

訓巧故萌生呂氏春秋下賢篇空空乎其不為巧故也故當訓為巧不為詐也上多事則下多態上煩擾則下不定不定不知上多求則下交爭

不直之於本而事之於末譬猶揚堞而弭塵抱薪以救火也堞塵壓也楚人謂之堞堞動塵之貌弭止也

壓也按此許注屬入高注本者說文壓塵也廣雅釋詁堞塵也故聖人事省而易治求寡而易澹澹不施而仁不言而信不求而得不為

而成塊然保真抱德推誠實誠天下從之如響之應聲景之像形其所修者本也唐何曰未聞身治而國刑

罰不足以移風殺戮不足以禁姦唯神化為貴至精為神夫疾呼不過聞百步志之所在踰于千里踰猶

冬日之陽夏日之陰萬物歸之而莫使之然冬日仁物歸陽夏日猛物歸陰莫使之自然如是也故至精之像弗招而自來不麾而

自往。竊窈冥。不知為之者誰。而功自成。智者弗能誦。辯者弗能形。昔孫叔敖恬臥。而郢人無所害其鋒。

郢國都也。孫叔敖楚大夫也。蓋乘馬三年不知其牝牡。言其賢也。但恬臥養德。折衝千里之外。敵國不敢犯害。故郢人不舉兵出伐。無所害其鋒于四方也。○王念孫云。害其鋒三字。義不相屬。害當為用字之

誤也。隸書害字作𠄎。其上牛與用相似。高注亦當作𠄎。人不用其目。而前其手。事有所至。鬼篇作孫叔敖甘寢秉羽。而郢人投兵。投兵亦謂無所用之也。又繆稱篇。夜行瞑目。而前其手。故曰明有所

而明也。說林篇曰。夜行者掩目而前。其手涉水者解其馬載之舟。事有所宜。而有所不用目。而用手。故曰明有所

用也。說林篇曰。夜行者掩目而前。其手涉水者解其馬載之舟。事有所宜。而有所不用目。而用手。故曰明有所

倚務二篇注。○俞樾云。害字無義。王氏念孫謂是用字之誤。然用與害字形不似。無緣致誤也。害蓋容字

之誤。容亦用也。釋名釋姿容曰。容用也。合事宜之用也。是其義也。無所容其鋒。即無所用其鋒。老子曰。兵

無所容其刃也。市南宜遼弄丸。而兩家之難。無所關其辭。宜遼姓也。名熊勇。居楚之南。楚平王太子建

淮南所本也。尹子西召之。以為白公請伐鄭。以報讎。子西許之。而未出師。晉人伐鄭。子西救之。勝怒曰。鄭人在此。讎不

遠矣。欲殺子西。其臣石乞曰。市南熊宜遼得之。可以當五百人。乃往視之。告其故。不從。舉之以劍。而不動

而弄丸不輟。心志不懼。曰。不能從子為亂。亦不泄子之事。白公遂殺子西。故兩缺鞞鐵鎧。○孫詒讓云。鞞

家雖有難。不怨宜遼。故曰無所關其辭也。○莊遠吉云。應云。宜遼名也。姓熊。缺鞞鐵鎧。○孫詒讓云。鞞

義無取也。此疑當為鞞草書。央貴二形近。因而致誤。國語齊語云。輕罪贖以鞞盾。一載章注云。鞞盾。鞞革。有

文如績也。說文革部云。鞞。革繡也。荀子議兵篇云。楚人鮫革犀兕。以為甲。鞞如金石。楊注云。鞞。堅貌。考工

記有合甲。此鞞鞞亦。瞋目扼擊。○莊遠吉云。擊。即腕

言合綴革札為甲也。瞋目扼擊。○莊遠吉云。擊。即腕

其於以御兵刃。縣矣。○縣。遠也。比于

鉞。其於以解難。薄矣。○薄。子

國曰。以弗治治之。○伯玉。衛大夫。蘧瑗也。子貢。衛

亦切。觀也。義皆本於高注。後人多見觀。少見覲。故覲誤為觀矣。

還報曰。蘧伯玉為相。未可以加兵。以其

固塞險阻。何足以致之。○猶。勝也。故臯陶瘡而為大理。天下無虐刑。有貴于言者也。○雖。瘡。平獄理訟。能得人

師

賢也

也

也

也

也

曠警而為太宰。替無亂政。有貴于見者也。雖盲而大治晉國使無亂政故貴於有所見故不言之令。不視之見。不言之令。單陶

師曠此伏犧神農之所以為師也。故民之化也。○王念孫云。民之化也。本作民之化也。下句其字。正指

不從其所言。而從所行。故齊莊公好勇。不使鬪爭。而國家多難。其漸至于崔杼之亂。莊公齊靈公之子。光

莊公頃襄好色。不使風議。而民多昏亂。其積至昭奇之難。楚頃襄王。昭奇。楚大夫也。故至精之所動。若春氣之生。秋氣

之殺也。雖馳傳驚置。不若此其亟。疾故君人者。其猶射者乎。於此豪末。於彼尋常矣。故慎所以感之也。夫

榮啓期一彈。而孔子三日樂。感于和。鄒忌一微。而威王終夕悲。感于憂。微。驚彈也。威王齊宣王之父也。在

陶方琦云。文選陸機文賦注。劉孝標廣絕交論注。陸機弔魏武文注。引許注。鼓琴循絃謂之徵。悲雅俱有。

所以成樂。直雅而無悲。則不成。按二注文異。漢書揚雄傳。高張急徵注。徵。琴徵也。然循絃之說。義與揮同。

琴賦云。伯牙揮手是也。悲雅下。當有誤文。疑是悲絃。俱有所以成樂。直絃而無悲。則不成。樂。雍門周善動

諸琴瑟。形諸音聲。而能使人為之哀樂。哀。威王也。樂。孔子也。縣法設賞。而不能移風易俗者。其誠心弗施也。甯戚商

歌車下。桓公喟然而寤。甯戚。飯牛車下。叩角商歌。齊桓公悟之用以為相。○陶方琦云。王子淵四子講德

往商。秋聲也。按二注文異。許本作甯越。甯越乃周威王師。非是。越當是戚。說文戚。戎也。當是古本或作戎。

途加歪為越也。今道應訓亦作甯越。均誤。道應訓甯越。欲干齊桓公。因窮無以自達。於是為商旅。將任車

以商於齊。許即用此文。選甯賦注。亦引淮南子。至精入人深矣。故曰樂聽其音。則知其俗。見其俗。則知其化。○王念孫云。樂字與下文義不相屬。當有脫文。文子精誠篇。孔子學鼓琴於師襄。師襄魯樂

王之志。見微以知明矣。論。教教之鼓。延陵季子聽魯樂。而知殷夏之風。論近以識遠也。作之上古。施及千

歲而文不滅。况於竝世化民乎。湯之時七年旱。○文典謹按初學記天部下引七年作九年以身禱於桑林之際而四海之雲

湊千里之雨至。湊會也。或作蒸蒸升也。抱質效誠。感動天地。神諭方外。令行禁止。豈足為哉。古聖王至精形於內。而

好憎忘於外。形見好憎情欲以充。出言以副情。發號以明旨。陳之以禮樂。風之以歌謠。業貫萬世而不墜。○王念

孫云業當為業聲之誤也。業聚也。積也。貫累也。言積累萬世而不墜塞也。方言曰葉聚也。廣雅同。楚通語也。楚辭離騷貫薛荔之落葉。王注曰貫累也。廣雅同。荀子王霸篇貫日而治。詳楊倞曰貫日積日也是。業

貫皆積累之意也。傲真篇曰枝解葉貫萬物百族。義與此業貫同。原道篇曰大渾而為一。業累而無根。業累猶葉貫也。傲真篇曰橫廓六合。揲貫萬物。揲貫猶葉貫也。彼言橫廓六合。猶此言橫廓四方。彼言揲貫

萬物。猶此言業貫萬世。故廣雅云。橫局四方而不窮。禽獸昆蟲與之陶化。化從昆蟲。或作鬼神。又况於執法施令乎。揲積也。高注訓貫為通失之矣。橫局四方而不窮。禽獸昆蟲與之陶化。

故太上神化。其次使不得為非。其次賞賢而罰暴。暴虐也。衡之於左右。無私輕重。故可以為平。衡銓也。繩之於

內外。無私曲直。故可以為正。人主之於用法。無私好憎。故可以為命。夫權輕重。不差蠱首。蠱首猶微細也。扶撥枉

橈。不失鉞鋒。直施矯邪。不私辟險。姦不能枉。讒不能亂。德無所立。立怨無所藏。是任術而釋人心者也。故

為治者不與焉。治在道不在智。故曰不與。○王念孫云。不與上當有智字。老子曰。以智治國。國之賊不以智治國。國之福。故曰為治者智不與焉。脫去智字。則文不成義。高注曰。治在道不在智。故

曰不與焉。則有智字明矣。文子下德篇正作知不與焉。夫舟浮於水。車轉於陸。此勢之自然也。木擊折轆。○文典謹按。意林引轆作軸。水戾破舟。

不怨木石。而罪巧拙者。罪御者。刺舟者之巧拙也。○俞樾云。水戾破舟。當作石戾破舟。故云不怨木石。今故書功為工。是也。不罪木石。而罪工拙。工即工人之工。言不罪木石。而罪作舟車者之拙也。高知故不載

注曰。罪御者刺舟者之巧拙也。是其所據本已誤。○文典謹按。意林引巧拙者。下有何也。二字。知故不載焉。言木石無巧詐。故不怨也。○文是故道有智則惑。言道智則惑也。德有心則險。心有目則眩。眩於兵莫憚於志

典謹按。意林引作智有不周。是故道有智則惑。言道智則惑也。德有心則險。心有目則眩。眩於兵莫憚於志。

而莫邪爲下。○陶方琦云：史記集解引許注：莫邪，大戟也。按說文：鑊，字下云：鑊，錐也。集解引文：當是許注。淮南本：故作莫邪。漢書揚雄傳：杖鑊邪。注亦云：鑊，邪，大戟也。脩務訓：而不期于墨陽。莫邪，高注。美劍名。寇莫大於陰陽，而枹鼓爲小。故以莫邪爲下也。寇亦兵也。推陰陽虛實之道爲大，故以枹鼓爲正與許異。

小今夫權衡規矩一定而不易，不爲秦楚變節，不爲胡越改容，常一而不邪，方行而不流，一日刑之，萬世傳之，而以無爲爲之。之言無所爲爲，故國有亡主，而世無廢道。亡主，桀紂是也。湯武以人有困窮，而理無不通。理，由此觀之，無爲者道之宗。宗，故得道之宗，應物無窮，任人之才，難以至治也。智，湯武聖主也，而不能與越人乘幹舟而浮於江湖。

幹舟，小船也。危險，越人習水，自能乘之。故湯武不能也。一曰：大舟也。○王念孫云：玉篇：幹，與，同。小船有屋也。楚辭：九章：乘幹船。余上沅兮。王注曰：幹，船。船有臆，耀者，倣真篇：越，幹，不能無水而浮。高注曰：幹，小船也。越人所便，習正與此注相同。藝文類聚：舟車部：太平御覽：舟部：引此。並作：幹舟。御覽又引此文。幹，作：幹。文雖小異，然幹之爲誤字，益明矣。伊尹賢相也，而不能與胡人騎驢馬，說是也。羣書治要引此文。幹，作：幹。文雖小異，然幹之爲誤字，益明矣。伊尹賢相也，而不能與胡人騎驢馬，

而服驢駘。黃馬白腹曰驢。詩云：駟驢彭駒。駢駢野馬也。胡人所習。伊尹雖賢，不能與服也。○陶方琦云：羣書治要引許注：原國名，在益州西南，出千里馬。駢駢，北野馬。按二注正異。許作國名，即隱十一傳：溫原，絺，變之原，與高作驢解異也。說文亦無驢。孔墨博通，而不能與山居者入榛薄險阻也。孔，孔子也。字駒。下云：駢駢，北野之良馬。與此作北野馬，正同。孔墨博通，而不能與山居者入榛薄險阻也。墨，墨翟也。聚木爲榛，深草爲薄。山居者所習，故孔墨者不能也。阻，或作塗。○王念孫云：險阻，由此觀之，則人知之於上，脫出字入榛薄，出險阻與駢駢馬服駢駢相對爲文。羣書治要引此文無偏字。下文如此，而欲照海內存

物也淺矣。而欲以徧照海內存萬方。○文典謹按：照海內存萬方，相對爲文，加一偏字，則句法參差不齊。萬方是猶塞耳而聽清濁，掩目而視青黃也。亦無偏字皆其證也。不因道之數，而專己之能，則其窮不達矣。○王念孫云：道之數，本作道。下文曰：不循道理之數。又曰：拂道理之數。詭自然之性，原道篇曰：循道理之數。因天地之自然，皆其證也。羣書治要引此，正作道理之數。文子下德篇同。則其窮不達矣。達，當爲遠字之誤也。其窮不達，謂其窮可

惟南鴻烈集解 三卷九 主術訓 七

立而待也。文子下德篇：「正作遠，汎論篇。」故智不足以治天下也。桀之力，制箝伸鉤，索鐵歛金，椎移大犧，水

人章道息，則危不遠矣。語意略與此同。殺龜鼈，陸捕熊羆，戲大旗也。索絞也。歛讀協。陶方琦云：「史記正義八：御覽八十二，又九百三十二，引許注。」

禮越大鷹，鄭注：「大鷹不在九旗中。」孫氏晏子音義：「以謂大戲當是人名，此古說之互異。」然淮南本義，不作人名解。○文典謹按：御覽八十二，引制箝作別箝，四百三十七，引歛金作揉金，捕作搏，九百三十二，引歛

金作然，湯革車三百乘，困之鳴條，擒之焦門。云：焦或作巢，○莊遠吉。由此觀之，勇力不足以持天下矣。○王

操金。然湯革車三百乘，困之鳴條，擒之焦門。云：焦或作巢，○莊遠吉。勇力字，因勇字而衍，勇不足以持天下，與上文智不足以治天下相對為文，不當有力字。智不足以為治

者，因物以識物，因人以知人也。故積力之所舉，則無不勝也；衆智之所為，則無不成也。堊井之無龜鼈，隘

也。園中之無脩木，小也。夫舉重鼎者，力少而不能勝也；及至其移徙之，不待其多力者，故千人之羣無絕

梁，萬人之聚無廢功。夫華騶綠耳，一日而至千里，然其使之搏兔，不如豺狼。伎能殊也。殊異。○王引之云：

引此豺狼作狼契，按狼契皆犬名也。廣雅曰：「狼狐注獷，犬屬也。玉篇：「契，公八切，雜犬也。」廣韻同。契與契通，

犬能搏兔而馬不能，故曰搏兔不如狼契也。後人不知狼契為犬名，而改為豺狼，豺狼可使搏兔，所未聞

也。鷗夜撮蚤，蚊咬察，分秋豪，晝日顛越，不能見丘山，形性詭也。鷗，鷗也。謂以著其巢中，故曰察分秋豪，晝

則無所見，故曰形性詭也。○王引之云：「莊子秋水篇：鷗夜撮蚤，察豪末，晝出瞋目而不見邱山，司馬本蚤

作蚤，云：鷗夜取蚤食，崔本作爪，云：鷗夜聚人爪於巢中，也。爪蚤通用，故崔本作爪。蚤，蚤字，形相似，故司

馬本作蚤，然則蚤蚤二字，不得而並存矣。淮南子水篇釋文曰：「淮南子鷗夜撮蚤，察分豪末，許慎云：鷗夜聚食

本之蚤字，增於此處，蚤字之下，其失甚矣。秋水篇：鷗夜撮蚤，察分豪末，許慎云：鷗夜聚食，

謂之老莧，據二書所引，則許高本俱無蚤字，明矣。顯越二字，與不見邱山意不相屬，且高注但言晝無所

見而不言顛越也撮蚤之說許高異義揆之正作贖目而不見邱山與莊子同疑瞋目二字譌作顛目而後人遂改爲顛

越也撮蚤之說許高異義揆之正作贖目而不見邱山與莊子同疑瞋目二字譌作顛目而後人遂改爲顛

失也按二注文義並異許本謂爲蚤蝨之蚤高本作指爪解是顯異也說文蚤跳蟲齧人也莊子司馬注

曰鴟鵂夜取蚤食崔誤本作爪太平廣記四百八十二引感應經云鴟鵂食人遺爪非也蓋鴟鵂夜能

拾蚤蝨俗人云鴟鵂食人棄爪相其吉凶妄說也據纂文所云則許本作蚤蝨解爲長夫騰蛇游霧而動

音相近俗人云鴟鵂食人棄爪相其吉凶妄說也據纂文所云則許本作蚤蝨解爲長夫騰蛇游霧而動

應龍乘雲而舉○王念孫云上句本作騰蛇游霧而騰後人以騰與騰同音因妄改爲動耳不知騰是蛇

騰矣太平御覽鱗介部一引此正作騰說苑說叢篇同說苑作騰蛇遊霧而騰龍乘雲而舉改騰爲動則文不成

而捷魚得水而驚疾故古之爲車也漆者不畫鏿者不斷工無二伎士不兼官各守其職不得相姦亂

也人得其宜物得其安是以器械不苦而職事不媿苦讀鹽媿捕器夫責少者易償○文典謹按意職寡

者易守也任輕者易權權謀也○俞樾云文子下德篇作任輕易勸也勸字之義視權字爲長上操約

省之分下效易爲之功是以君臣彌久而不相厭厭欺君人之道其猶零星之尸也尸祭主也尸食飽以

公尸燕飲儼然玄默而吉祥受福尸不言語故曰玄默○文典謹按北

在宗載考儼然玄默而吉祥受福尸不言語故曰玄默○文典謹按北

不飾爲美亦不枉爲善也○王念孫云此本作不爲醜飾不爲善極爲即爲字也古爲字多作偽說見史

記淮南衡山傳爲僞下不僞醜飾不僞善極相對爲文故高注云不飾爲美亦不極爲善也道藏本劉本

朱本茅本皆如是莊改不極爲不枉謬甚後人誤讀僞爲詐僞之僞而改上句僞字作爲又改下句一人

作不爲僞善則既與上句不對而又與高注不合矣且極與飾爲韻若作不爲僞善則失其韻矣

被之而不襲襲大萬人蒙之而不徧蒙冒徧是故重爲惠若重爲暴則治道通矣通猶順也○王念孫云

若字後人以詮言篇云重爲善若重爲非故加若字也不知彼文是言爲善者必生事故曰重爲善若重

爲非此言惠暴俱不可爲則二者平列不得云重爲惠若重爲暴也下文爲惠者生姦爲暴者生亂即承

推南鴻烈集解

三卷九 主術訓

九

此文言之則惠暴平列明矣。天子自然篇為惠者尚布施也。無功而厚賞。無勞而高爵。則守職者懈於官。作是故重為惠。重為暴。即道達矣。無若字。為惠者。尚布施也。無功而厚賞。無勞而高爵。則守職者懈於官。

而游居者亟於進矣。為暴者妄誅也。無罪者而死亡。行直而被刑。則修身者不勸善。而為邪者輕犯上矣。

言不可不慎也。故為惠者生姦。而為暴者生亂。姦亂之俗。亡國之風。風化是故明主之治。國有誅者。而主無怒焉。因法

而行。故朝有賞者。而君無與焉。因功而行誅者不怨君。罪之所當也。賞者不德上。功之所致也。民知誅賞。不怒也。

之來皆在於身也。故務功脩業。不受贛於君。贛物是故朝廷蕪而無迹。田野辟而無草。故太上下知有之。

言太上之世。下知橋直植立而不动。俛仰取制焉。橋桔。擧上衡也。植。柱。權衡者。行。人主靜漠而不躁。躁。動。之人。皆能有此術。

百官得脩焉。譬而軍之持麾者。陶方琦云。宋蘇頌淮南校題序。許本如作。而按蘇氏曰。許于卷內多用。段借如以。而為如之類。此譬如作譬。而當是許本高本當作譬。如御覽三。

百四十一。引高本此注。妄指則亂矣。慧不足以大寧。智不足以安危。與其譽堯而毀桀也。不如掩聰明而

反脩其道也。不足以大寧者。小惠也。不足以安危者。小智也。如此人者。欲譽堯而毀桀。以成善善惡惡。清。之名。人猶有強知之人。爾不如掩聰明。而本脩大道成名之速也。人君之道亦如此也。

靜無為。則天與之時。廉儉守節。則地生之財。人君德行如此。故天與之時。地生之財。天與之時。湯武是也。地生之財。神農后稷也。處愚稱德。則聖人

為之謀。若伊尹為湯謀。傳說為高宗謀。是孟子曰。伊尹聖之。任國語曰。武丁以象翁求聖人。得傳說于傅巖也。是故下者萬物歸之。虛者天下遺之。遺。與。夫。

人主之聽治也。清明而不闇。虛心而弱志。是故羣臣輻湊竝進。無愚智賢不肖。莫不盡其能。於是乃始陳

其禮。建以為基。建立也。基。業也。是乘衆勢以為車。御衆智以為馬。雖幽野險塗。則無由惑矣。幽。深也。險。險。猶遠也。人主深居

隱處。以避燥溼。閉門重襲。以避姦賊。呂氏春秋節喪篇。姦邪盜賊寇亂之患。慈親孝子。備之者。得葬之情。○王念孫云。下避字。當作備。俗讀備。避聲相亂。又涉上避字。而誤也。

矣。俗本備作避亦因上文而誤。重門所以防賊。故言內不知閭里之情。外不知山澤之形。帷幕之外。目不備作避則義不可通矣。文選西京賦注引此正作備。然天下之物無所不通者。其灌輸之者大。而斟

能見十里之前耳。不能聞百步之外。天下之物無不通者。然天下之物無所不通者。其灌輸之者大。而斟酌之者衆也。是故不出戶而知天下。不窺牖而知天道。乘衆人之智。則天下之不足有也。專用其心。則獨

身不能保也。保猶守也。○文典謹按治要保作守。是故人主覆之以德。不行其智。而因萬人之所利。夫舉踵天下而得所利。故百姓載之上弗重也。錯之前弗害也。舉之而弗高也。推之而弗厭。尊重舉之不自覺也。推求也。奉也。主道員者。運轉而

無端。端。厓也。化育如神。虛無因循。常後而不先也。○文典謹按治要。先下有者字。臣道員者。運轉而無方。○王念孫云。臣道

者。本作臣道。方者。其員者。運轉而無六字。則因上文而誤。衍也。羣書治要引無此六字。文子上義篇亦無。主道員。臣道。方。方員不同。道。故下文云。君臣異道。則治同道。則亂也。呂氏春秋園道篇亦云。主執園。臣執

其國乃昌。論是而處當。爲事先倡。守職分明。以立成功也。是故君臣異道。則治。言相和。同道則亂。謂可

臣亦曰。可。君所謂否。臣亦曰。否。各得其宜。處其當。則上下有以相使也。君得君道。臣得臣道。故曰得其宜。是同也。莫相匡弼。故曰亂也。

夫人主之聽治也。虛心而弱志。清明而不闇。是故羣臣輻湊竝進。無愚智賢不肖。莫不盡其能者。則君得

所以制臣。臣得所以事君。治國之道明矣。文王智而好問。故聖。好問。欲與人同其功。武王勇而好問。故勝。勝。股也。夫乘

衆人之智。則無不任也。用衆人之力。則無不勝也。○俞樾云。無不任也。當作無不聖也。上文曰。文王智而

耳部。聖。通也。無不聖。即無不通也。後人不達聖字之義。疑無不聖也。於文難通。故臆改爲。千鈞之重。鳥獲

任字。不知任。即勝也。勇。當言勝。智。當言聖。若亦言任。則與勝義複。而無以爲智勇之別矣。千鈞之重。鳥獲

不能舉也。千鈞。三萬斤也。鳥獲。秦武王之力士也。武王試衆人相一。則百人有餘力矣。是故任一人之力

其力。使舉大鼎。腕脫而不任。故曰不能舉也。衆人相一。則百人有餘力矣。是故任一人之力

者則鳥獲不足恃。不能勝故乘衆人之制者則天下不足有也。人衆力強以天下為小故曰不足有也禹決江疏河以為天

下興利而不能使水西流稷辟土墾草以為百姓力農然不能使禾冬生豈其人事不至哉其勢不可也

夫推而不可為之勢而不脩道理之數。推行○王念孫云推而不可為之勢而字涉下文而衍雖神聖人不能以成其功而况當世

之主乎夫載重而馬羸雖造父不能以致遠。造父周穆王之善御臣也車輕馬良雖中工可使追速。○文典謹按車輕下當有而字始與

上文載重而馬羸一律羣書治要及御覽七百四十六引是故聖人舉事也。○文典謹按羣書治要引聖人下有之字豈能拂

道理之數詭自然之性。拂戾也以曲為直以屈為伸哉未嘗不因其資而用之也是以積力之所舉無不

勝也而衆智之所為無不成也。聾者可令隴筋。○王紹闢云攷工記弓人曰筋欲徹之徹鄭司農云嚼之當孰是治筋有嚼之一法說文嚙嚼也重文作嚼云嚙或

從爵爵雀古通用魏晉以後俗趨簡易書嚼為嚙玉篇嚼撮口也淮南因作嚼筋但其證當時淮南子蓋有作嚼者傳寫之徒不知唯為嚼之俗體別作嚼字玉篇嚼撮口也淮南因作嚼筋但撮筋於口不得為嚼寫易

林者以嚼非正字直改从手作摧轉輾承譌皆不足據也。由是覈之唯俗字嚼因嚼而變摧又因嚼而變據先鄭注漢時淮南易林舊本當是嚙筋此條不載證書雜記乃王紹闢與王引之書中語也。○孫詒讓

云玉篇口部云嚼撮口也筋不可以言嚼嚼當為嚼之譌考工記弓人云筋欲徹之徹注鄭司農云嚼之當孰賈疏云筋之椎打嚼齧欲得勞徹是嚼筋為漢時常語即謂椎打之使柔熟以纏弓弩也嚼俗作唯

與唯形近因而致誤易林展轉而不可使有聞也瘡者可使守圉而不可使言也。○王念孫云不可使言本寫又誤作摧益不可通矣

語誤作言又脫通字筋聞為韻圍語為韻如今本則失其韻矣太平御覽疾病部三引此正作不可使通語。形有所不周而能有所不容也是故有一形者處

一位有一能者服一事力勝其任則舉之者不重也能稱其事則為之者不難也。○文典謹按意林能稱作智能毋小大

修短各得其宜則天下一齊無以相過也。聖人兼而用之故無棄才。人主貴正而尚忠忠正在上位執正

營事營典○王引之云諸書無訓營爲典者營當爲營字之誤也隸書管字或作營俗書營字作營二形

相似而誤管事與執政義相近史記李斯傳曰管事二十餘年是也管典皆主也故訓管爲典秦策

見史記范雎傳索隱正與此注同則讒佞姦邪無由進矣譬猶方員之不相蓋而曲直之不相入夫鳥

獸之不可同羣者其類異也○王念孫云不可同羣可字後人所加鳥獸不同羣虎鹿不同游相對爲

鹿之不同遊者力不敵也是故聖人得志而在上位讒佞姦邪而欲犯主者譬猶雀之見鷓而鼠之遇狸

也亦必無餘命矣是故人主之一舉也○王念孫云此謂舉賢不可不慎舉上不可不慎也所任者得其

人則國家治上下和羣臣親百姓附附從所任非其人則國家危上下乖羣臣怨百姓亂故一舉而不當終

身傷傷病也亦敗也得失之道權要在主是故繩正於上木直於下非有事焉事治也非治之使宜所緣以修者然也故人

主誠正則直士任事而姦人伏匿矣人主不正則邪人得志忠者隱蔽矣夫人之所以莫抓玉石而抓瓜

瓠者何也玉石堅抓不耐入故不抓○王念孫云抓皆當爲捫字之誤也廣雅捫裂也曹憲音必麥反○字

從手爪聲爪匹卦反捫之言劈也瓜瓠可劈而玉石不可劈故曰玉石堅捫不能入也方言鑽

攪裁也梁益之間裁木爲器曰鑽裂帛爲衣曰攪郭璞音劈歷之劈義亦與捫同若作抓則非其義矣玉

簞抓古華切引也擊也字從瓜○文典謹按夫人之所以莫抓玉石莊本作夫人主之所以莫抓玉石主

字涉上下文人主無得於玉石弗犯也使人主執正持平如從繩準高下則羣臣以邪來者猶以卵投石

而衍今據宋本刪○王蓋楚靈王殺食省食越王好勇而民皆處危爭死或王由此觀之

以火投水故靈王好細要而民有殺食自飢也○王念孫云其以移風易俗矣文義未足下文曰攝權勢之柄其於化民易

權勢之柄其以移風易俗矣○王念孫云其以移風易俗矣文義未足下文曰攝權勢之柄其於化民易

雖易之易漢書禮樂志其感人深其移風易俗易今樂記脫下易字辯見經義述堯爲匹夫不能仁化一

聞顏師古曰易音弋鼓反最其證也今本無下易字者後人誤以爲複而刪之耳

里桀在上位令行禁止由此觀之賢不足以爲治而勢可以易俗明矣書曰一人有慶萬民賴之此之謂也天下多眩於名聲而寡察其實寡少也察明也是故處人以譽尊處人隱居也以名譽見尊也而游者以辯顯游行

以辯辭自顯達察其所尊顯無他故焉人主不明分數利害之地而賢衆口之辯也治國則不然然如言事者必

究於法而爲行者必治於官上操其名以責其實臣守其業業事以效其功效致言不得過其實行不得踰其

法羣臣輻湊莫敢專君制專事不在法律中而可以便國佐治必參五行之陰考以觀其歸並用周聽以察

其化不偏一曲不黨一事是以中立而徧運照海內中羣臣公正莫敢爲邪公方正直百官述職務致其公迹

也主精明於上官勸力於下姦邪滅迹庶功日進庶衆是以勇者盡於軍盡力於軍功也○俞樾云此下當

智者務於巧詐爲勇者務於鬪爭亦以智勇並舉是其證也亂國則不然有衆咸譽者無功而賞守職者無罪而誅主上闇而不明羣

臣黨而不忠說談者游於辯脩行者競於往往自益也○孫詒讓云往當爲任形之誤也後證言訓主上

出令則非之以與法令所禁則犯之以邪與黨與也以黨與爲智者務於巧詐爲勇者務於鬪爭大臣專

權下吏持勢朋黨周比以弄其上國雖若存古之人曰亡矣且夫不治官職而被甲兵不隨南畝○俞樾

循隨山棗木注曰隨循也不隨南畝者不循南畝也王氏念孫以隨爲脩字之誤非而有賢聖之聲者非所以都於國也騏驎騏驎天下之疾馬也

驅之不前引之不止雖愚者不加體焉加猶止也○王念孫云而被甲兵而當爲不與上下兩不字文同

隨字或作隨見漢司隸校尉楊渙石門頌其有畔與脩相似故脩誤爲隨史記趙世家脩下而馮脩或作隋李斯傳隨俗雅化隨俗一作脩使皆以右畔相似而誤非所以都於國也都字義不可通當是教字之

隋李斯傳隨俗雅化隨俗一作脩使皆以右畔相似而誤非所以都於國也都字義不可通當是教字之

諛教部草書相似韓子外諸說右篇曰不服兵革而顯不親耕耨而名非所以教於國也今有馬於此如驥之狀者天下之至良也然而驅之不前却之不止則臧獲雖賤不託其足即淮南所本也今治

亂之機轍迹可見也而世主莫之能察此治道之所以塞塞猶閉也權勢者人主之車輿爵祿者人臣之轡銜

也是故人主處權勢之要而持爵祿之柄審緩急之度而適取予之節是以天下盡力而不倦夫臣主之

相與也非有父子之厚骨肉之親也而竭力殊死不辭其軀者何也勢有使之然也昔者豫讓中行文子

之臣文子晉大夫中行穆子之子荀寅也智伯伐中行氏并吞其地豫讓背其主而臣智伯智伯與趙襄子戰于晉陽之下

身死為戮國分為三韓魏趙三分而有之豫讓欲報趙襄子欲為智伯報讎殺趙襄子漆身為厲吞炭變音適齒易貌夫以一人

之心而事兩主或背而去或欲身徇之豈其趨捨厚薄之勢異哉人之恩澤使之然也紂兼天下朝諸侯

人迹所及舟楫所通莫不賓服然而武王甲卒三千人擒之於牧野豈周民死節而殷民背叛哉其主之

德義厚而號令行也夫疾風而波興木茂而鳥集○王念孫云疾風當為風疾風疾木茂相對為文意林引此正作風疾相生之氣也○文典謹

按意林氣作勢是故臣不得其所欲於君者君亦不能得其所求於臣也君臣之施者相報之勢也是故臣盡力

死節以與君君計功垂爵以與臣是故君不能賞無功之臣臣亦不能死無德之君君德不下流於民而

欲用之如鞭驪馬矣是猶不待雨而求熟稼必不可之數也數術也君人之道處靜以修身儉約以率下靜

則下不擾矣儉則民不怨矣下擾則政亂民怨則德薄政亂則賢者不為謀德薄則勇者不為死是故人

主好鷲鳥猛獸珍怪奇物金玉為珍詭異為怪非常為奇狡躁康荒康安荒亂也不愛民力馳騁田獵出入不時如此則百官

務亂事勤財匱勤勞匱乏也萬民愁苦生業不脩矣人主好高臺深池雕琢刻鏤黼黻文章絺綌綺繡寶玩珠

玉白與黑為黼青與赤為黻絺綌葛也精曰絺麤曰綌五采具曰繡也則賦歛無度而萬民力竭矣堯之有天下也非貪萬民之富而安人

主之位也以爲百姓力征強凌弱衆暴寡力屈強弱相乘衆寡相暴於是堯乃身服節儉之行而明相

愛之仁以和輯之是故茅茨不剪采椽不斲大路不畫大路上路四馬車也天子駕六馬不畫不文飾也

斷當爲斲字之誤也精神篇作檉桷不斲高注檉桷也晉語曰天子之室斲其桷而馨之加密石焉諸侯馨之大夫斲之士首之以采爲椽而又不斲儉之至也太平御覽皇于部五引此正作斲韓子五

蠶篇史記李斯傳並同越席不緣越結蒲也大羹不和不致五味桓二年左傳曰大羹不致杜注亦曰不致五味即本諸

此粢食不穀御覽引作粢飯不擊巡狩行教勤勞天下周流五嶽豈其奉養不足樂哉舉天下而以爲社

稷非有利焉俞樾云此本作以爲社稷非有利焉言皆以爲社稷而非年衰志憫衰老也舉天下而傳

之舜猶却行而脫蹤也言甚易也莊遠吉云文選作許春注甚作其陶方琦云文選孔稚圭北山移

堂書鈔百三十六引作堯舉天下而衰世則不然一日而有天下之富處人主之勢則竭百姓之力以奉

耳目之欲志專在于宮室臺榭陂池苑囿猛獸熊羆玩好珍怪是故貧民糟糠不接於口而虎狼熊羆獸

芻豢百姓短褐不完而宮室衣錦繡人主急茲無用之功百姓黎民齊顛預於天下是故使天下不安其

性不得安其正性詐僞生也王念孫云此注後人所改性之言生也性與生義同而字亦相通說見經

義述聞周語不安其生即承上黎民顛預言之昭八年左傳曰今宮室崇侈民力彫盡怨讟並作莫保高注耳下文近者安其性高注曰性生也故知此注爲後人所改人主之居也如日月之明也天下之

所同側目而視。側耳而聽。延頸舉踵而望也。是故非澹薄無以明德。○文典謹按御覽七十七引。側耳作傾耳。澹薄作淡漠。非寧靜

無以致遠。非寬大無以兼覆。非慈厚無以懷衆。非平正無以制斷。是故賢主之用人也。猶巧工之制木也。

制裁也。○文典謹按治要引工作匠。大者以為舟航柱梁。並與共濟為航也。舟船也。方兩小。舟也。小者以為楫楔。○王念孫云。楫楔本作棹。棹此

韻在籍韻。楔在薛韻。接榘疊韻字也。榘楔則非疊韻矣。接榘謂梁之小者。對上文大者為柱。梁而為榘。榘

子在宥篇。吾未知聖知之不為析楊接榘也。釋文。崔云。接榘榘榘梁也。淮南曰。上文大者為柱。梁小者為接榘

也。案小梁謂之接榘。故極榘之梁。亦謂之接榘。集韻。接榘梁也。淮南子。大者為柱。梁小者為接榘。榘

者為接榘。蓋高注以接榘為梁。而今本脫之也。據集韻引此作接榘。則北宋本尚未誤。修者以為櫨榘。櫨

垂榘也。短者以為朱儒。榘。朱儒。梁上戴。蹲跪。無小大脩短。各得其所。宜規矩方圓。各有所施。○王念孫云。羣書治要引

此各有所施下。有殊形異材。莫不可得而用也。二句今本脫去。下文天下之物。莫凶於奚毒。然而良醫藥

而藏之有所用也。即承莫材不可得而用言之。則原有此二句明矣。凡治要所引之書。於原文皆無所增加

故知是也。天下之物。莫凶於雞毒。雞毒。鳥頭也。○王念孫云。雞毒當為奚毒。注同。此涉上文注。內析讀如

淮南亦作奚毒。急就篇補注。引作奚毒。則南宋本尚不誤。無作雞毒者。○陶方琦云。羣書治要御覽九百

九十。意林引許注。奚毒。附子。按御覽引許注。作附子。與高注亦異。廣雅。癩奚。附子也。玉篇。癩毒。附子也。一

歲為頭子。二歲為鳥喙。三歲為附子。四歲為烏喙也。然而良醫藥而藏之有所用也。是故林莽之材。猶無可棄者。而况

人乎。○文典謹按治要引作是故竹木草。今夫朝廷之所不舉。鄉曲之所不舉。○文典謹按。非其人不肖

也。其所以官之者。非其職也。鹿之上山。獐不能跂也。○文典謹按。治要引作藥。及山下。牧豎能追之。才有

所修短也。是故有大略者。不可責以捷巧。道行也。有小智者。不可任以大功。人有其才。物有其形。有任一而

太重。或任百而尚輕。是故審豪釐之計者。必遺天下之大數。遺失。○文典謹按。豪釐之計。天下之數。相對

不失小物之選者惑於大數之舉而不失小物之選者惑於大數之舉譬猶狸之不可使搏牛虎之不可

使搏鼠也○文典謹按搏牛搏鼠於辭今人之才或欲平九州并方外存危國繼絕世○王引之云并本

十年左傳注從猶服也言使方外之國服從也原道篇曰從裸國納肅慎人問篇曰王若欲從諸侯不若

大城城父而令太子建守焉以來北方司馬相如難蜀父老曰朝拜從駢定窄存耶皆是也後人不達從

字之意遂改從為并不知平九州從方外存危國繼絕世皆謂撫柔中外非謂吞并之也羣書治要引此正作從方外志在直道正邪決煩理望而乃責之以閏閏

之禮與窳之間○文典謹按治要或佞巧小具諂進愉說隨鄉曲之俗○文典謹按治卑下衆人之耳目

而乃任之以天下之權治亂之機機是猶以斧斲毛以刀抵木也○文典謹按治卑下衆人之耳目

加手翳耳說山篇云刀便剃毛至伐大木非斧皆失其宜矣人主者以天下之目視以天下之耳聽以

天下之智慮以天下之力爭○王念孫云爭本作動動謂舉事也慮則用羣策動則用羣力故曰以天下

皇帝王部一太平御覽是故號令能下究而臣情得上聞聞猶百官脩同羣臣輻湊羣臣歸君若輻之湊

皇王部二引此並作動是故號令能下究而臣情得上聞聞猶百官脩同羣臣輻湊羣臣歸君若輻之湊

孫云劉本作脩同云同一作通莊本從劉本作同案作通者是也藝文類聚引此作脩道道即通之誤太

平御覽引此正作脩通文子上仁篇同韓子難篇百官脩通羣臣輻湊即淮南所本管子任法篇亦云羣

臣脩通輻湊喜不以賞賜怒不以罪誅懼失是故威立而不廢○莊達吉云本皆聰明先而不弊弊闇

云先與不弊義不相屬先當為光字之誤也法令察而不苛苛煩也耳目達而不闞善否之情日陳於前

而無所逆是故賢者盡其智而不肖者竭其力德澤兼覆而不偏羣臣勸務而不怠怠解近者安其性遠

者懷其德性生也所以然者何也得用人之道而不任己之才者也故假輿馬者足不勞而致千里假或

乘舟楫者不能游而絕江海。絕猶過也。○文典謹按不假游。夫人主之情莫不欲總海內之智盡衆人之力然

而羣臣志達效忠者希不困其身。困猶危也。○王念孫云志達當為達志寫者誤倒耳。使言之而是雖在

褐夫芻蕘猶不可棄也。言雖賤當也。故使言之而非也。雖在卿相人君揄策于廟堂之上未必可用。謂人君

君也。揄出策謀也。言是非之所在不可以貴賤尊卑論也。是明主之聽於羣臣其計乃可用不羞其位。蓋

之而非雖貴罰也。其位卑其言可行而不責其辯。不責其辯口美辭也。○王念孫云劉本作其言可行而不責其辯案此當

而不用其言可行而不責其辯。作其言而可行不責其辯其計乃可用其言而可行相對為文乃而皆如

也。道藏本作其主言可行主字因上下文而衍又脫而字劉本而字在可行下皆非也。文子上仁闇主則

篤作其言可行不責其辯。○文典謹按治要引作其計可用也不羞其位其言可行也不責其辯。闇主則

不然所愛習親近者雖邪枉不正不能見也。疏遠卑賤者竭力盡忠不能知也。○文典謹按竭力盡忠上

枉不正一律治要引正作雖竭力盡忠不能知也。有言者窮之以辭有諫者誅之以罪如此而欲照海內存萬方是猶塞耳而聽

清濁。商音濁。掩目而視青黃也。其離聰明則亦遠矣。○法者天下之度量而人主之準繩也。縣法者法不

法也。○王念孫云縣法者法不法也。上二法字皆當為罰與設賞者賞當賞也。相對為文下文申設賞者

賞當賞也。○俞越云設賞者賞當賞也。七字疑衍文下文法定之後中程者賞缺繩者誅即承縣法者法

王氏念孫謂上句當作縣罰者罰不法也。與下句法定之後中程者賞缺繩者誅尊貴者不輕其罰而卑

者所以禁君使無擅斷也。人莫得自恣，則道勝。道勝而理達矣。故反於無為，無為者，非謂其凝滯而不動也。以其言莫從己出也。○王念孫云：以其言當作以言，其與非謂其相對為文。今本言其二字誤倒，則文不成義。文子上義篇正作言其。夫寸生於稷，稷生於日

日生於形，形生於景，此度之本也。一稷，禾穗。稷，爭榆頭芒也。十稷為一分，十分為一寸，十寸為一尺，十尺為一丈。政謂之本也。○莊逢吉云：稷，古累黍字。○王引之云：說文玉篇廣韻集韻皆無稷字，稷當為稊字之誤也。稊與秒同，說文秒，禾芒也。字或作稊，通作漂。又通作翽。天文篇曰：秋分而禾稊定，稊定而禾執律之數十二，故十二稊而當一分。今本誤作十二稊而當一分。粟十二粟而當一寸，辯見天文律以當辰音以當日，日之數十，故十分而為寸，十寸而為尺，十尺而為丈。彼注云：稊禾穗，與爭榆之芒也。古文作秒，宋書律志曰：秋分而禾稊定，稊定而禾執律注云：稊禾穗芒也。玉篇稊亡，紹切。集韻秒，禾芒也。或作稊，皆其明證矣。又齊策曰：象牀之直千金，傷此若髮，漂賣妻子不足償之。史記太史公自序：閒不容翽忽，正義曰：翽字當作秒，秒，禾芒表也。然則稊、粟、漂、翽四字並與秒同，而稊為稊之誤，明矣。

字彙補：乃於禾部增入稊字，音粟，引淮南子寸生於稊，稊生於日，甚矣其謬也。莊以稊為古累黍字，尤不可解。○俞樾云：王氏引之以稊為稊字之誤，稊與秒同，其說是也。惟稊生於日，義不可通，疑本作寸生於稊，稊生於形，形生於景，景生於日，與下文樂生於音，音生於律，律生於風，此風文義一律，言度之本生於日，聲之宗生於風也。傳寫錯亂其文耳。樂生於音，音生於律，律生於風，此聲之宗也。宗亦本也。法生於義，義生於衆適，衆適合於人心，此治之要也。要約故通於本者，不亂於末，觀於要者，不惑於詳。惑，眩也。法者，非天墮，非地生，發於人間，而反以自正。反是故有諸己，不非諸人。有諸己，己有聰明也。不非諸人，恕人言己雖無獨見之明，所立於下者，不廢於上。人主所立法禁于民，亦自修之不廢于上，言以法也。所禁於民者，無諸己，不求諸人。言己雖無獨見之明，所立於下者，不廢於上。人主所立法禁于民，亦自修之不廢于上，言以法也。不行於身，不正之事，不獨行之于身，所謂亡國，非無君也，無法也。變法者，非無法也。有法者，而不用，與無法等。等，同。○王念孫云：有法者，而不用者，字當在上文所謂亡是故人主之立法，先自為檢式儀表。表，正也。○國下與變法者相對為文，今誤入此句內，則文不成義。

云：先自為檢式儀表，當作先以身為檢式儀表，言以身為度，則令無不行也。下文引孔子曰：其身正，不令而行。是其明證矣。上下文身字凡四見，今本身誤為自，自上又脫以字，文子上義篇作先與自為檢式儀表。

云：先自為檢式儀表，當作先以身為檢式儀表，言以身為度，則令無不行也。下文引孔子曰：其身正，不令而行。是其明證矣。上下文身字凡四見，今本身誤為自，自上又脫以字，文子上義篇作先與自為檢式儀表。

云：先自為檢式儀表，當作先以身為檢式儀表，言以身為度，則令無不行也。下文引孔子曰：其身正，不令而行。是其明證矣。上下文身字凡四見，今本身誤為自，自上又脫以字，文子上義篇作先與自為檢式儀表。

云：先自為檢式儀表，當作先以身為檢式儀表，言以身為度，則令無不行也。下文引孔子曰：其身正，不令而行。是其明證矣。上下文身字凡四見，今本身誤為自，自上又脫以字，文子上義篇作先與自為檢式儀表。

云：先自為檢式儀表，當作先以身為檢式儀表，言以身為度，則令無不行也。下文引孔子曰：其身正，不令而行。是其明證矣。上下文身字凡四見，今本身誤為自，自上又脫以字，文子上義篇作先與自為檢式儀表。

云：先自為檢式儀表，當作先以身為檢式儀表，言以身為度，則令無不行也。下文引孔子曰：其身正，不令而行。是其明證矣。上下文身字凡四見，今本身誤為自，自上又脫以字，文子上義篇作先與自為檢式儀表。

云：先自為檢式儀表，當作先以身為檢式儀表，言以身為度，則令無不行也。下文引孔子曰：其身正，不令而行。是其明證矣。上下文身字凡四見，今本身誤為自，自上又脫以字，文子上義篇作先與自為檢式儀表。

云：先自為檢式儀表，當作先以身為檢式儀表，言以身為度，則令無不行也。下文引孔子曰：其身正，不令而行。是其明證矣。上下文身字凡四見，今本身誤為自，自上又脫以字，文子上義篇作先與自為檢式儀表。

云：先自為檢式儀表，當作先以身為檢式儀表，言以身為度，則令無不行也。下文引孔子曰：其身正，不令而行。是其明證矣。上下文身字凡四見，今本身誤為自，自上又脫以字，文子上義篇作先與自為檢式儀表。

云：先自為檢式儀表，當作先以身為檢式儀表，言以身為度，則令無不行也。下文引孔子曰：其身正，不令而行。是其明證矣。上下文身字凡四見，今本身誤為自，自上又脫以字，文子上義篇作先與自為檢式儀表。

云：先自為檢式儀表，當作先以身為檢式儀表，言以身為度，則令無不行也。下文引孔子曰：其身正，不令而行。是其明證矣。上下文身字凡四見，今本身誤為自，自上又脫以字，文子上義篇作先與自為檢式儀表。

亦身之誤。唯以字未脫。故令行於天下。孔子曰。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雖令不從。故禁勝於身。則令行於民矣。

禁勝於身。不敢自犯。禁也。故能令行於民也。聖主之治也。其猶造父之御。齊輯之于轡。銜之際。而急緩之于唇。吻之和。正度于

冒臆之中。而執節于掌握之間。節策內得於心中。外合於馬志。○王念孫云。心中當為中心。中心與馬志

此並作中心。列子湯問。是故能進退履繩。繩直也。而旋曲中規。曲屈也。取道致遠。而氣力有餘。誠得其術也。是

故權勢者。人主之車輿也。大臣者。人主之駟馬也。體離車輿之安。而手失駟馬之心。而能不危者。古今未

有也。是故輿馬不調。王良不足以取道。君臣不和。唐虞不能以為治。執術而御之。則管晏之智盡矣。明分

以示之。則蹠躡之姦止矣。盜賊。孔子時人。蹠。莊蹠。楚威王之將軍。能大為盜也。夫據除而窺井底。○王引之云。階除。不得有井。除當

梁平井。幹之上。司馬彪曰。井。井欄也。漢書枚乘傳。單極之統。斷幹。晉灼曰。幹。井上四交之

幹。說文作幹。云。井垣也。此言據井之欄。以窺井底耳。○文典謹按。王說是也。宋本正作幹。雖達視猶不

能見其睛。睛。目瞳子也。借明於鑑以照之。則寸分可得而察也。鑑。鏡也。分。毛也。是故明主之耳目不勞。精神不竭。

物至而觀其象。事來而應其化。近者不亂。遠者治也。○王念孫云。物至而觀其象。象當為變。草書之誤也。

非其指矣。文子上義。篇。正。作物至而觀其變。汜論篇。亦曰。物動而知其反。事萌。是故不用適然之數。而行

而察其變。近者不亂。遠者治也。文子作近者不亂。即遠者治矣。亦於義為長。是故不用適然之數。而行

必然之道。故萬舉而無遺策矣。今夫御者。馬體調于車。御心和于馬。則歷險致遠。進退周游。莫不如志。○

典謹按。御覽七百四十六。雖有騏驥驂駟之良。臧獲御之。則馬反自恣。而人弗能制矣。臧獲。古之不能御。引作進退周旋。無不如意。雖有騏驥驂駟之良。臧獲御之。則馬反自恣。而人弗能制矣。者。魯人也。○文典

弗求勿使可奪。毋曰不爭。如此則人材釋而公道行矣。美者正於度而不足者建於用。故海內可一也。

念孫云：美當為羨。正當為止。建當為逮。皆字之誤也。文選陸雲為顧彥先贈婦詩：佳麗良可羨。今本羨誤作美。玉臺新詠載此詩。正作羨。羨謂才有餘也。羨者止於度而不足者逮於用。謂人主有一定之法則才

之有餘者止於法度之中而不得過其不足者亦可逮於用而不患其不及也。夫釋職事而聽非譽棄公

勞而用朋黨。則奇材佻長而干次。奇材非常之材。佻長卒非純賢也。故曰干次也。守官者雍遏而不進。如此則民俗亂於國而

功臣爭於朝。奇材佻長之人干超其次。功勞之臣反不顯列。故爭於朝。故法律度量者人主之所以執下。釋之而不用。不用法律是

猶無轡銜而馳也。羣臣百姓反弄其上。是故有術則制人。無術則制於人。為人所制也。吞舟之魚蕩而失水。則

制於螻蟻。離其居也。魚能吞舟。言其大也。其居水也。援狄失木而擒於狐狸。非其處也。其處茂木。君人者釋所守而與臣下爭。

則有司以無為持位。無所為以持其位也。守職者以從君取容。隨君之欲以取容媚。是以人臣藏智而弗用。不用智謀贊

事轉任其上矣。賢臣見其不肯為謀。故轉任其上。令自制之。詩云：仲山甫既明且哲。以保其身。○王念孫

去事字。則文義不明。文子上仁篇正作與臣爭事。夫富貴者之於勞也。達事者之於察也。驕恣者之於恭也。勢不及君。君人者不

任能而好自為之。不任用臣。智能也。則智日困而自負其責也。數窮於下。則不能伸理。行墮於國。則不能專制。智

不足以為治。威不足以行誅。則無以與天下交也。○王念孫云：與天下交當作與下交。下謂羣臣也。下字

舍是則智不足以為治。威不足以行誅矣。故曰無以與下交。大學曰：與國人交。下上不當有天子。文子上仁篇有天子亦後人依諛本。淮南加之羣書治要引文子無天子。喜怒形於心者欲

見於外。○王念孫云：者當為者。字之誤也。者欲與喜。怒相對為文。文子上仁篇作嗜欲是其證。則守職者離正而阿。上有司枉法而從風。賞不當功。

誅不應罪。上下離心。而君臣相怨也。是以執政阿主。阿曲從也而有過則無以責之。有罪而不誅。則百官煩亂。

智弗能解也。毀譽萌生。而明不能照也。不正本而反自然。則人主逾勞。人臣逾逸。是猶代庖宰剝牲。而為

大匠斲也。與馬競走。筋絕而弗能及。上車執轡。則馬奴于衡下。陳觀樓云。外字義不可通。文子上仁篇。作馬服於衡下是也。外本作服。服或作服。

下相而誤。故伯樂相之。王良御之。明主乘之。無御相之勞。而致千里者。乘於人資。以為羽翼也。資才也。是故君

人者。無為而有守也。有為而無好也。無所私好。○王念孫云。有為與無為正相反。且下二句云。有為則諛。生有好則諛起。則不當言有為明矣。有為本立。有立而無好。謂

有所建立。而無私好也。高注無所私好。今本作有為。有為則諛起。則不當言有為明矣。有為本立。有立而無好。謂者涉下句有為而誤。文子上仁篇。正作有立而無好。有為則讒生。有好則諛起。諛諛之人。昔者齊桓公好

味。而易牙烹其首子而餌之。桓公。襄公諸兒之子。小白。虞君好寶。而晉獻以璧馬釣之。釣。取。胡王好音。而秦穆公以女樂

誘之。誘。惑也。是皆以利見制於人也。制猶禽也。故善建者不拔也。言建之無形也。○王念孫云。此六字乃正文。非注文。也。故善建者不拔者。引老子語也。言建之無形也者。

釋其義也。精神篇曰。故曰其出彌遠者。其知彌少。以言夫精神之不可使外淫也。亦是引老子而釋之。後人誤以此六字為注文。故改入注耳。文子正作故善建者不拔。言建之無形也。夫火熱而水

滅之。金剛而火銷之。木強而斧伐之。水流而土遏之。唯造化者。物莫能勝也。故中欲不出。謂之局外邪。不

入謂之塞。○莊遠吉云。呂覽作外欲不入。謂之閉。據下中局外閉云云。則此句疑當如呂覽。○王念孫云。局與閉皆以門為喻。閉字是也。文子上仁篇亦作閉。中局外閉。何事之不

節。外閉中局。何事之不成。弗用而後能用之。弗為而後能為之。精神勞則越。越。散也。耳目淫則竭。竭。滅也。故有道之

主。滅想去意。清虛以待。不伐之言。不奪之事。循名責實。使有司。○王念孫云。不伐之言。伐當為代。不代之言。不奪之事。謂臣所當言者。君不代之言。

臣所當言者。君不奪之事也。呂氏春秋知度篇。代字亦誤。作伐。案上文云。是猶代庖宰剝牲。而為大匠斲也。呂氏春秋云。是君代有司為有司也。則皆當作代。明矣。使自司。道藏本如是。當從呂氏春秋作官使自

司謂使百官自司其事而君不與也故下文云如此則百官之事各有所守此文上下皆以四字為句脫去官字則不成句矣劉本作使有司文子上仁篇作使自有司皆於義未安莊從劉本作使有司非也

任而弗詔責而弗教以不知為道道常未知以柰何為寶道貴無形無形不可奈如此則百官之事各有所守

矣有所守言攝權勢之柄其於化民易矣衛君役子路權重也衛君出景桓公臣管晏位尊也管仲輔相不離屬也

相景公二君位尊故也○王念孫云公字後人所加衛君役子路景桓臣管晏相對為文景桓下加公字則文不成義矣又人閒篇故蔡女蕩舟齊師侵楚今本侵楚上衍大字辯見人閒兩人構怨廷殺宰子簡

公遇殺身死無後陳氏代之齊乃無呂兩家鬪季氏金距郟公作難魯昭公出走案魯昭公之公亦後人所加自蔡女蕩舟以下皆四字為句魯昭下加公字則累於詞矣又秦族篇闔閭伐楚五戰入郢燒高

府之粟破九龍之鍾鞭荆平王之墓舍昭王之宮案荆平王之墳亦無王字○俞樾云此本作桓景臣管晏不相當而景桓公臣管晏與上文衛君役子路句法又參差不一律足知其非矣

其所託勢者勝也故枝不得大於榦末不得強於本則輕重大小有以相制也若五指之屬於臂搏援攫

捷莫不如志言以小屬於大也○王念孫云則輕重大小有以相制也本例後人不達而改言為則上言

不得下言則文義不相承接矣文字是故得勢之利者所持甚小其存甚大○王念孫云其存甚大本

上義篇正作言輕重大小有以相制也○王念孫云其存甚大本任甚大即下文所謂十圍之木持千鈞之屋也今本所任作其存者其字因與上下三甚字相似而

誤任誤為在後人因改為存耳文字作所在甚大在亦任之誤羣書治要引文字正作所任甚大所守

甚約少也所制甚廣是故十圍之木持千鈞之屋○文謹按意五寸之鍵制開闔之門○王念孫云

文義未足說苑說叢篇作而制開闔文字作能制開闔能亦而也而字古通作能說見經義述聞能不我知下二書皆本於淮南則淮南原文本作五寸之鍵而制開闔明矣道藏本脫而字劉績不能攷正乃於

制開闔下加之門二字而諸本及莊本皆奪之謬矣上言持千鈞之屋若無之屋二字則豈其材之巨小

足哉所居要也。○文典謹按。意林作非。材有巨細所居要耳。孔丘墨翟修先聖之術通六藝之論口道其言身行其志慕義從

風風化而為之服役者不過數十人事役使居天子之位則天下徧為儒墨矣。徧猶盡也。○文典謹按。意林作使孔墨為天下。天下盡儒墨得

其要也。楚莊王傷文無畏之死於宋也奮袂而起衣冠相連於道遂成軍宋城之下權柄重也莊王楚穆王之孫

也使申舟聘于齊不假道於宋無畏曰宋必襲殺我王曰殺汝伐宋見犀而行不假道於宋華元曰過我而不假道鄙我也鄙我亾也以兵殺其使者亦亾也遂殺之莊王聞之怒故投袂而起成軍亾宋城故曰

重也。楚文王好服獬冠楚國效之文王楚武王熊達之子熊庇也獬豸之冠如今御史冠。○陶方琦云。御覽六百八十四引作楚莊王好冠楚國效之也。御覽藝文類聚服飾

部一事類賦冠部並引許注。冠今力士冠按說文角部冠牝羊生角者也玉篇冠角兒廣韻三十五

馬。冠下云楚冠名韻會引淮南冠冠或云冠即解字王充論衡冠者一角之羊也。冠解多觸邪神

羊也。後漢輿服志獬豸神羊能別曲直楚王嘗獲之以為冠注引異物志云東北荒中有獸名獬豸一角

性忠見人鬪則觸不直者聞人論則咋不正者楚執法者所服也。今冠兩角非豸也許云力士冠疑即武

弁大冠。○文典謹按。初學記。趙武靈王貝帶鷓鴣而朝趙國化之。趙武靈王出春秋後以大貝飾帶胡服

服食部引文王亦作莊王。趙武靈王貝帶鷓鴣而朝趙國化之。趙武靈王出春秋後以大貝飾帶胡服

帶粒銚鎬也。○莊達吉云。藏本如是本或作曰郭洛帶銚鎬也。文義皆難通疑有誤字。○陶方琦云。文

選吳都賦注引許注鷓鴣鷓雉也。史記索隱二十六二十七引許注作鷓鴣。鷓鴣字之誤爾雅鷓雉注

似山雞而小冠背毛黃腹下赤項綠色鮮明說文鳥部鷓鴣字下鷓鴣鷓雉也。鷓鴣也。秦漢之初侍中冠

鷓鴣冠玉篇鷓鴣鷓雉也。即用許注淮南說。○孫詒讓云。此注文難通戰國趙策武靈王賜周紹胡服衣

冠具帶黃金師比。史記匈奴傳作黃金胄紕索隱張晏云鮮卑郭洛帶瑞獸名也。東胡好服之延篤云胡

革帶鉤也。班固與竇憲賤云賜犀比黃金頭帶也。漢書匈奴傳作犀毗師古云犀毗胡帶之鉤也亦曰鮮

卑亦謂師比。總一物也。語有輕重耳。此注私銚鎬也。義未詳疑當作郭洛帶私銚鉤也。使在匹夫布衣雖冠

郭洛帶即張晏所謂郭洛帶也。郭洛帶銚鎬也。義未詳疑當作郭洛帶私銚鉤也。使在匹夫布衣雖冠

之令從之者利逆之者凶日陰未移而海內莫不被繩矣。繩正故握劍鋒以離北宮子司馬蒯蕢不使應

敵北宮子齊人孟子所謂北宮黜也司馬劭黃其先程伯休父宣王命以為司操其觚招其末則庸人能

以制勝觚劍拊招舉也○王念孫云握劍鋒以之脫去一字離字與上下文皆不相屬當是離字之誤

有可字言手握劍鋒則雖北宮黜司馬劭黃亦不可使應敵若操其本而舉其末則庸人亦能以制勝也

可使與能以文相對○王紹蘭云離為離誤使上有可字是也以字當在離字下謂握劍鋒雖以北宮

字○俞樾云王氏念孫謂離是離字之誤使上應有可字皆是也疑握劍鋒以之脫下文則劍鋒下無脫

此當於鋒字絕句操其觚招其末之下更無他文則握劍鋒下亦不必更有何字矣以字本在離字之

下其文曰故握劍鋒雖以北宮子司馬劭黃不可使應敵因離字誤作離遂移以字於上使成句耳今

使鳥獲藉蕃從後牽牛尾尾絕而不從者逆也鳥獲藉蕃皆多力人若指之桑條以貫其鼻則五尺童子牽而周四

海者順也夫七尺之橈而制船之左右者以水為資橈刺船楫也資用也天子發號令行禁止以眾為勢

也○文典謹按北堂書鈔一百三十八引作七尺之楫而制大舟者因水為資也君發一言之號而令行於民者因眾為勢也又御覽七百七十一引制作動勢作資夫防民之所害開民

之所利威行也若發城決唐水○莊遠吉云唐古塘字故循流而下易以至背風而馳易以遠因其桓

公立政去食肉之獸食粟之鳥係罟之網三舉而百姓說桓公齊紂殺王子比干而骨肉怨斷朝涉者之脛

而萬民叛再舉而天下失矣故義者非能徧利天下之民也利一人而天下從風暴者非盡害海內之眾

也害一人而天下離叛故桓公三舉而九合諸侯紂再舉而不得為匹夫故舉錯不可不審三舉去食肉

鳥係罟之網再舉殺比干斷朝涉之脛也人主租斂於民也必先計歲收量民積聚知饑饉有餘不足之數然後取車與衣食

供養其欲○王念孫云羣書治要引此饑饉作饒饉案作饒饉者原文作饑饉者後人所改也饒與饒有餘與不足皆相對為文若作饒饉則與有餘不足之文不類矣此言人主必知民積聚之多寡

然後可以取於民若上言饑饉則下不得言取車與衣食供養其欲高臺層榭接屋連閣非不麗也然民矣後人熟於饑饉之文遂以意改之而不知其與下文相抵牾也○王念孫云掘穴本作掘室掘古窟字略二十七

有掘穴狹廬所以託身者明主弗樂也不樂其大麗也○王念孫云掘穴本作掘室掘古窟字略二十七

因掘誤為掘後人遂妄改為掘穴耳窟室與狹廬事相類若云掘穴狹廬則文不成義矣羣書治要引此

正作窟室又引注云窟室土室太平御覽木部七引此亦作窟室又案民無掘穴狹廬所以託身者道藏

本如是劉本作民有掘穴狹廬無所託身者此依下文改也案下文云民有糟糠菽粟不接於口者又云

民有處邊城犯危難澤死暴骸者此云民無掘室狹廬所以託身者文與下二條異不當據彼以改此且

既有狹廬則不得言無所託身羣書治要太平御覽引此並作民無窟室狹廬則劉改非也莊依劉本作

民有掘穴狹廬又依道藏本作所以託身者兩無所據矣○陶方琦云羣書治要引許注窟穴土室按說

文穴土室也肥醴甘脆非不美也○文典謹按治要引美作香然民有處邊城犯危難澤死暴骸者明主弗安也

與此注正同肥醴甘脆非不美也○文典謹按治要引美作香然民有處邊城犯危難澤死暴骸者明主弗安也

匡牀弱席非不寧也○文典謹按治要引弱作羸然民有處邊城犯危難澤死暴骸者明主弗安也

故古之君人者其慘怛於民也○文典謹按治要引甚憫怛於民也國有飢者食不重味民有寒者而冬不被裘與同歲

登民豐○文典謹按治要引作歲豐穀登乃始縣鐘鼓陳干戚登成也年穀豐熟也君臣上下同心而樂之國無哀人言皆樂也故古之

為金石管絃者所以宣樂也金鐘石磬管簫也絃琴瑟也兵革斧鉞者所以飾怒也觴酌俎豆酬酢之禮所以效善也

效致○王念孫云效善當為效喜字之誤也此以喜怒哀樂相對作善則義不可通羣書治要引此正作喜衰經菅屨辟踊哭泣所以諭哀也論此皆有充於

內而成像於外充實○文典謹按治要引此二字及至亂主取民則不裁其力裁求於下則不量其積男女不得事耕

織之業以供上之求業事治力勤財匱君臣相疾也故民至於焦唇沸肝有今無儲有今日之食而無明日之儲也而乃始

撞大鐘擊鳴鼓吹竽笙彈琴瑟是猶貫甲冑而入宗廟被羅紈而從軍旅○文典謹按治要羅紈作綺羅失樂之所由生

矣。夫民之爲生也，一人蹠耒而耕，不過十畝。蹠，踏也。中田之獲，卒歲之收。俞越云：既言之獲，又言之收，重複無謂。疑本作中田卒歲之收，無之獲。

二字故文子上仁篇作中田之收，蓋省卒歲二字耳。若使本作中田之獲，而必變獲言收乎？不過畝四石，妻子老弱，仰而食之。

時有涇旱災害之患。涇，久也。無以給上之徵賦，車馬兵革之費。王念孫云：有以之有，各本多作無，惟道藏本及茅本作有，有字是也。有讀爲又，言終歲之收，僅足供一家之食，既時有水旱之災，而又以此給上之徵賦也。後人不知有爲又之借字，而改有爲無，斯爲謬矣。莊刻仍從諸本作無，故特辯之。由此觀之，則人之生憫矣。

夫天地之大計，三年耕而餘一年之食，率九年而有三年之畜，十八年而有六年之積。積，委也。二十七年而有九年之儲，雖涇旱災害之殃，民莫困窮流亾也。故國無九年之畜，謂之不足；無六年之積，謂之憫。

急。憫，憂急也。無三年之畜，謂之窮乏。故有仁君明王，其取下有節，自養有度，則得承受於天地，而不離饑寒之患矣。若貪主暴君，撓於其下，侵漁其民，以適無窮之欲，則百姓無以被天和而履地德矣。天和，氣也。地德，所生植也。

食者，民之本也。民者，國之本也。國者，君之本也。是故人君者，○王念孫云：君字當在人字上。上因天時，下盡地財，中用人力，是以羣生遂長，五穀蕃植，教民養育六畜。○陶方琦云：說文畜字下引許注，玄田爲畜。按說文引淮南子曰：玄田爲畜，即引其注文。

與芸字，爛字下同。例說文畜田畜也，即周官牧人掌牧六牲而阜蕃其物之義。王氏筠曰：玄田當作玄田，从夷之古文，莖，夷部，壘下云：从夷引而止之也。漢書景帝詔農桑勸畜，注食養之畜，穀古繫字，繫之者，恐其逸也。以時種樹，務修田疇，滋植桑麻，肥壤高下，各因其宜。丘陵阪險不生五穀者，以樹竹木，春伐枯槁，

夏取果蔬。有核曰果，無核曰蔬。穀，食曰食。冬伐薪蒸，大者曰薪，小者曰蒸。以爲民資。是故生無乏用，死無轉尸。轉，棄也。

故先王之法，畋不掩羣，掩，猶羣也。不取麇天，麇，子曰麇，子曰天。不涸澤而漁，涸，澤也。不焚林而獵，爲盡也。豺未祭獸，置

也。

也。

也。

也。

學不得布於野。十月之時射殺獸四面陳之世謂獺未祭魚。網罟不得入於水。獺祭也。明堂月令孟春之

水邊也。世謂之祭。未祭獸宜學不得施也。鷹隼未擊。糶網不得張於谿谷。立秋鷹擊矣。未立秋鷹擊或作雁。糶草木未落。斤斧不得入山林。九月

魚未祭不得捕也。昆蟲未蟄。不得以火燒田。十月蟄蟲備藏未蟄不得用燒田也。○王念孫云正文燒字因注

節解未解不得。得伐山林也。不得以火燒田。內燒田而衍不得以火田謂田獵不得用火爾雅曰火田為狩是

也。高注不得用燒田燒去聲管子輕重甲篇齊之北澤燒尹知章注曰獵而行火曰燒式照反是也。燒

字正釋火字若云以火燒田則不詞矣。王制及賈子容經篇並云昆蟲未蟄不以火田說苑脩文篇同。此

即淮南所本文子上仁孕育不得殺。穀卵不得採。魚不長尺不得取。彘不期年不得食。皆為是故草木之

篇亦作不得以火田。發若蒸氣。禽獸之歸若流泉。飛鳥之歸若煙雲。有所致之也。故先王之政。四海之雲至而脩封疆。立

之後。四海出雲。○文典謹按御覽九陰降百泉。則

九百二十二引注立春作春分。蝦蟇鳴。燕降而達路除道。三月之時。○文典謹按御覽九

修橋梁。十月昏張中則務種穀。三月昏張星中于南方張南方朱鳥之宿也。○文典謹按御覽八百

中則種黍菽。月建巳中南方菽豆也。虛中則種宿麥。虛北方玄武之宿八昂中則收斂畜積。伐薪木。昂

西方白虎宿也。季秋上告于天。下布之民。先王之所以應時修備。富國利民。實曠來遠者。其道備矣。實滿

空也。○文典謹按治要引非能目見而足行之也。欲利之也。欲利之也。不忘於心。則官自備矣。心之於九

竅四支也。不能一專焉。然而動靜聽視皆以為主者。不忘於欲利之也。故堯為善而衆善至矣。桀為非而

衆非來矣。善積則功成。非積則禍極。極凡人之論。心欲小而志欲大。智欲員而行欲方。能欲多而事欲鮮。所以心欲小者。慮患未生。備禍未發。戒過慎微。不敢縱其欲也。詩云惟此文王小心翼翼昭志欲大者。兼

包萬國一齊殊俗并覆百姓若合一族是非輻湊而為之穀穀以諭王○莊遠吉云不穀之訓古皆云穀

上本作穀注云不穀不為輻所湊也又別一解與此穀以諭王之訓矣智欲員者環復轉運終始無端若順連

無旁流四達淵泉而不竭萬物竝興莫不嚮應也和應行欲方者直立而不撓撓弱也素白而不污窮不易操

通不肆志肆放能欲多者文武備具動靜中儀舉動廢置曲得其宜無所擊戾擊掌也戾破也○洪頤煊云

戾也尚書益稷夏擊鳴球文選長楊賦作拮隔章昭曰古文隔為擊擊戾即隔背高注非無不畢宜也事欲鮮者執柄持術得要以應衆執約以治廣

處靜持中對文與上文得要以應衆執約以治廣文義一律運於璇樞以一合萬若合符者也符約也故

心小者禁於微也志大者無不懷也多所容也智員者無不知也行方者有不為也非正道不為也能多者無不治也

治猶也事鮮者約所持也約要也古者天子聽朝公卿正諫博士誦詩瞽箴師誦庶人傳語史書其過宰徹其

膳猶以為未足也故堯置敢諫之鼓欲諫者擊其鼓○文舜立誹謗之木書其善否於表木也湯有司直之人司直

不曲也武王立戒慎之鞞欲戒君令慎疑者搖鞞鼓○文過若豪釐而既已備之也備具也夫聖人之於善也

無小而不舉舉用也其於過也無微而不改改更也堯舜禹湯文武皆坦然而南面焉背屏而朝諸侯○王念

南面而王天下焉今本顛倒不成文理劉本刪去王字尤非當此之時馨鼓而食馨鼓王者之食樂也詩云鼓鐘伐馨○王念孫云馨

周官大司樂曰王大食三侑皆令奏鍾鼓奏鍾鼓而食故曰伐馨而食高注引詩鼓鐘伐馨正釋伐馨二

字之義若云馨鼓而食則文不成義矣且伐馨而食奏雍而徹相對為文荀子正論篇曰曼而饋伐舉而

徹乎五祀即淮南所本也玉海音樂部樂器類引此正作伐馨而食奏雍而徹雍已食已飯而祭竈行

不用巫祝言其率德蹈政無求於神鬼神弗敢崇山川弗敢禍可謂至貴矣至德之可貴也然而戰戰慄慄日愼一日由此觀

之則聖人之心小矣詩云惟此文王小小翼翼昭事上帝聿懷多福其斯之謂歟武王伐紂○王念孫云伐紂本作克

殷此後人妄改之也下文解箕子之囚高注武王伐紂赦其囚執伐紂二字亦後人所加下文所述六事皆在克殷以後若改克殷為伐紂則自孟津觀兵以後皆是伐紂之事與下文不合矣羣書治要引此正

作武王克殷又齊俗篇昔武王執戈秉鉞以伐紂勝毀播笏杖受以臨朝伐紂二字亦後人所加執戈秉鉞以勝殷播笏杖受以臨朝相對為文加入伐紂二字則文不成義且與下句不對矣太平御覽兵部八

十四引此無伐紂二字蓋後人熟於武王伐紂發鉅橋之粟散鹿臺之錢鉅橋紂會名也一說鉅鹿漕運之語遂任意增改而不顧文義甚矣其妄也

王發散以振疲民○陶方琦云史記集解三漢書張良傳注後漢地理志引許注鉅鹿之大橋有漕粟也按二注文義異所云一說即是許義與集解漢書注引合水經注十引許愼曰鉅鹿水之大橋也亦即此

紂倉名與此注前一說正同封比干之墓比干紂諸父也諫紂之非紂殺之故武王封崇其墓以旌仁也表商容之閭商容殷之賢人老

穆稱篇又云老子業于商容見舌而知守柔矣是也○陶方琦云世說新語一引許注商容殷之賢人老子師按此許注闕入高注中故同蘇氏淮南子敘云高氏注每篇下皆曰訓今本皆用高氏故皆稱訓茲

本也繆稱篇許注亦云商容賢人也朝成湯之廟成湯殷受命之王解箕子之囚箕子紂之庶兄論語

伐紂赦其囚執問以洪範封之于朝鮮也使各處其宅田其田無故無新惟賢是親○文典謹按治用非其有使非其人晏然

若故有之○文典謹按治要由此觀之則聖人之志大也○文典謹按則聖人之志大也與上文則聖人

方矣不一律也當作矣治要文王周觀得失徧覽是非堯舜所以昌桀紂所以亡者皆著於明堂著猶

引正作則聖人之志大矣是略智博問以應無方由此觀之則聖人之智員矣成康繼文武之業守明堂之制觀存亡之迹見成敗

之變非道不言非聖人之意不敢言非義不行非仁義不言不苟出行不苟為擇善而後從事焉由此觀之則聖人

之行方矣。孔子之通智過於長弘，勇服於孟賁，足躡郊菟，力招城關，能亦多矣。長弘，周大夫，敬王臣也。號

皆能招舉也。以一手招城門關端能舉之，故曰亦能多也。陶方琦云：羣書治要引許注：孟賁，周景王之史行通天下鬼方之術也。按春秋文曜鉤云：高辛受命重黎，說天成周改號，長弘分官，又羣書治要後漢

書鄭太傳注引許注：孟賁，衛人。按漢書淮南王傳：然而勇力不聞，為勇力也。伎巧不知，有伎巧也。專行教

奮諸賁之勇，應劭曰：吳專諸、衛孟賁也。與許說同。

道。論亦博矣。然而圍於匡，顏色不變，絃歌不輟。匡，宋邑也。今陳留襄邑西。匡亭是也。孔子曰：天生臨死，

德于子匡人，其如子何？故顏色不變。絃歌不止也。臨死，

不道鬼神，不敢專己。夫聖人之智固已多矣，其所守者有約，故舉而必榮；愚人之智固已少矣，其所事者

多。○王念孫云：其所事者多，多上亦當有有字。其所守者有約，其所事者有多，兩有字皆讀為又。又與固

已。文義相承。羣書治要引此，正作其所事者又多。荀子王霸篇引孔子曰：知者之知固已多矣。有以守

少能無察乎愚者之知固已少矣。有以守多能無狂乎。此即淮南所本。

裂支解也。夫以正教化者易而必成，以邪巧世者難而必敗。凡將設行立趣於天下，捨其易成者，○王念孫云：捨

其易成者當作捨。其易而必成者，今本脫而必二字。而從事難而必敗者，愚惑之所致也。凡此六反者，不

則與上文不合。文字微明篇正作捨其易而必成。

不可察也。六反：謂孔墨、孟賁、吳起、張儀也。其行相反，故曰六反。○俞樾云：高注曰：六反，謂孔墨、孟賁、孟賁、吳起、張儀也。其行相反，故曰六反。此注大謬。上文雖有此六人，然非舉以相較。長宏、孟賁，不過謂孔子之智勇過此二人耳。初非言其相反也。六反者，即上文所謂心欲小而志徧知萬物而不知

欲大，智欲員而行欲方，能欲多而事欲鮮也。小與大反，員與方反。多與鮮反。是謂六反。徧知萬物而不知

人道，不可謂智。徧愛羣生而不愛人類，不可謂仁。仁者愛其類也，智者不可惑也。仁者雖在斷割之中，其

所不忍之色可見也。色見于顏色也。智者雖煩難之事，其不聞之效可見也。內恕反情，心之所欲，其不加

諸人由近知遠，由己知人，此仁智之所合而行也。小有教而大有存也。小有誅而大有寧也。小教之以正，故大有存也。

小責之以義，故大有寧也。唯惻隱推而行之，此智者之所獨斷也。故仁智錯，有時合。○王念孫云：故仁智非正則不存，非義則不寧。

智者有時錯，合者為正，錯者為權。其義一也。府吏守法，君子制義，法而無義，亦府吏也。不足以為政。○孫詒讓云：吏

並當為史，形之誤也。周禮諸官皆有府史胥徒鄭注云：府治藏史掌書者，凡府史皆其官長所自辟除。耕之為事也勞，織之為事也擾，擾勞之事而民不舍

者，知其可以衣食也。人之情不能無衣食，衣食之道必始於耕織。萬民之所公見也。物之若耕織者，始初

甚勞，終必利也。眾愚人之所見者寡，事可權者多，愚之所權者少，此愚者之所多患也。○王念孫云：事可

事之可權者多，對上文物之若耕織者，始初甚勞，終必利也。眾愚人之所權者少，對上文愚人之所見者

實各本脫之字，人字則文義不明，此愚者之所多患。劉本作此愚者之以多患也。案當作此愚者之所以

多患也。對下文此智者所以寡患也。道藏本脫以字也。字劉本脫所字。○俞樾云：此有脫誤，當云物之可

備者眾，愚人之所備者寡，事之可權者多，愚人之所權者少，此愚者之所以多患也。下文曰物之可備者

智者盡備之，可權者盡權之，此智者所以寡患也。與此文反覆相明，是其證也。衆上脫物之可備者五字，

王氏念孫遂欲以衆字屬上句讀，然上文云物之若耕織者，始初甚勞，終必利也。其文義已足，必綴衆字

於句末轉為不詞矣。物之可備者，智者盡備之，可權者盡權之，此智者所以寡患也。故智者先忤忤而後合，愚者始

於樂而終於哀。今日何為而榮乎？且日何為而義乎？此易言也。今日何為而義？且日何為而榮？此難知也。

問警師曰：白素何如？曰：縞然。曰：黑何若？曰：黢然。援白黑而示之，則不處焉。人之視白黑以目，言白黑以口，警師有以言白黑，無以知白黑，故言白黑與人同，其別白黑與人異。入孝於親，出忠於君，無愚智賢不肖。

皆知其為義也。使陳忠孝行而不知所出者鮮矣。凡人思慮莫不先以為可而後行之。其是或非。此愚智之

所以異。凡人之性莫貴於仁。莫急於智。仁以為質。智以行之。兩者為本。而加之以勇力辯慧。捷疾劬錄。巧

敏遲利。○王念孫云。遲利二字。義不相屬。遲當為犀字之誤也。犀亦利也。漢書馮奉世傳。器不犀利。如淳曰。今俗刀兵利為犀。自勇力以下皆兩字同義。聰明審察。盡眾益也。身

材未修。伎藝曲備。而無仁智以為表幹。而加之以眾美。則益其損。故不仁而有勇力果敢。則狂而操利劍。

狂猶也不智而辯慧懷給。則棄驥而不式。不智之人。辯慧懷給。不知所裁之。猶棄驥而或不知所詣也。懷與

同字。或作讓。方言曰。儼。慧也。說文同。又曰。讓。讓慧也。廣雅曰。辯。儼慧也。即此所云。辯慧懷給也。楚辭九章。忘儼媚以背眾兮。王注曰。儼。佞也。正與高注同。棄驥而不式。本作乘驥而或。因乘誤為棄。隸書乘或作乘。

棄或作棄。二形相似。或誤為式。草書或式相似也。後人遂於式上加不字耳。或與惑同。故高注云。不智之人。辯慧懷給。不知所裁之。猶乘驥而或不知所詣也。呂氏春秋當務篇曰。辯而或與惑同。故高注云。不智之人。

當義法而不當務。或而乘驥也。狂而操吳干將也。春秋繁露必仁且知篇曰。不仁而有勇力。雖有材能。其材能則狂而操利兵也。不知而辯慧。懷給則迷而乘良馬也。是皆其明證矣。懷亦與儼同。

施之不當。其處之不宜。適足以輔僞飾。非伎藝之眾。不如其寡也。故有野心者。不可借便勢。外野有愚質者。

不可與利器。老子曰。國之利器。不可以假人。魚得水而游焉。則樂。塘決水涸。則為螻蟻所食。有掌修其隄防。補其缺漏。則

魚得而利之。主。掌。國有以存。人有以生。國有人存。若魚得水。國之厚。故人道生也。國之所以存者。仁義是也。人之所以生者。行善

是也。國無義。雖大必凶。桀紂是也。人無善志。雖勇必傷。論語曰。勇而無禮。則亂。亂則傷也。治國上使不得與焉。使不得與。亡傷

○俞樾云。高注曰。使不得與。與。凶。傷之危。是上術也。此蓋屬上文讀之。然文義迂迴。不可從也。此當屬下文。讀之下文曰。孝於父母。弟於兄。嫂信於朋友。不得上令。而可得為也。釋己之所得為。而責于其所不得制。

悖矣。是不得可得。兩文反覆相明。疑治國下脫非字。本云治國非上使不得與焉。蓋上文言國無義。雖大必亡。人無善志。雖勇必傷。此言國之有義無義。乃治國之事。治國之事。非上使我為之。我不得與焉。若人

之有善無善則在我而已故曰不得上令而可得為也上令即上使也不得上令而可得為正與非上使不得與相對高所據本已脫非字故失其解矣孝於父母弟於兄嫂信於朋友不得上令而可得為也釋己之所得為而責于其所不得制悖矣士處卑隱欲上達必先反諸己上達有道名譽不起而不能上達矣取譽有道不信於友不能得譽信於友有道事親不說不信於友不能說親朋友不信也說親有道修身不誠不能事親矣誠身有道心不專一不能專誠○王念孫云以上文例之則不能脩其本而欲得悅親誠身之名皆難也則正文本作不能誠身明矣今作不能專誠者涉上道在易而求之難易謂反己先脩其本也不脩其本而欲得說驗在近而求之遠故弗得也驗末也故不能得之也驗末也故不能得之也親誠身之名皆難也故曰道在易而求之難

卷十

繆稱訓繆異之論稱物假類同之神明以知所貴故曰繆稱○莊遠吉云此下三篇標目下皆無因以題篇四字注又簡略蓋亦不全者也但各本皆同缺無據證並仍其舊不敢妄有增加也與要略對題作淮南鴻烈閒詰其為許沅注本無疑

道至高無上至深無下平乎準直乎繩圓乎規方乎矩包裹宇宙而無表裏洞同覆載而無所礙礙挂

故體道者不哀不樂不喜不怒其坐無慮其寢無膠物來而名事來而應主者國之心心治則百節皆安

○陶方琦云羣書治要引許注治猶理也節猶事也心擾則百節皆亂故其心治者支體相遺也○陶方琦云羣書治要引許注遺忘按今注無當補說文遺忘也與注淮南同其國治者君臣相忘也○陶方琦云羣書治要引許注各得其所無所當補說文遺忘也與注淮南同思念按今注無當補說文遺忘也即無思念

帝曰芒芒昧昧從天之道與元同氣

○王念孫云道本作威今作道者後人不解威字之義而妄改之也案威者德也言從天之德也廣雅曰威德也周頌有客篇既有淫威

降福孔夷正義曰言有德故易福風俗通義十反篇曰書曰天威棗謀言天德輔誠也是古謂德為威也後秦族篇及呂氏春秋應同篇並云黃帝曰芒芒昧昧因天之威與元同氣文子上仁篇因天之威與元

同氣用秦族篇文中上下文皆出秦族篇符言篇從天之威與元同氣用此篇文也下文故至德言故至同略事同指云云皆出此篇然則秦族作因天之威此作從天之威雖因與從不同而威字則同矣故至

德者言同路事同指上下一心無岐道芴見者遏障之於邪開道之於善而民鄉方矣故易曰同人于野

利涉大川言能同人大道至于野則可道者物之所導也德者性之所扶也仁者積恩之見證也義者比於

人心而合於衆適者也故道滅而德用德衰而仁義生故上世體道而不德中世守德而弗壞也未世繩

繩乎唯恐失仁義○俞樾云文子微明篇作中世守德而不知仁義之為美猶無意乎懷來之也字誤作壞失其旨矣君子非

仁義無以生失仁義則失其所以生小人非嗜欲無以活失嗜欲則失其所以活故君子懼失仁義小人

懼失利○王念孫云三仁字皆原文所無此後人依上文加之也不知此八句與上異義上文是言仁義

十二義下引此無三仁字文子微明篇同○文典觀其所懼知各殊矣易曰即鹿無虞惟入于林中君子

謹按王說是也羣書治要引此文亦無三仁字

幾不如舍往吝即就也鹿以諭民感欺也幾終也就民欺之即其施厚者其報美其怨大者其禍深薄施

而厚望畜怨而無患者古今未之有也是故聖人察其所以往則知其所以來者聖人之道猶中衢而致

尊邪道六通謂之衢尊酒器也○莊達吉云六通應作四通字之誤也○王念孫云致尊當為設尊字之

許注衢六通尊酒器按意林所引同文少約耳益知八篇皆許注本故引亦過者斟酌多少不同各得其

所宜是故得一人所以得百人也。

一人來亦得其心

人以其所願於上以交其下。誰弗戴。以其所欲於下

以事其上。誰弗喜。詩云媚茲一人。應侯慎德。慎德大矣。一人小矣。能善小。斯能善大矣。君子見過忘罰。故

能諫。見賢忘賤。故能讓。見不足忘貧。故能施。情繫於中。行形於外。凡行戴情。雖過無怨。不戴其情。雖忠來

惡。戴心所感也。情誠也。○洪頤煊云。下文上意。而民載誠中者也。高注上有言。則民皆載而行之。

古字載戴通用。凡行戴情。謂行載其情。高注非。○俞樾云。高注曰。戴心所感也。此未得戴字之義。戴當

讀為載。釋名釋姿容曰。戴載也。戴之於頭也。是戴載聲近義通。下文曰。其載情一也。施

人則異矣。可證此文戴之當為載矣。下文又曰。義載乎宜之謂君子亦與此載字同。后稷廣利天下。猶

不自矜。禹無廢功。無廢財。自視猶缺如也。缺不滿如陷。陷少實如虛。盡之者也。凡人各賢其所說。而說其

所快。○陶方琦云。羣書治要引許注。賢其所悅者。更悅其世莫不舉賢。○陶方琦云。羣書治要引許注。人

注無或治或以亂。非自遁。遁欺。○文典謹按。羣書治要引求同乎己者也。己未必得賢。而求與己同者。

而欲得賢。亦不幾矣。○王念孫云。己未必得賢。得字因下文得賢而衍。羣書治要引此無得字。使堯度舜

則可使桀度堯。是猶以升量石也。今謂狐狸則必不知狐。又不知狸。又不知狸。非未嘗見狐狸者。必未嘗見狸

也。狐狸非異同類也。而謂狐狸則不知狐狸。是故謂不肖者賢。則必不知賢。謂賢者不肖。則必不知不肖

者矣。聖人在上。則民樂其治。在下。則民慕其意。小人在上位。如寢關曝繒。寢謂臥關上之不安。繒繒也。不

得須臾寧。故易曰。乘馬班如。泣血漣如。諭乘馬班如。難也。故有泣血之憂。言小人處非其位。不可長也。物莫無所不用。○

念孫云。此當作物莫所不用。莫即無也。無字蓋涉下文無所不用而衍。

天雄烏喙。藥之凶毒也。良醫以活人。侏儒瞽師。人之困慰者也。慰可

一曰慰極○莊遠吉云困慰本
或作困慰注並同疑作慰者是
人主以備樂是故聖人制其剗材無所不用矣劉疏殺也勇士一呼三軍皆辟

其出之也誠故倡而不和意而不戴意悲聲戴嗟也○王念孫云高說非也戴讀為載鄭注堯典曰載行

載誠中者也高注曰上有意而未言則民皆載而行之是其證矣文子精誠篇正作意
而不載○洪頤煊云意而不戴謂上有意民不載而行之是必中心之不合也高注非
也故舜不降席而王天下者求諸己也○王念孫云王當為匡字之誤也匡正也正已而天下自正故曰

身曲而景直者未之聞也下文又曰故舜不降席而天下治彼言天下治此言匡天下其義一也今本作
王天下則非其指矣文子精誠篇作不下席而匡天下韓詩外傳及新序雜事篇並作不降席而匡天下

故上多故則民多詐矣身曲而景直者未之聞也說之所不至者容貌在焉說之粗不如容貌容貌之所

不至者感忽至焉○王念孫云感忽者精誠之動人者也故下文曰感乎心明乎智發而成形精之至也

所從出義感乎心明乎智發而成形精之至也可以形勢接而不可以昭昭廣雅昭告也荀子議兵篇曰善用兵者感忽悠闇莫知其

與此相近或遠唯造父能盡其力三苗之民皆可使忠信或賢或不肖唯唐虞能齊其美必有不傳者心教之微眇

中行繆伯手搏虎也中行繆伯晉臣而不能生也力不能殺虎而德不能服之蓋力優而克不能及也克猶能也○王念孫

不及克能也言搏虎之力雖優而服虎之能則不及也優與不及義正相對則及上不當有能字高注克

猶能也是指上句能字而言正文能字即因上句能字而衍○俞樾云高注曰克猶能也則是克不能及

為能不能及矣於義難通王氏念孫以能為衍字然力優而克不及義亦未安今按此文蓋有錯誤此注

亦後人竄入非高氏原文也克當作憲及當作良皆以形似而誤憲者慮之古文與德字通良者服之本

字也古書服字每作良而傳寫多誤為及尚書呂刑篇何度非及大戴記王言篇及其明德也及並良字

之誤說詳羣經平議此文本云蓋力優而惡不能良也高注於上文注曰力能殺虎而德不能服之本當
移注於此句之下德不能服四字即本文因惡誤作克反誤作及遂用百人之所能則得百人之力量千

注於此句又竄入克猶能也四字為此句之注而文義俱晦矣

人之所愛則得千人之心。辟若伐樹而引其本。千枝萬葉。則莫得弗從也。慈父之愛子。非爲報也。不可內

解於心。聖人之養民。非求用也。性不能已。若火之自熱。冰之自寒。夫有何修焉。及恃其力。賴其功者。若失

火舟中。言舟中之人同心救火不相爲賜也。○文典謹按。御覽八百六十九引注不相爲賜也。作其用爲易。故君子見始斯知終矣。媒灼譽人而莫之德也。

取庸而強飯之。莫之愛也。雖親父慈母。不加於此。有以爲則恩不接矣。故送往者。非所以迎來也。施死者

非專爲生也。誠出於己。則所動者遠矣。錦繡登廟。貴文也。登猶入也。圭璋在前。尙質也。以玉祭之者質也。文不勝質之

謂君子。故終年爲車。無三寸之鏐。不可以驅馳。匠人斲戶。無一尺之榱。不可以閉藏。○文典謹按。一尺。意林爲是。本書主術訓。五寸之榱。制開闔之門。榱。卽榱也。故君子行。斯乎其所結。結。要終也。○王念孫云。斯當爲期。字之誤也。言君子遠塞矣。斯亦當爲期。釋近期遠塞矣。謂道在邇而求諸遠。則必塞也。文字精誠。篇作舍。近期遠是其證。心之精者。可以神化。而不可以導人。導。教也。目之精者。

可以消澤。而不可以昭謔。昭。道。謔。誠也。不可以教導戒人。○洪頤煊云。上文可以形勢接。而不可以照。即記字。高注失之。在混冥之中。不可諭於人。混冥。人心中也。故舜不降席。而天下治。桀不下陛。而天下亂。蓋情甚乎叫呼也。

言雖叫呼大語。不如心行真直也。無諸己。求諸人。古今未之聞也。同言而民信。信在言前也。同令而民化。誠在令外也。聖

人在上。民遷而化。情以先之也。動於上。不應於下者。情與令殊也。故易曰。亢龍有悔。仁君動極在上。故有悔也。三月嬰

兒。未知利害也。而慈母之愛諭焉者。情也。故言之用者。昭昭乎小哉。不言之用者。曠曠乎大哉。身君子之

言信也。身君子之言。體行君子之言也。中君子之意。忠也。忠信形於內。感動應於外。故禹執干戚。舞於兩階之間。而三苗

淮南鴻烈集解 三卷十 繆稱訓 三十九

服。三苗畔禹，禹風以禮樂而服之也。鷹翔川魚鼈沈。禹以德服三苗，猶鷹飛鳥揚而揚去，必遠害也。鷹懷欲害之心，故鳥

○王念孫云：遠害本作遠實，此後人以意改之也。據高注云：鷹懷欲害，與肉同欲肉者，欲食肉也。各本

字皆誤作害，辯見原道篇欲實之心下之心。鳥魚知其情實，故遠之。則本作遠實明矣。太平御覽鱸介

鷹有欲肉之實，故魚鳥皆遠之。若無其實而能動物者，則未之有也。後人改遠實為遠害，失其指矣。子

之死父也。臣之死君也。世有行之者矣。非出死以要名也。恩心之藏於中而不能違其難也。故人之甘甘

非正為蹠也。人之甘甘猶樂樂而為之。臣之而蹠焉往。言蹠乃君子之慘怛，非正為偽形也。諭乎人心，非

從外入，自中出者也。義尊乎君，仁親乎父，故君之於臣也，能死生之，不能使為苟簡易。君不能使臣為苟

念孫云：簡字後人所加。高注云：君不能使臣為苟，合易行之義，則無簡字明矣。下文曰：父之於子也，

能發起之，不能使無憂尋。憂尋憂長也。仁念也。仁念父，故義勝君，仁勝父，則君尊而臣忠。父慈而子孝，聖

人在上，化育如神。太上曰：我其性與也。我性自然也。其次曰：微彼其如此乎。其次五帝時也。其民

執轡如組。易曰：含章可貞，動於近，成文於遠。夫察所夜行，周公慙乎景，故君子慎其獨也。○王念孫云：慙

與下意相屬。文子精誠篇作聖人不慙於景。釋近斯遠塞矣。聞善易以正身難。夫子見禾之三變也。○王念孫云：慙

滔滔然曰：狐鄉丘而死，我其首禾乎。禾穗垂而向根，君子不忘本也。○文典謹：故君子見善則痛其身焉。痛己身善惡自在也。身苟正，懷遠易矣。懷來故詩曰：弗躬弗親，庶民弗信。小人之從事也，曰苟得。君子曰：苟義所求者，同所期者異乎。擊舟水中，魚沈而鳥揚。同聞而殊事，其情一也。僖負羈以壺餐表其閭，僖負羈曹臣晉重

以壺餐重耳反晉伐趙宣孟以束脯免其軀趙宣孟晉卿以束脯活靈輒後免其難也禮不隆隆多而德有餘仁心之感恩接

而憐怛生故其人深俱之叫呼也在家老則為恩厚其在責人則生爭鬪故曰兵莫憐於意志莫邪為

下寇莫大於陰陽抱鼓為小聖人為善非以求名而名從之名不與利期而利歸之故人之憂喜非為躡

躡焉往生也言非為冀幸往生意也故至至不容至道之人不飾容也○王念孫云劉本改至至為至人又下文故

或改為至道不知至至即至道也至至之人即至道之人也下文云故聖人栗栗乎其內而至乎至極矣

至乎至極即所謂至至也本經篇未可與言至也高注亦曰至至德之道也是道之至極即謂之至至乎

道之至極即謂之至至故此兩注皆以至至為至道也劉不曉注意而以注文改正文謬矣下文又云至

至之人唯此至至二字劉本未改不慕乎行不故若昧而撫昧芥入目也撫捫之若跌而據跌仆聖人之

為治漠然不見賢焉終而後知其可大也若日之行騏驥不能與之爭遠今夫夜有求與警師併東方開

斯照矣言人見照用警者猶闇而無為人而以治事用思也動而有益則損隨之益所以故易曰剝之不可遂盡也故受之以復言物

劉落而積薄為厚積卑為高故君子日孳孳以成輝小人日快快以至辱其消息也離朱弗能見也文王

聞善如不及宿不善如不祥非為日不足也其憂尋推之也憂尋憂深也故詩曰周雖舊邦其命維新新國懷

情抱質天弗能殺地弗能蘊也聲揚天地之間配日月之光甘樂之者也苟鄉善雖過無怨苟不鄉善雖

忠來患故怨人不如自怨求諸人不如求諸己得也聲自召也貌自示也名自命也文自官也無非己者

引注相桓公以霸功成事衣文錦之子產練染也美而不尊非宗廟服也○文典謹按御覽引練作絹又

引注云子產相鄭以乘車濟朝涉者孟子曰惠而不知為政絹染者以子產喻母人月令曰命婦官染絹

溫暖其民如人之母也二注與今注迥異繆稱訓乃許注本則御覽所引殆高注也又八百十五引練染

作練帛注云雖不及聖猶文錦也子產先思後去如綵帛雖溫不堪為宗廟服與今注略同知御覽前後

兩引為許高二本矣家語子思子曰管仲纁錦也雖惡而登廟子產練絲也雖美而不尊即本此文也

虛而能滿淡而有味被褐懷玉者故兩心不可以得一人一心可以得百人男子樹蘭美而不芳蘭芳草

芳也男子樹之蓋不芳○文典謹按御覽九百八十三繼子得食肥而不澤假母也情不相與往來也

引注艾之美芳也作女之美芳色傳寫宋本艾亦作女繼子得食肥而不澤假母也情不相與往來也

典謹按御覽生所假也死所歸也故弘演直仁而立死弘演衛懿公臣狄人攻衛食懿

刃楚白公欲立王子闔為王不以所託害所歸也故世治則以義衛身世亂則以身衛義死之日行之終

也故君子慎一用之無勇者非先懼也難至而失其守也貪婪者非先欲也見利而忘其害也虞公見垂

棘之壁而不知號禍之及己也故至至之人不可遏奪也言至道之人其心先定人之欲榮也以爲己也

於彼何益聖人之行義也其憂尋出乎中也於己何以利故帝王者多矣而三王獨稱貧賤者多矣而伯

夷獨舉以貴爲聖乎則聖者衆矣以賤爲仁乎則賤者多矣何聖仁之寡也獨專之意樂哉忽乎日滔滔

以自新忘老之及己也始乎叔季歸乎伯孟必此積也言自少不身遁斯亦不遁人遁隱也已不自隱身

故也○王念孫云不身遁身當爲自字之誤也上文非自遁也高注云遁欺也廣雅同遁字亦作遜脩務

篤審於形者不可遜以狀高注曰遜欺也此言自遁亦謂自欺也不自欺斯不欺人故下二句云若行獨

梁不爲無人不就其容謂不自欺也古者謂欺爲遁管子法禁篇曰遁上而遁民者聖王之禁也謂上欺

君而下欺民也賈子過秦篇曰姦僞並起而上下相通史記酷吏傳序曰姦僞萌起其極也上下相通皆

謂上下相欺也。故若行獨梁，不為無人不就其容。獨梁一木之水橋也。行其上常兢兢恐陷也。故使人信己者易，而蒙衣自信者難。及不信，情先動，動無不得，無不得，則無著發，著而後快。言人君以情動導民也。動盡得人心也。無著發，故動也。雖著結快民心。○莊達吉云：著本或作窘。故

唐虞之舉錯也，非以借情也。快己而天下治，桀紂非正賊之也。快己而百事廢，喜憎議而治亂分矣。下有喜議

而國治有憎議而國亂也。○俞樾云：高注曰：下有喜議而國治，有憎議而國亂也。此未得議字之旨。議當讀為儀。周易繫辭傳：議之而後言。釋文曰：議陸姚桓元荀柔之本。作儀。國語：鄭語：伯翳能議百物。漢書地理志：議作儀。是議儀古通用。廣雅釋詁：儀見也。喜憎儀謂喜憎見也。傲真篇：是非無所形。高注曰：形見也。儀與形同。故廣雅：形與儀並訓。見齊俗篇曰：是非形則百姓眩矣。此云喜憎儀而治亂分矣。句法一律。乃

諸書多以形為見。少以儀為見。而此又段。聖人之行無所合，無所離，譬若鼓無所與調，無所不比。絲筦金

石。小大脩短有叙，異聲而和。君臣上下官職有差，殊事而調。夫織者日以進，織帛者進耕者日以却，却謂耕者却行

相反。成功一也。申喜聞乞人之歌而悲，出而視之，其母也。申喜，其母也。母乞食於道。艾陵之戰也。夫差曰：夷聲陽句吳

其庶乎。艾陵之戰，吳王夫差與齊戰於艾陵也。夷謂吳陽吉也。句吳夷語，不正言吳。加以句也。庶，同是聲也。○莊達吉云：陽吉也。本或誤作告也。攷易陽為吉，陰為凶。故訓陽為吉，作告非是。同是聲

而取信焉。異有諸情也。故心哀而歌不樂，心樂而哭不哀。夫子曰：絃則是也。其聲非也。閔子騫三年之喪，

是也。其聲切切而哀。○王引之云：上文申喜遇母及艾陵之戰，皆直敘其事。此未敘其事而忽云：夫子曰：弦則是也。其聲非也。則不知所指為何事矣。疑閔子騫三年之喪，舉琴而彈，十二字本是正文。在夫子

曰上而寫者。文者所以接物也。情繫於中而欲發外者也。以文滅情則失情，以情滅文則失文。文情理通

則鳳麟極矣。言至德之懷遠也。輸子陽謂其子曰：良工漸乎矩鑿之中。漸，習也。矩鑿之中，固無物而不周。聖

王以治民，造父以治馬，醫駱以治病。醫駱，越醫也。同材而各自取焉。自從也。矩鑿之中，各取法度，或以治民，或以

治馬，或以治病。同材而各往從取治法之也。

治馬，或以治病。同材而各往從取治法之也。

上意而民載誠中者也。而上有意而未言則民皆載未言而信弗召而至或先之也。極於不己知者不自知

也。極急也。莊達吉云急字從及。下此作心旁及字本同耳。矜但生於不足。但驕也。不足知不足也。王念孫云慘但之但無訓為

日。下篇秦呂子御二切。廣雅曰橋。通作驕。但傲侮慢傷。通作易也。高注汜論篇曰。駟驕也。並與此注同。

也。義但訓為驕。故言矜但也。又呂氏春秋審應篇使人戰者駟也。高注曰。駟驕也。駟驕也。說文又云。驕驕

也。文選。嵇康幽憤詩。恃愛肆姐不。訓不師但。姐。姐。姐。並字異而義同。華誣生於矜誠中之人樂而不極如鴉好聲。忠信之人自樂為之非極

熊之好經。經。動。夫有誰為矜。各任自性非徒矜也。○文典謹按。御覽九。春女思。秋士悲。士見陰而悲。○文

典謹按。北堂書鈔百五十四引。作春女悲。又引注云。周禮仲春之月。合媒氏會男女。一升成於夫家。而知

骨肉相離。故悲之也。繆稱篇乃許注。本書鈔所引。殆高注也。又藝文類聚三引。亦作春女悲。秋士哀。而知

物化矣。號而哭。噉而哀。而知聲動矣。容貌顏色。理詘僂倨。○劉績云。後有倨句。詘伸。見兵略篇。疑此作

句。猶曲直也。樂記曰。倨中矩。句中鉤。伸誤為倨。因倨字而誤。知情僞矣。故聖人栗栗乎其內。而

至乎至極矣。功名遂成。天也。循理受順。人也。太公望周公旦。天非為武王造之也。崇侯惡來。天非為紂生

之也。崇侯紂時諸侯也。惡來紂之臣。秦之先也。有其世。有其人也。教本乎君子。小人被其澤。利本乎小人。君子享其功。昔東戶

季子之世。東戶季子古之人君。道路不拾遺。耒耜餘糧。宿諸晦首。使君子小人各得其宜也。故一人有慶。兆民賴之。

凡高者貴其左。天道左旋。故下之於上曰左之。臣辭也。左君。下者貴其右。故上之於下曰右之。君讓也。君謙讓。佑助臣。

故上左遷。則失其所尊也。左。臣詞也。君以再還。故失其尊也。臣右還。則失其所貴矣。右。君詞也。而臣以再還。故失其貴也。小快害道。斯須害

儀。斯須。近也。子產騰辭。騰傳也。子產作刑。獄繁而無邪。繁多也。獄雖益。失諸情者。則塞於辭矣。失事之情。則為

也。成國之道，工無僞事，農無遺力，士無隱行，官無失法，譬若設網者，引其綱而萬目開矣。○文類聚五十二

引成作盛，隱作詔，萬目開矣，作萬目張，舜禹不再受命，受命於天，堯舜傳大焉，先形乎小也，見微小以

林引作治國者，若設網，引其綱，萬目張。大刑於寡妻，至于兄弟，禪於家國，而天下從風。禪傳也，言堯舜禹相傳天下服之也。○王念孫云：刑於寡妻，

禪於家國，皆用詩意，而小變其文，與直引詩詞者不同，無煩據彼以改此。故戎兵以大知小。若湯武以義

也，文選漢高祖功臣頌注，引此正作施於寡妻，施讀若施于孫子之施。故戎兵以大知小。若湯武以義

伐人，以小知大人，謂天下從風者也，堯舜之民，以小知堯大也。○俞樾云：戎兵以器言，猶曰器以大知小，

千則等而下之，皆可矣，故曰戎兵以大知小。君子之道，近而不可以至，卑而不可以登，無載焉而不勝。

高氏以湯武說上句，堯舜說下句，殊非其旨。君子之道，近而不可以至，卑而不可以登，無載焉而不勝。

萬物載之，大而章遠而隆。○王念孫云：大而章，大當為久，字之誤也。此言君子之道，始於卑近而終於高，

皆勝其任。大而章遠而隆。遠是以久而彌章，遠而彌隆，上文云：聖人之為治，漠然不見賢焉，終而後知其

可大也，意正與此同。若云大而章，則義與下句不類矣。文選蒼賓戲時暗而久。知此之道，不可求於人，斯

章者，君子之真也。李善注引此文云：君子之道，久而章，遠而隆，是其明證矣。知此之道，不可求於人，斯

得諸己也。釋己而求諸人去之遠矣。君子者，樂有餘而名不足，小人樂不足而名有餘，觀於有餘不足之

相去，昭然遠矣。舍而弗吐，在情而不萌者，未之聞也。言懷其情而君子思義而不慮利，小人貪利而不顧

義。子曰：鈞之哭也。子孔子曰：子子柰何？其哀則同，其所以哀則異。故哀樂之襲人情也深矣。鑿

地漂池。人或有鑿穿，或有填池，言用心異也。非止以勞苦民也，各從其蹠而亂生焉。蹠，顛也。○王念孫云：如高注，則漂池當

哀故知生之樂必知死之哀有義者不可欺以利有勇者不可劫以懼如飢渴者不可欺以虛器也人多

欲虧義欲則貪多憂害智貪憂閉塞多懼害勇文典謹按意慢生乎小人嬖倖蠻夷皆能之嬖蠻夷之行也善

生乎君子誘然與日月爭光誘美也天下弗能遏奪故治國樂其所以存亡國亦樂其所以亡也金錫不消

釋則不流刑刑法上憂尋不誠則不法民憂尋不在民則是絕民之繫也繫所以拘維民君反本而民繫固也至德

小節備大節舉齊桓舉而不密齊桓有大節小節疏也晉文密而不舉晉文有小節大節廢也晉文得之乎閨內失之乎境外

閨內修而齊桓失之乎閨內而得之本朝閨內亂而朝廷治也水下流而廣大君下臣而聰明君不與臣爭功而治

道通矣管夷吾百里奚經而成之百里奚處人秦相也齊桓秦穆受而聽之聽用二臣之謀照惑者以東為西惑也照見日

而寤矣衛武侯謂其臣曰小子無謂我老武侯蓋年九十五矣而羸我羸劣也有過必謁之是武侯如弗羸之必得羸

故老而弗舍通乎存亡之論者也人無能作也有能為也有能為也而無能成也人之為天成之終身為

善非天不行終身為不善非天不亡故善否我也禍福非我也非我也天所為也故君子順其在己者而已矣性

者所受於天也命者所遭於時也有其材不遇其世天也太公何力比干何罪循性而行指或害或利王

念孫云循性而行指謂率其性而行其志也呂氏春秋行論篇布衣求之有道得之在命故君子能為善

而不能必其得福不忍為非而未能必免其禍王念孫云必其得福當依文子符言君根本也臣枝葉

也根本不美枝葉茂者未之聞也文典謹按御覽六百二十引有道之世以人與國若堯以天下與舜也無道之

美作善未之聞也作不聞也

世以國與人。○莊達吉云御覽此下有注云以賢人而與堯王天下而憂不解授舜而憂釋御覽八十引

釋上有乃字。憂而守之而樂與賢終不私其利矣。凡萬物有所施之無小不可為無所用之。○文典謹按

也。○賦注引高誘淮南子注曰碧青石也疑即此處注也人之情於害之中爭取小焉於利之中爭取大

焉。故同味而嗜厚膊者。○厚膊厚切肉也○王念孫云說文膊薄脯膊之屋上也非切肉之義膊皆當為膊

從專臚之言割也。○鄭注文王世子曰割割也故高必其甘之者也同師而超羣者必其樂之者也弗甘弗

樂而能為表者未之聞也。○見也表立君子時則進得之以義何幸之有不時則退讓之以義何不幸之有故伯

夷餓死首陽之下。○伯夷孤竹君之子讓國猶不自悔棄其所賤得其所貴也○求仁而福之萌也○繇繇禍之

生也。分福禍之始萌微故民嬖之。○王念孫云分當為介介字之誤也介介微也○豫六二介于石繫

為微小之稱禍之始萌微也。○介介與憂悔吝者存乎介意正相近○繇繇介介皆微唯聖人見其始而知其終故

傳曰魯酒薄而邯鄲圍。○魯與趙俱朝楚獻酒於楚魯酒薄而趙酒厚楚之主酒吏求酒於趙不與楚吏怒

周也。○事見莊子○陶方琦云莊子釋文御覽八百四十五引許注楚會諸侯魯趙俱獻酒于楚王魯酒薄

而趙酒厚楚之主酒吏求酒于趙趙不與吏怒乃以趙厚酒易魯薄酒奏之楚王以趙酒薄故圍邯鄲也

按今注較莊子釋文御覽引羊羹不斟而宋國危。○宋將華元與鄭戰殺羊食士不及其御及戰御馳馬入鄭

御羊斟不與據後文羊斟兩見是羊斟為人名案淮南繆稱訓云魯酒薄而邯鄲圍羊羹不斟而宋國危則斟為斟酌之義當以羊為其御之名斟不與三字為句細玩下文其御字叔莊正與羊名相應則淮南說亦可通傳文後兩斟字或後人所加○俞樾云方言曰斟益也凡相益而又少謂之不斟然則羊羹不斟謂羹少也上句魯酒薄而邯鄲圍酒薄羹少其事正相類宣二年左傳其御羊斟不與羊斟自是人

名此云羊羹不辭自謂羹少。明主之賞罰非以為己也。以為國也。適於己而無功於國者不施賞焉。逆於必并為一談則皆失之矣。

己便於國者不加罰焉。故楚莊謂共雍曰楚臣有德者受吾爵祿。有功者受吾田宅。是二者女無一焉。吾無以與女。可謂不踰於理乎。越其謝之也。猶未之莫與也。謝謂遣共雍也。莫勉之也。周政至至于殷政善善施教未夏政

行行尙行政善。善未必至也。至至之人不慕乎行。不慙乎善。○王念孫云行政善善未必至也。當作行政未必善善政未必至也。今本上句脫未必二字。下句脫政字。則文義不明。高注夏政行曰行尙粗也。是行政未必善也。又注殷政善曰善施教未至于道也。是善政未必至也。又注周政至曰至於道也。故曰至至之人不慕乎行。不慙乎善。至至即至道說見上文。至合德履道而上下相樂也。不知其所由然。有國者多矣。而齊桓晉文獨名泰山之上。有七十壇焉。

封乎泰山蓋七十二君也。而三王獨道。君不求諸臣。臣不假之君。脩近彌遠。而後世稱其大。不越鄰而成章。而莫能至焉。故孝己之禮可為也。而莫能奪之名也。必不得其所懷也。孝己殷高宗之子也。蓋放逐而不失禮人。義不能與孝己爭名者。不得孝己之所懷也。

載乎宜之謂君子。宜遺乎義之謂小人。通智得而不勞。道通智達之人。其次勞而不病。其下病而不勞。古人味而弗貪也。古人知其味。而不貪其食。今人貪而弗味。孔子魯人之學也。飲之而已。莫之能味也。歌之修其音也。此言樂所以移風易俗。歌長其音。音之不足於其美者也。此音不足以致美化也。金石絲竹助而奏之。猶未足以至於極也。極治化之至也。人能尊道行義。喜怒取予。即其化民。適于樂也。欲如草之從風。草上之風必偃。召公以桑蠶耕種之時。弛獄出拘。召公周太保也。使百姓皆得反業修職。文王辭

千里之地。而請去炮烙之刑。紂拘文王文王獻寶於紂。紂賞以千里之地。文王不受。願去炮烙之刑。故聖人之舉事也。進退不失時。若夏就

絺綌。上車授綬之謂也。老子學商容。見舌而知守柔矣。商容神人也。商容吐舌示老子。老子知舌柔齒剛。列子學壺子。觀景柱而

知持後矣。先有形而後有影形故聖人不為物先而常制之。其類若積薪樵。後者在上。人以義愛。以黨羣。

以羣強。是故德之所施者博。則威之所行者遠。義之所加者淺。則武之所制者小矣。鐸以聲自毀。鐸大鈴

○梁處素云。矣當為吳。字之誤也。吳鐸二字連讀。故高注云。鐸大鈴。出於吳。鹽鐵論。膏燭以明自鑠。虎豹

利議篇。吳鐸以其舌自破。是其證。太平御覽。人事部一百引此。正作吳鐸。以聲自毀。膏燭以明自鑠。虎豹

之文來射。獯狁之捷來措。措刺也○文典謹按。意。故子路以勇死。死衛侯。莫弘以智困。欲以術輔周。能以

智知。而未能以智不知也。故行險者不得履繩。出林者不得直道。夜行瞑目。而前其手。事有所至。而明有

所害。○俞樾云。至當作宜。害當作容。皆字之誤也。容用也。說見主術篇。容與甯通。莊子。肱篋篇。容成氏。六

輜大明篇。作庸成氏。庸為用。故容亦為用也。夜行者不用目。而用手。是事之宜也。故曰。事有所宜。而

明有不容也。說林篇曰。夜行者掩目而前。其手涉水者。解其馬載之。人能冥冥入于昭昭。可與言至矣。

舟事有所宜。而有所不施。可證此文至字之誤。不施亦即不用也。

鵲巢知風之所起。歲多風。則鵲巢穴知水之高下。水之所及。則暉目知晏。暉目。鳥也。晏。無雲也。天將晏。靜

作暉日。說文解字。鳩運日也。廣雅。雄曰。運日。雌曰。陰。諧。晏。無雲也。當是。齋字。封禪書。作曠。並同。○陶方琦

云。史記。索隱。四引。許注。晏。無雲也。文選。羽獵賦。注。引。許注。晏。無雲之處也。按。說文。晏。天清也。又。日部。霽。下

曰。星。無雲也。知。晏。燕義。並通。漢書。天文志。日。晡時。天星。晏。星。即。晴。字。又。郊。祀。志。作。曠。陰。諧。知。雨。陰。諧。暉。目

如。淳。曰。三。輔。俗。謂。日。出。清。濟。為。晏。○文。典。謹。按。莊。校。是。也。宋。本。暉。目。正。作。暉。日。注。同。陰。諧。知。雨。陰。諧。暉。目

陰。雨。則。鳴。○朱。芹。云。羅。頤。爾。雅。翼。鳩。毒。鳥。也。雄。名。運。日。雌。名。陰。諧。天。晏。靜。無。雲。則。運。日。先。鳴。天。將。陰。雨。則

寧戚歌舉以為大田此皆其明證也又齊俗篇后稷為大田師奚仲為工師字當在工字下後人不知大田為官名故又移師字於大田之下太平御覽皇王部五引此已誤大田田官之長也工師工官之長也

文子自然篇作后稷為田 雍門子以哭見孟嘗君涕流沾纓 ○俞樾云孟嘗君下當更有孟嘗君三字而

君已而陳辭通意撫心發聲孟嘗君為之增歎歎咄流涕狼戾不可止彼文再言孟嘗君故知此亦當同不然則涕流沾纓仍屬雍門子而不屬孟嘗君不見其感人之至矣 ○文典謹按俞說是也論衡感虛篇

雍門子哭對孟嘗君孟嘗君為之於邑論衡所引儒者傳書之言多同淮南知此文亦必重孟嘗君三字又按文選陸士衡於承明作與士龍詩注引此文作雍門子以琴見孟嘗君涕流霑纓漢書景十三王

傳雍門子壹微吟孟嘗君為之於邑蘇林云六國時人名周善鼓琴母死無以葬見孟嘗君而微吟也如淳云雍門子以善鼓琴見孟嘗君先說萬歲之後高臺既已顛曲池又已平墳墓生荆棘牧豎豎游其上孟嘗君亦如是乎孟嘗君喟然歎息也說苑善說篇所說略同文選注所引琴字似非誤字繆稱訓乃許注本疑高本自作琴也歌哭衆人之所能為也一發聲入人耳感

人心情之至者也故唐虞之法可效也其諭人心不可及也簡公以儒殺簡公齊君也以柔子陽鄭相也皆不得其道者也故歌而不比於律者其清濁一也雖清濁失和繩之外與繩之內皆失直

者也紂為象箸而箕子噤 噤噤也知象箸必有玉杯為杯必極滋味魯以偶人葬而孔子歎 偶人桐人也嘆其見所始則知所終故水出於山入於海稼生乎野而藏乎倉聖人見其所生則知其所歸矣水濁者魚噞令苛者民亂城

峭者必崩岸峭者必陀 峭峭也陀落也按今注峭應作陷說文自部陷陵也从自肖聲陵下亦云陷高也峭因峭字而為當是峻字太玄陵崢岸陷陀注陷峻也陀即故商鞅立法而支解 商鞅為秦孝公立治法 吳起刻

謹按：意林引則小絃絕矣。故急轡數策者，非千里之御也。有聲之聲，不過百里。無聲之聲，施於四海。是故

祿過其功者，損名過其實者，蔽情行合而名副之禍，福不虛至矣。身有醜夢，不勝正行。國有妖祥，不勝善

政。是故前有軒冕之賞，不可以無功取也。後有斧鉞之禁，不可以無罪蒙也。素脩正者，弗離道也。君子不

謂小善不足為也，而舍之。小善積為而大善，不謂小不善為無傷也，而為之。小不善積為而大不善，是故

積羽沈舟，羣輕折軸。故君子禁於微，壹快不足以成善，積快而為德，壹恨不足以成非，積恨而成怨。故三

代之善，千歲之積譽也。桀紂之謗，千歲之積毀也。
○王念孫云：積恨而成怨，怨本作惡。桀紂之謗，謗亦本

者，德亦善也。言一為善而快於心，不足以成善，多為善則積快而為德矣。壹恨不足以成非，積恨而成惡

者，恨悔也。非亦惡也。言一為不善而悔於心，不足以成非，多為不善則積悔而成惡矣。快與恨對，善與非

對，德與惡對，皆謂己之善惡。非謂人之恩怨也。後人誤以德為恩，德恨為怨，恨故改惡為怨耳。三代之善

千歲之積譽也。桀紂之惡，千歲之積毀也。善與惡對，譽與毀對，改惡為謗，則既與善字不對，又與毀字相

覆矣。文選運命論注：天有四時，人有四用，何謂四用？視而形之，莫明於目；聽而精之，莫聰於耳。重而閉之，

引此正作桀紂之惡。莫固於口，含而藏之，莫深於心，目見其形，耳聽其聲，口言其誠，而心致之精，則萬物之化，咸有極矣。地以

德廣。
人君以德廣，益其土地也。君以德尊，上也。地以義廣，君以義尊，次也。地以強廣，君以強尊，下也。故粹者王，駁者霸。

無一焉者。昔二皇鳳皇至於庭。
○王念孫云：此本作昔二皇鳳至於庭。道藏本皇字倒在鳳字下，因誤

瑞部下太平御覽羽族部二及爾雅翼玉海三代至乎門周室至乎澤德彌麤所至彌遠德彌精所至彌

近君子誠仁施亦仁不施亦仁。
道無為而民蒙純，小人誠不仁施亦不仁，不施亦不仁，善之由我與其由

人若仁德之盛者也。故情勝欲者昌，欲勝情者凶。欲知天道，察其數。謂律歷之數也。欲知地道，物其樹。五土之宜，各有所種。

生之木。欲知人道，從其欲。君子欲于道，小人欲于利。勿驚，勿駭，萬物將自理。勿撓，勿撓，萬物將自清。言治天下各順其情，察一曲

者不可與言化。一曲一事也。審一時者不可與言大。猶蟬不知寒也。日不知夜，月不知晝，日月為明，而弗能兼也。唯天

地能函之，能包天地。曰唯無形者也。驕溢之君無忠臣，口慧之人無必信。交拱之木無把之枝。拱抱也，尋把握也。

常之溝無吞舟之魚，根淺則末短，本傷則枝枯。福生於無為，患生於多欲，害生於弗備，穢生於弗耨。聖人

為善若恐不及，備禍若恐不免。蒙塵而欲毋昧，涉水而欲無濡，不可得也。是故知己者不怨人，知命者不

怨天。福由己發，禍由己生。聖人不求譽，不辟誹，正身直行，衆邪自息。今釋正而追曲，倍是而從衆，是與俗

儷走而內行無繩。繩所以彈曲者也。故聖人反己而弗由也。道之有篇章形埒者。形埒，兆也。非至者也。嘗之而無味，

視之而無形，不可傳於人。大戟去水，亭歷愈張，用之不節，乃反為病。物多類之而非，唯聖人知其微。善御

者不忘其馬，善射者不忘其弩，善為人上者不忘其下。誠能愛而利之，天下可從也。弗愛弗利，親子叛父，

天下有至貴而非勢位也，有至富而非金玉也，有至壽而非千歲也，原心反性則貴矣。適情知足則富矣，

明死生之分則壽矣。言無常是，行無常宜者，小人也。察於一事，通於一伎者，中人也。兼覆蓋而并有之，度

伎能而裁使之者，聖人也。裁制也，度其技能而裁制使之。○王念孫云：正文本作兼覆而并有之，伎能而裁使之，注本作度其能而裁制使之，伎之言支也，支度也，注言度其能而裁制

使之度字，正釋伎字。今本注文作度其技能者，涉正文而衍伎字也。正文作度伎能者，又涉注文而衍度字也。因正文衍度字，後人又於上句加蓋字，以對下句兼覆蓋而并有之，斯為不詞矣。太平御覽人事部

一引此正作兼覆而并有之技能而裁使之技與伎同又齊俗篇若以聖人爲之中則兼覆而并之案彼文并下當有有字兼覆而并有之文與此同也又兵略篇必擇其人技能其才使官勝其任人能其事案技能其才能字涉下文能其事而衍技其才亦謂度其才也擇其人技其才官勝其任人能其事皆相對爲文則技下不當有能字且能即是才若云技能其才則是技能其能矣

卷十一

齊俗訓

齊一也四字之風世之衆理皆混其俗令爲一道也故曰齊俗。○文典謹按此篇敘目無因以題篇字乃許慎注本。

率性而行謂之道得其天性謂之德性失然後貴仁道失然後貴義是故仁義立而道德遷矣禮樂飾則純樸散矣是非形則百姓眩矣珠玉尊則天下爭矣凡此四者衰世之造也末世之用也夫禮者所以別尊卑異貴賤義者所以合君臣父子兄弟夫妻朋友之際也今世之爲禮者恭敬而伎伎害爲義者布施

而德君臣以相非骨肉以生怨則失禮義之本也故搆而多責搆謂以權相交權盡而交疏搆搆然也夫水積則生相食之

魚土積則生自穴之獸禮義飾則生僞匿之本○王念孫云御覽禮儀部二引此僞匿之本作僞匿之儒又引注曰僞詐隱姦案隱匿古字通本當爲士僞匿之士

與相食之魚自肉之獸相對爲文若云僞匿之本則與上文不類矣御覽作僞匿之儒亦士也隸書士字或作𠂔與本相似又涉上文禮義之本而誤○文典謹按御覽百二十三引作夫水積則生相食之蟲注云言大魚食小魚土積則生食肉之獸禮飾則生僞匿之儒三句皆以八字爲句句法一律今本多一義字句法途參差不齊義字疑衍文也又按說文魚水蟲也是相食之蟲義亦可通夫吹灰

而欲無昧涉水而欲無濡不可得也古者民童蒙不知東西貌不羨乎情而言不溢乎行其衣致煖而無文其兵戈銖而無刃楚人謂刃頓爲銖○莊達吉云頓即鈍字故頓頓即頓鈍是○洪頤煊云說文殊死也从步朱聲漢令蠻夷長有罪當殊之漢書高帝紀其赦天下殊死以下銖即殊段

借字○王念孫云此本作其衣煖而無文其兵致煖與其兵戈銖不對明是後人所改義無取戈為五兵之一
 言兵而戈在其中不當更加戈字且其衣致煖與其兵戈銖不對明是後人所改義無取戈為五兵之一
 煖而無采其兵鈍而無刃○俞樾云王氏念孫謂致與戈皆衍文其說是也高解銖字曰楚人謂刃頓為
 銖是銖與無刃一意也煖與無文則非一意矣疑煖當為緩緩者緩之段字也說文糸部緩綴無文國語
 晉語曰乘緩不舉章注曰緩車無文也是凡無文者皆謂之緩故曰其衣緩而無文正與其兵銖而無刃
 同義緩與緩古音相同得以通用廣雅釋詁慢設並訓緩故緩亦通作緩也後人不知緩為緩之段字因
 其言衣輒改作煖似是而實非矣○文典謹按洪云銖即殊借字殊死也如洪說則是其歌樂而無轉
 其兵戈死而無刃此說豈復可通耶高注明言楚人謂刃頓為銖廣雅銖鈍也即本此注其歌樂而無轉
 其哭哀而無聲鑿井而飲耕田而食無所施其美亦不求得親戚不相毀譽朋友不相怨德及至禮義之
 生貨財之貴而詐偽萌興非譽相紛怨德並行於是乃有曾參孝己之美而生盜跖莊蹻之邪故有大路

龍旂羽蓋垂綏也大路天子車結駟連騎則必有穿窬拊楯抽箕踰備之姦抽握也備後垣也○王引之云

作拊掘也拊字本作拊說文曰拊掘也或作拊廣雅曰拊掘也荀子正論篇曰拊人之墓是也呂氏春秋
 節靈篇葬淺則狐狸拊之高注曰拊讀曰掘是拊與掘聲相近字亦相通也今本拊墓作抽箕者抽與拊

字相似故用誤作抽墓與拊字亦相似墓以形誤為基基又以聲誤為箕耳穿窬拊楯拊墓踰備之姦皆
 謂盜賊也楯謂戶牡也拊楯謂搏取戶楯也呂氏春秋異用篇云跖與企足得鉛以開閉取楯是也備與

培同下文鑿培而通之高注曰培屋後牆也故此注云備後垣也又有詭文繁繡弱緘維紈弱緘細布也
 兵略篇毋扣墳墓扣亦扣字之誤本或作抉者後人以意改之耳

○文典謹按藝文類聚八十五引緝作錫儀禮大射儀必有菅屨跣踣短褐不完者菅茅也跣偶也踣適
 器用錫若絺鄭注錫細布也說文緝細布也錫緝通用

大布○陶方琦云後漢書王望傳注引許注楚人謂袍故高下之相傾也短脩之相形也亦明矣夫蝦蟇
 曰袒此條已見上覽冥訓重列之者見許注今注之同

為鶉鶉鶉水蠹為蟪蟪淮南子蝦蟇為鶉水蠹為蟪太平御覽蟲多部六所引與廣韻同又引注云老蝦
 其明證矣今本作水蠹為蟪蟪者蟪蟪也此蓋許注說林篇水蠹為蟪高注曰水蠹化為蟪蟪青蛭也皆

其明證矣今本作水蠹為蟪蟪者蟪蟪也此蓋許注說林篇水蠹為蟪高注曰水蠹化為蟪蟪青蛭也皆

或作蠅因誤為蠅耳廣雅釋草葛藟也今本葛作蕙又藜蘆蕙藟也今本蕙作蕙皆其證也蓋為蕙之誤恣俗書蕙字也與蠅同音校書者記恣字於蠅字之旁而寫者因誤合之耳又案高注青蛉也下各部皆有音矛音務四字蓋蠅恣二字既誤為蠅恣後人遂妄加音釋耳字彙補乃於虫部收入蠅字音矛又於艸部恣字下注云音務引淮南子水蠶為蠅恣甚矣其惑也皆生非其類唯聖

人知其化陽從陽入陰夫胡人見麇子也不知其可以為布也越人見蠹不知其可以為旃也故不通於

物者難與言化鈔百三十四引作不可與言俗昔太公望周公旦受封而相見太公問周公曰何以治魯

周公曰尊尊親親太公曰魯從此弱矣尊尊親親仁者弱也周公問太公曰何以治齊太公曰舉賢而上功周公曰

後世必有劫殺之君舉賢上功則其後齊日以大至於霸二十四世而田氏代之齊臣田氏奪魯日以削

至三十二世而亡魯祿去公室至楚考烈王滅之○文典謹案二疑四誤魯自伯禽至頃公離適三十四世呂覽長見韓詩外傳二竝作四故易曰履霜堅冰至聖

人之見終始微言言當作矣故糟丘生乎象樁成丘者起于象樁炮烙生乎熱斗庖人進羹于紂熱

之趙國斗可以殺人之刑故起炮烙○陶方琦云北堂書鈔引作炮烙始於熱斗注云熱斗熨斗也紂見熨斗

爛人手遂作炮烙之刑○陶方琦云北堂書鈔引作炮烙始於熱斗注云熱斗熨斗也紂見熨斗

為娛樂也應補在庖人進羹上呂氏春秋順民篇高注紂常熨爛人手因作銅烙布火其下令人走其上以

不能勝紂怒乃更為銅柱以膏涂之加于燕炭之上使有罪者緣焉足滑跌墮火中紂與妲己笑為樂名

曰炮烙之刑與許注義相同說文熨下所以熨申緝也即熨斗之說○文典謹按生乎象樁生乎熱斗兩

御覽服用部十四事物記原卷八引帝王世紀與許注義亦正同足證陶說子路橙溺而受牛謝橙舉

許注也說文拊以牛舉也○陶方琦云羣書治要引許注拯舉也二注正同益知八篇真孔子曰魯國必好救

人於患○文典謹按救人於患下當有矣字與下文孔子曰魯子贖人而不受金於府於魯國之法贖人

於府○陶方琦云羣書治要引許注與今注正同孔子曰魯國不復贖人矣子路受而勸德子贛讓而止善孔子之明以小知大

以近知遠通於論者也由此觀之廉有所在而不可公行也○文典謹按羣書治要引在上有不字於義為長故行齊於俗可隨

也事周於能易為也矜偽以惑世伉行以違衆聖人不以為民俗廣廈闔屋連闔通房人之所安也鳥入

之而憂○文典謹按意林引闕作弘高山險阻深林叢薄虎豹之所樂也人入之而畏川谷通原積水重泉鼃鼃之所

便也人入之而死○文典謹按御覽八百九十二引泉螿作淵咸池承雲皆黃帝樂九韶樂六英帝顓頊樂人之所樂也鳥獸聞之

而驚深谿峭岸峻木尋枝猿狖之所樂也人上之而慄形殊性詭所以為樂者乃所以為哀所以為安者

乃所以為危也乃至天地之所覆載日月之所照臨使各使其性安其居處其宜為其能故愚者有所脩

智者有所不足柱不可以摘齒○莊達吉云御覽引摘作刺筐不可以持屋筐小簪也○王念孫云太平御覽居處部

字之誤也筵讀若庭又讀若挺庭挺皆直也爾雅庭直也考工記弓人注曰挺直也小簪形直故謂之筵

柱與筵大小不同而其形皆直故類舉之若筐與蓬則非其類矣玉篇筵徒丁切小簪也義即本於高注

此言大材不可小用小材不可大用故柱可以持屋而不可以摘齒小簪可以摘齒而不可以服

以持屋也筵字隸書或作莖形與蓬相似筐與筵草書亦相似故筵誤為筐又誤為蓬矣馬不可以服

重牛不可以追遠鉛不可以為刀銅不可以為弩鐵不可以為舟木不可以為釜各用之於其所適施之

於其所宜即萬物一齊而無由相過夫明鏡便於照形其於以函食不如簞○王念孫云函食不如簞本

今本承誤為函算誤為算算誤為算又誤而為算又脫去竹字耳說文算敝也所以蔽飯底承讀為蒸之

浮浮之蒸謂用以蒸食也漢書地理志長沙國承陽師古曰承音蒸續漢書郡國志作蒸陽是蒸與承通

太平御覽器物部引此作蒸食今人猶謂飯中蔽為算子世說云客詣陳太丘宿太丘使元方季方炊二

人委而竊聽炊忘箸算飯落釜中是也說山篇云斲算飯甄在旃茵之上雖貪者不搏是算為物之賤者

然明鏡雖貴若不用以蔽飯底則氣不上升而食不熟竹筴雖賤而可以蒸食故下文云物無貴賤因其所貴而貴之物無不貴因其所賤而賤之物無不賤也鏡形圓算形亦圓故連類而及之若筴筍之屬則儼之不於其倫矣且算與蠖為韻(蠖音戾)若作算則失其韻矣太平御覽服用部鏡下引淮南子明鏡可鑑形蒸食不照形承食不如竹筴雖承字不誤而算字已與今本同然器物部算下又引淮南子明鏡可鑑形蒸食不如竹筴是則服用部作算者後人據誤本淮南改之耳北堂書鈔服飾部鏡下引作承食不如竹筴亦算之誤又案說山篇斲算飯類今本算作筴非也說文算蔽也所以蔽飯底從竹界聲玉篇博計切急就篇云筴筴筴筴筴筴是也此言斲算飯類則是飯算之筴非筴筴之筴字不當從專犧牛粹毛宜於廟牲其於以致雨不若黑蠖黑蠖神蛇也潛于神泉能致雲雨張景陽詩注引作高誘誤也其能致雲雨四字據以補入說文虫部論蛇屬也潛於神淵之中能與致雲雨輪或从戾作蠖許氏說文即採用淮南注初學記引淮南注黑蠖神蛇潛淵而居將雨則躍御覽十引亦同此即許說而引文稍異御覽九百三十三引此注黑蠖黑色蛇屬也蠖潛于水神象能致雨也文又小異或即許高之別然江賦注引許注文正同今文選張景陽詩注御覽九百三十三引並作駢毛知今本作粹者誤字也由此觀之物無貴賤因其所貴而貴之物無不貴也因其所賤而賤之物無不賤也夫玉璞不厭厚角鱗不厭薄角觸刀劍羽閒之覆劍無羽飾此羽疑當為削之漆不厭黑粉不厭白此四者相反也所急則均其用一也○文典謹按北堂書鈔百三十五引

則釋名釋兵云刀其室曰削漆不厭黑粉不厭白此四者相反也所急則均其用一也○陳觀樓云常當為帝字之誤也代為帝謂裴與裴迭為主也

用下有今之裴與裴孰急見雨則裴不用升堂則裴不御此代為常者也○陳觀樓云常當為帝字之誤也代為帝謂裴與裴迭為主也

而七其字各殊考之標為正字。冀標皆變字之別也。肆字音與標相近通用。蓋揭亦同聲。橋又聲字之轉。聲。橋乃駕馬大車橋。即俗轎字也。鳩車聲相轉。然古別有一種車名鳩。蓋小車。轎。橋三字同類。標。龜。絕。三字同類。周禮曰。孤乘夏制。又下棺車亦曰制。古字無轎。橋乃以闌。橋借用耳。為孔傳尚書本不足據。其見于諸書者。因以別駕所肆。攷而附詳之。如是。○虛文。昭云。今本淮南。肆。譌。作。肆。唯。葉。林。宗。本。作。肆。從。長。從。未。案。文。子。自。然。篇。水。用。舟。沙。用。肆。泥。用。橋。山。用。標。釋。音。云。肆。乃。鳥。切。推。版。具。今。檢。玉。篇。無。肆。字。有。肆。字。從。長。從。土。從。小。音。正。同。云。勁。肆。長。不。勁。蓋。與。癭。同。義。廣。韻。則。從。長。從。赤。三。字。不。同。案。未。字。亦。有。未。音。當。以。從。未。為。正。又。脩。務。訓。沙。之。用。肆。葉。本。亦。譌。作。肆。而。別。本。有。作。鳩。者。案。呂。氏。春。秋。慎。勢。篇。作。沙。用。鳩。字。書。九。與。糾。通。則。音。亦。可。通。轉。即。以。鳩。從。文。子。淮。南。譌。其。亦。可。也。○王。念。孫。云。肆。當。作。肆。玉。篇。乃。鳥。切。字。相。似。而。誤。文。子。自。然。篇。正。作。沙。用。肆。朱。本。茅。本。莊。本。依。呂。氏。春。秋。慎。勢。篇。改。作。沙。之。用。鳩。非。也。鳩。與。肆。形。聲。皆。不。相。近。若。是。鳩。字。不。得。誤。為。肆。矣。或。又。因。說。文。無。肆。字。而。以。肆。為。標。標。與。肆。形。聲。亦。不。相。近。且。脩。務。篇。明。標。不。同。物。何。得。以。肆。為。標。乎。故。老。子。曰。不。上。賢。者。言。不。致。魚。於。木。沉。鳥。於。淵。物。各。因。其。宜。故。堯。之。治。天。下。也。舜。為。司。徒。契。為。司。馬。禹。為。司。空。后。稷。為。大。田。師。奚。仲。為。工。其。導。萬。民。也。水。處。者。漁。山。處。者。木。○俞。樾。云。壞。字。謂。采。樵。也。山。處。者。采。與。上。句。水。處。者。漁。下。句。谷。處。者。牧。陸。處。者。農。一。律。漁。也。采。也。牧。也。農。也。皆。言。其。事。也。若。作。山。處。者。木。則。上。句。當。云。水。處。者。魚。矣。文。子。自。然。篇。作。林。處。者。採。可。據。以。訂。正。說。林。篇。漁。者。走。淵。木。者。走。山。木。亦。當。為。采。木。谷。處。者。牧。陸。處。者。農。地。宜。其。事。事。宜。其。械。械。宜。其。用。用。宜。其。人。澤。阜。織。網。陸。阪。耕。田。得。以。所。有。易。所。無。以。所。工。易。所。拙。是。故。離。叛。者。寡。而。聽。從。者。衆。譬。若。播。碁。丸。於。地。○文。典。謹。按。意。員。者。走。澤。方。者。處。高。各。從。其。所。安。夫。有。何。上。下。焉。若。風。之。遇。簫。○陳。觀。樓。云。各。本。過。字。皆。誤。作。遇。唯。道。藏。本。不。誤。文。子。自。然。篇。正。作。若。風。之。過。簫。忽。然。感。之。各。以。清。濁。應。矣。夫。獫。狁。得。茂。木。不。舍。而。穴。狽。狽。得。埴。防。弗。去。而。緣。○狽。狽。豚。也。埴。水。物。莫。避。其。所。利。而。就。其。所。害。是。故。鄰。國。相。望。雞。狗。之。音。相。聞。而。足。迹。不。接。諸。侯。之。境。車。軌。不。結。千。里。之。外。者。皆。各。得。其。所。安。故。亂。國。若。盛。治。國。若。虛。亡。國。若。不。足。存。國。若。有。餘。虛。者。非。無。人。也。皆。守。其。職。也。盛。者。非。多。人。也。皆。徼。於。未。也。有。餘。

者非多財也。欲節事寡也。不足者非無貨也。民躁而費多也。故先王之法籍，非所作也。其所因也。其禁誅

非所為也。其所守也。凡以物治物者，不以物。以睦治睦者，不以睦。以人治人者，不以人。以君○王念孫云：凡以物治物

者，以物二字。因下文而衍。呂氏春秋貴當篇。文子下德篇皆無此二字。治君者，不於君。以欲治欲者，不於欲。以性治性者，不於性。以德治德

者，不以德。以道原人之性，蕪滅而不得清明者，物或堞之也。堞，坊塹也。羌氏夔翟，嬰兒生皆同聲。羌，東夷氏。南夷，夔。西夷，翟。

也。北胡也。及其長也，雖重象狄驪。象，狄驪譯也。象傳，狄驪之語也。不能通其言，教俗殊也。今三月嬰兒生而徙國，則不能知其

故俗。由此觀之，衣服禮俗者，非人之性也。所受於外也。夫竹之性浮，殘以為牒，束而投之水，則沉。失其體

也。金之性沉，託之於舟上，則浮。勢有所支也。夫素之質白，染之以涅，則黑。緜之性黃，染之以丹，則赤。人之

性無邪，久湛於俗，則易。易而忘本，合於若性。若性，合於他性。自若本性也。故日月欲明，浮雲蓋之。河水欲清，沙石澱之。

○文典謹按：御覽七十四引沙石澱之。作沙壤穢之。羣書治要引澱亦作穢。人性欲平，嗜欲害之。惟聖人能遺物而反己。夫乘舟而惑者，不知

東西，見斗極則寤矣。○文典謹按：文選應休鍾與從弟君苗君書注引作見斗極則曉然而寤矣。夫性亦人之斗極也。有以自見也，則不失物

之情。無以自見，則動而惑。營營若隴西之游，愈躁愈沉。孔子謂顏回曰：吾服汝也忘。孔子謙，自謂無知而服回，此忘行也。而

汝服於我也。亦忘。雖然，汝雖忘乎，吾猶有不忘者存。孔子知其本也。夫縱欲而失性，動未嘗正也。以治身

則危，以治國則亂。○文典謹按：羣書治要引危作失亂作敗。以入軍則破。是故不聞道者，無以反性。故古之聖王，能得諸己，故

令行禁止，名傳後世。德施四海，是故凡將舉事，必先平意清神，神清意平，物乃可正。若璽之抑植，璽，印也。植，泥也。

正與之正印正而傾與之傾故堯之舉舜也決之於目桓公之取甯戚也斷之於耳而已矣為是釋術數

而任耳目其亂必甚矣夫耳目之可以斷也反情性也聽失於誹譽而目淫於采色而欲得事正則難矣

夫載哀者聞歌聲而泣引文與謹按意林載樂者見哭者而笑治要引見作聞哀可樂者笑可哀者王

念孫云哀可樂者者字因下句而衍○文載使然也是故貴虛虛者心無所載於哀樂也○陶方奇云故

水擊則波興氣亂則智昏智昏不可以為政波水不可以為平○王念孫云水擊當為水激聲之誤也羣

波智昏不可以為政智昏當為昏智昏智與波水相對謂既昏之智不可以為正已波故聖王執一而勿

失萬物之情既矣既盡也○王念孫云既本作測高注水大不可極深不可測主衛寢天道大不可極深不

可測呂氏春秋下賢篇昏乎其深而不測也高注並云測盡也後人但知既之訓為盡而不知測之訓為

盡遂以其所知改其所不知謬矣且測與服為韻服字古讀蒲北反說見唐韻正者作既則失其韻矣

四夷九州服矣夫一者至貴無適於天下聖人託於無適故民命繫矣為仁者必以哀樂論之為義者必

以取予明之目所見不過十里而欲遍照海內之民哀樂弗能給也無天下之委財而欲遍澹萬民利不

能足也且喜怒哀樂有感而自然者也故哭之發於口涕之出於目○莊遠吉云御覽引目作鼻疑是○

傳自目曰涕自鼻曰泗泗即洩之借字說文洩鼻液也易萃上六齋咨涕洟釋文引鄭自目曰涕自鼻曰

是失之○俞樾云莊說非也周易萃上六齋咨涕洟釋文引鄭注曰自目曰涕自鼻曰洟然則涕出乎目

本合明御覽作此皆憤於中而形於外者也譬若水之下流烟之上尋也○文典謹按尋讀為羣古侵羣

燂火熱也。字亦作燂。又與燂通。儀禮有司徹。乃燂尸俎。鄭注。燂。溫也。古文燂皆作燂。記或作燂。左哀十二年傳。若可尋也。此注引作燂。天文。燂。火上。壽。高注。壽。讀葛。羣之。羣亦段。為燂。夫有孰推之

者。故強哭者。雖病不哀。強親者。雖笑不和。情發於中。而聲應於外。故釐負羈之壺。餐愈於晉。獻公之垂棘。

獻公以垂棘滅虞。饒趙宣孟之束脯。賢於智伯之大鐘。鐘減仇由。故禮豐不足以效愛。而誠心可以懷遠。故公西華

之養親也。若與朋友處。曾參之養親也。若事嚴主。烈君其于養一也。公西華孔子弟子也。與朋友處。睦而少敬。烈酷也。曾參事親其敬多。故

胡人彈骨。越人契臂。中國敵血也。所由各異。其於信一也。胡人之盟約。置酒人頭骨中。飲以相詛。刻臂出血。殺性。敵血相與為信。○莊達吉云。御覽引契

作齧。列子釋文。仍作契。引許齊注云。契。剋臂出血也。○御覽引作啜。啜。啜之別字也。○陶方琦云。今契。文略。諸節刻臂上。應有契字。釋名。釋書契。契。刻也。爾雅。契。絕也。郭注。今江東以刻斷物為契。斷三苗

鬻首。羌人括領。中國冠笄。越人劊鬻其於服一也。三苗之國在彭蠡洞庭之野。鬻也。帝顓頊之法。婦人不辟髮。男子於路者。拂之於四達之衢。拂。放也。○莊達吉云。御覽引。今之國都男女切躄。躄。足也。肩摩於道。其於俗

一也。故四夷之禮不同。皆尊其主。而愛其親。敬其兄。獫狁之俗相反。獫狁。北胡也。其俗皆慈其子。而嚴其上。夫鳥飛成行。獸處成羣。有孰教之。故魯國服儒者之禮。行孔子之術。地削名卑。不能親近來遠。越王句

踐。劊髮文身。無皮弁。搢笏之服。皮弁。以為爵冠也。搢。佩紵。笏。玉也。長三尺。扞上終。蔡首。拘罷。拒折之容。拘。罷。圓也。然而勝夫。差於五

湖。南面而霸天下。泗上十二諸侯。皆率九夷以朝。○胡鳴玉云。史天官書。太微宮垣有匡衡十二星。注正。義云。十二諸侯之府也。乃知天有十二次日。月之所躔也。地有十二州。王侯之所國也。舉十二

州以該天下之諸侯。非謂十二國也。胡貉匈奴之國。縱體拖髮。拖。縱也。箕倨。反言。而國不亡者。未必無禮也。楚莊王裾衣博袍。裾。哀也。令行乎天下。遂霸諸侯。晉文君大布之衣。大布。粗布也。羴羊之裘。韋以帶劍。威立

也。楚莊王裾衣博袍。裾。哀也。令行乎天下。遂霸諸侯。晉文君大布之衣。大布。粗布也。羴羊之裘。韋以帶劍。威立

也。楚莊王裾衣博袍。裾。哀也。令行乎天下。遂霸諸侯。晉文君大布之衣。大布。粗布也。羴羊之裘。韋以帶劍。威立

也。楚莊王裾衣博袍。裾。哀也。令行乎天下。遂霸諸侯。晉文君大布之衣。大布。粗布也。羴羊之裘。韋以帶劍。威立

於海內豈必鄒魯之禮之謂禮乎。鄒孟軻邑魯孔子邑是故入其國者從其俗入其家者避其諱不犯禁而入不忤

逆而進雖之夷狄徒倮之國。徒倮不衣也。俞樾云廣雅釋詁徒袒也。徒倮猶袒倮徒與袒一聲。呂氏春秋異用篇非徒網鳥也。高注曰徒猶袒也。袒與但同。結軌乎

遠方之外而無所困矣。禮者實之文也。仁者恩之效也。故禮因人情而為之節文而仁發併以見容也。併色也。

禮不過實仁不溢恩也。治世之道也。夫三年之喪是強人所不及也。而以偽輔情也。三月之服是絕哀而

迫切之性也。三月之服夏后氏之禮。夫儒墨不原人情之終始而務以行相反之制五綵之服。五綵謂三年其年九月五月三月服也。

悲哀抱於情葬薶稱於養不強人之所不能為不絕人之所能已。陳觀樓云能已上亦當有不字。文子上仁篤正作不絕人所不能已。度

量不失於適。誹譽無所由生。古者非不知繁升降槃還之禮也。蹠采齊肆夏之容也。采齊肆夏皆樂名也。以為曠日

煩民而無所用。故制禮足以佐實喻意而已矣。古者非不能陳鐘鼓盛箎簫揚干戚奮羽旄以為費財亂

政制樂足以合歡宣意而已。喜不羨於音非不能竭國廩民虛府殫財含珠鱗施綸組節束。綸施玉組也。綸絮也束縛也。

也。追送死也。以為窮民絕業而無益於槁骨腐肉也。故葬薶足以收斂蓋藏而已。昔舜葬蒼梧市不變其

肆。舜南巡狩死蒼梧葬冷道。禹葬會稽之山農不易其畝。禹會羣臣於會稽葬山陰。九疑山不煩於市有所廢。明乎生死之分通乎

侈儉之適者也。亂國則不然言與行相悖情與貌相反禮飾以煩樂優以淫。王念孫云文子上仁篇優作擾於義為長擾亦煩也。俗

書擾字作擾與優相似而誤。崇死以害生久喪以招行是以風俗濁於世而誹譽萌於朝是故聖人廢而不用也。義者

循理而行宜也。禮者體情制文者也。義者宜也。禮者體也。王引之云上二句即是訓義為宜訓禮為體。不須更云義者宜也。禮者體也矣。疑後人取中

唐禮器之文記於列而寫者因誤入正文也。昔有扈氏為義而亾。有扈夏啓之庶兄也以堯舜舉賢禹獨與子故伐啓啓亾之知義

而不知宜也。魯治禮而削。知禮而不知體也。有虞氏之祀。祀中霽而誤也。有虞氏之祀祀當為禮此涉下文

專指祭祀下文夏后氏之禮今本脫之禮二其社用土。為社祀中霽葬成畝田畝其樂咸池承雲九韶。字據下文補殷人之禮周人之禮皆其譜

詔舜所作也。其服尚黃。舜土德也夏后氏其社用松。所樹之木皆所祀戶夏木德也葬牆置翬。翬棺衣飾也其樂夏

籥九成六佾六列六英。九成變也六列六六為行列也六英禹兼用顓頊之樂也其服尚青。木德故尚青也般人之禮其社用石。以石為祀門

秋祭先門葬樹松其樂大濩晨露。大濩晨露湯所作樂也其服尚白。金德故尚白也周人之禮其社用栗祀竈。夏祭先竈周火德之次從所不勝故

虞土夏木殷金周火葬樹柏其樂大武三象棘下。三象棘下武象樂也其服尚赤。火德故尚赤也禮樂相詭服制相反然而

皆不失親疎之恩上下之倫今握一君之法籍以非傳代之俗譬由膠柱而調瑟也故明主制禮義而為

衣分節行而為帶衣足以覆形從典墳虛循撓使身體適行步不務於奇麗之容隅皆之削。○洪頤煊云皆當作些本

經訓衣無隅差之削高注隅角也差邪也些差聲相近帶足以結紐收衽束牢連固不亟於為文句疏短

晏子春秋諫下篇衣不務於隅胠之削胠即皆之譌字帶足以結紐收衽束牢連固不亟於為文句疏短

之鞵。○孫詒讓云短疑當為矩文句者圍文也說文句部云句曲也疏矩者方文也鞵字疑誤說文革部云鞵革生鞵也此文並說帶不宜忽及鞵屨此必有譌掇也故制禮義行至德

而不拘於儒墨所謂明者非謂其見彼也自見而已所謂聰者非謂聞彼也自聞而已所謂達者非謂知

彼也自知而已是故身者道之所託身得則道得矣道之得也以視則明以聽則聰以言則公以行則從

故聖人裁制物也猶工匠之斲削鑿柄也宰庖之切割分別也曲得其宜而不折傷拙工則不然大則塞

而不入小則窳而不周動於心枝於手而愈醜夫聖人之斲削物也剖之判之離之散之已淫已失復揆以一既出其根復歸其門已雕已琢還反於樸合而為道德離而為儀表其轉入玄冥其散應無形禮義節行又何以窮至治之本哉世之明事者多離道德之本曰禮義足以治天下此未可與言術也所謂禮

義者五帝三王之法籍風俗一世之迹也譬若芻狗十龍之始成芻狗束芻為狗以謝過求福土龍以請

謝過土龍文以青黃引作則衣以文繡絹以綺繡曰俞樾云絹當為縹漢書司馬相如傳縹要縹師古注

取也縹以綺繡謂以綺繡繫之作絹者省不從罔耳太平纏以朱絲尸祝禘祫禘祫純服祫大夫端冕冠冕

以送迎之及其已用之後則壤土草剗而已剗下音出二字案音出二字後人所加高注皆言讀某字

無言音某者考說文玉篇廣韻集韻皆無剗字或音出或以為芥之奇字皆不知何據余謂剗者薊之壞

字也草薊即草芥史記賈生傳細故懸薊兮索隱曰薊音介漢書作薊芥是芥薊古字通故此作薊御覽

引作及其用畢則棄之土壤夫有執貴之言弃之不貴也莊達故當舜之時有苗不服於是舜修政偃

兵執干戚而舞之禹之時天下大雨禹令民聚土積薪擇丘陵而處之此後人妄改之也唯天下大水是

以令民聚土積薪而處丘陵若作大雨則非其指矣後人改水為雨者以與舞處二武王伐紂載尸而行

武王伐紂伯夷曰父死未葬爰及干戈可謂孝乎海內未定故不為三年之喪始言始廢于禹遭洪水之患陂塘之事故朝死而

暮葬王念孫云遭文選海賦注應休璉與從弟君苗君胄書注太平御覽禮儀部三十四引並作有遭

當作三年之喪始於武王藏本始字誤入正文正文為三年之喪上又衍不字則正文注文皆不可讀矣

暮葬與武王不同。非謂武王不為三年之喪也。下文云脩干戚而笑鑿插。知三年而非一日。今本非上脫而字據上句補干戚二字。承上文舜舞干戚而言。鑿插二字承禹令民聚土而言。一日二字承禹朝死暮葬而言。三年二字則承武王為三年之喪而言。若云不為三年之喪。則與下文相反矣。要略云武王誓師牧野以踐天子之位。天下未定。海內未輯。武王欲昭文王之令德。使夷狄各以其賄來貢。遠未至。故治三年之喪。殯文王於兩楹之間。以俟遠方。彼言武王治三年之喪。正與此同。若云不為三年之喪。則又與要略相反矣。道應篇述武王之事。亦云為三年之喪。令類不蕃。以上三篇皆謂武王始為三年之喪。故高注云。三年之喪。始於武王也。藏本作三年之喪。於武王者。始字誤入正文耳。劉績不知是正。又改注文為三年之喪。於武王廢朱本。又改為言始廢於武王也。皆由正文誤作不為三年之喪。故又改注文以從之耳。○文典謹按。御覽五百五十五引。此皆聖人之所以應時耦變。見形而施宜者也。○文典謹按。御覽設教見而施宜者也。今之修干戚而笑鑿插。屬。知三年非一日。是從牛非馬。以徵笑羽也。以此應化。無以異於彈一絃而會棘下。棘下。樂名。一絃。夫以一世之變。欲以耦化。應時。譬猶冬被葛而夏被裘。夫一儀不可以百發。儀。弩招顏也。射百發遠。近不可皆以一儀也。一衣不可以出歲。儀必應乎高下。衣必適乎寒暑。是故世異則事變。時移則俗易。故聖人論世而立法。隨時而舉事。尚古之王。封於泰山。禪於梁父。七十餘聖。法度不同。非務相反也。時世異也。是故不法其已成之法。而法其所以為法。所以為法者。與化推移者也。夫能與化推移。為人者。至貴在焉爾。○王念孫云。夫能與化推移者。乃復舉上文之詞。推移下。不當有為人二字。蓋涉下文與造化為人而衍。故狐梁之歌。可隨也。其所以歌者。不可為也。○孫志祖云。狐梁無注。或疑即有狐綏綏。在彼淇梁之詩。案蜀志。郤正傳。狐梁託絃以流聲。注引淮南子。瓠巴鼓瑟。而鱗魚聽之。今本說山訓作淫魚出聽。又引此文作瓠梁之歌。蓋瓠與狐通也。與衛詩無涉。梁曜北云。梁字何解。豈巴又名梁耶。○文典謹按。孫說是也。北堂書鈔一百六。歌篇二。引瓠正作瓠。又引注云。瓠梁善歌之人也。藝文類聚四十三。引注善歌上多一古字。餘同。皆足證孫說。聖人之法。可觀也。其所以作法。不可原也。辯士言可聽也。其所以言。不可形也。淳均之劍。不可愛也。

而歐冶之巧可貴也。今夫王喬赤誦子吹嘔呼吸吐故內新遺形去智抱素反真以游玄眇上通雲天今

欲學其道不得其養氣處神而放其一吐一吸時詘時伸其不能乘雲升假亦明矣。王喬蜀武陽人也為柏人令得道而仙赤

誦子上谷人也病癘入山導引輕舉假上也○莊遠吉云俗本赤誦作赤松蓋誤改之古字誦與松同聲通用五帝三王輕天下細萬物齊死生同變化抱大聖

之心以鏡萬物之情上與神明為友下與造化為人今欲學其道不得其清明玄聖而守其法籍憲令不

能為治亦明矣故曰得十利劍不若得歐冶之巧得百走馬不若得伯樂之數樸至大者無形狀道至眇

者無度量故天之圓也不得規地之方也不得矩。俞樾云兩得字皆當為中周官師氏掌國中失之事故書中為得是其例也文子自然篇正作天圓不中規

地方不中矩往古來今謂之宙四方上下謂之宇道在其間而莫知其所故其見不遠者不可與語大其智不

閱者不可與論至昔者馮夷得道以潛大川。馮夷河伯也華陰潼鄉隄首里人服八石得水仙鉗且得道以處昆侖。鉗且得仙道升居昆侖山

○莊遠吉云莊子大宗師篇地垺昆侖陸德明釋文云垺垺神人面獸形淮南作欽負是唐本鉗且作欽負也字形近故誤耳程文學據山海經云是與欽礪殺祖江于昆侖之陽後漢書注引作欽駭古駭

礪本一字錢別駕云古丕與負通故尚書丕子之資史記作負子丕與負扁鵲以治病扁鵲盧人姓秦名通因之從丕之字亦與負通也堪欽亦同聲○王念孫云程錢莊說皆是夫稟道以通物

造父以御馬羿以之射倕以之斲。倕堯時巧工也所為者各異而所道者一也。引作得道一也夫稟道以通物

者無以相非也譬如同陂而溉田其受水均也今屠牛而烹其肉或以為酸或以為甘煎熬燎炙齊味萬

方。○王念孫云兩為字皆後人所加北堂書鈔酒食部四太平御覽資產部八飲食部十一引此皆無兩為字齊味當為齊味字之誤也齊讀若劑味即今和字也讀若甘受和之和舊本北堂書鈔及太平御

覽引此並作齊和萬方和與齊義相近鄭注周官鹽人云齊事和五味之事又注少儀云齊謂食羹醬飲有齊和者也高注呂氏春秋本味篇云齊和分也本經篇云煎熬焚炙調齊和之適鹽鐵論通有篇云庖

宰烹殺肝明煎炙齊和窮極五味新序雜事篇云管仲善斷割之隰朋善煎熬之賓胥無善齊和之漢書
藝文志云調百藥齊和之所宜皆其證也又案和字說文本作昧今經傳皆作和從隸變也此昧字若不
誤為味則後人亦必改爲和矣○文典謹按燎北堂書鈔一百其本一牛之體伐榘棊豫樟而剖梨之剖
四十五引作腩御覽八百六十三引作棊齊味意林引作劑味○王念孫云如高注則謎字本作遂故訓
梨分或爲棺槨或爲柱梁披斷撥棊披解也撥析理也謎順也○王念孫云如高注則謎字本作遂故訓
也爲棊而莊本所用萬方然一木之樸也故百家之言指奏相反其合道一體也譬若絲竹金石之會樂同
從之謬矣

也○王念孫云體字因下文不失於體而衍合道一與會樂同文正相對則一其曲家異而不失於體伯
下不當有體字下文又云其知馬一也其得民心鈞也皆與此文同一例
樂韓風秦牙管青四子皆古所相各異其知馬一也故三皇五帝法籍殊方其得民心均也故湯入夏而
用其法武王入殷而行其禮桀紂之所以凶而湯武之所以爲治故剗銷鋸陳非良工不能以制木鑪

豪埴坊設鑪埴埴皆治具坊土刑也非巧冶不能以冶金○文典謹按御覽九屠牛吐一朝解九牛而刀以剃毛屠牛吐齊
之大屠剃截髮也○莊達吉云御覽吐作坦疑垣字之訛○王念孫云刀下當有可字刀可以剃毛賈子
所謂芒刃不頓也脫去可字則文義不明白帖十三太平御覽兵部七十七資產部八引此皆有可字

庖丁用刀十九年而刀如新庖丁齊屠伯也新剖始製也磨刀石則有彌字明矣下刀字當作刃刃
刀字相似又涉上刀字而誤也刃如新剖言刀刃不頓也莊子養生主篇今臣之刀十九年矣而刀刃
若新發於礪呂氏春秋精通篇宋之庖丁好解牛用刀十九年而刃若新磨研皆其證也太平御覽資產
部八引此作刃如新礪雖砥與剖不同而字亦作刃○文典謹按御覽八何則游乎衆虛之間衆虛之
理也○文典謹按御覽若夫規矩鉤繩者此巧之具也而非所以巧也○王念孫云巧也上當有爲字下
八百二十八引開作門

悲也與此相對爲文太平御覽工藝部九故瑟無絃雖師文不能以成曲師文徒絃則不能悲故絃悲之
引此正作非所以爲巧文子自然篇同

具也。而非所以為悲也。若夫工匠之為連鑣。運開陰閉眩錯。連鑣鑣發也。運開相通也。陰閉獨閉也。眩因而相錯也。入於冥冥之眇。

神調之極。游乎心手衆虛之間。○王念孫云。衆虛二字。因上文游乎衆虛之間而誤衍也。上文說庖丁解牛。批卻導竅。游刃有餘。故曰游乎衆虛之間。此是說工匠為連鑣之事。不當言衆虛也。且心手之間。謂心與手之間也。則不當有衆虛二字。明矣。文字作遊於心手之間。無衆虛二字。而莫與物為際者。父不能以教子。警師之放意相

物。寫神愈舞。而形乎絃者。兄不能以喻弟。今夫為平者準也。為直者繩也。若夫不在於繩準之中。可以平直者。此不共之術也。故叩宮而宮應。彈角而角動。此同音之相應也。其於五音無所比。而二十五絃皆應。此不傳之道也。故蕭條者形之君。蕭條深靜也。而寂寞者音之主也。寂寞生於寂寞。天下是非無所定。世各是其所是。而非其所非。所謂是與非各異。○文典謹按。羣書治要引作所謂是與所謂非各異。文義較今本為完。皆自是而非人。由此觀之。事有合於己者。而未始有是也。有忤於心者。而未始有非也。故求是者非求道理也。求合於己者也。去非者非批邪

施也。施微曲也。去忤於心者。也忤於我。未必不合於人也。合於我。未必不非於俗也。至是之是無非。至非之非無是。此真是非也。若夫是於此而非於彼。非於此而是於彼者。此之謂一。是一非也。此一是非隅曲也。夫

一是非宇宙也。今吾欲擇是而居之。擇非而去之。不知世之所謂是非者。不知孰是孰非。○陳觀樓云。不知二字。因上句而衍。○王念孫云。羣書治要引此無不知二字。老子曰。治大國若烹小鮮。為寬裕者曰勿數撓。裕饒也。為刻削者曰致其齮

酸而已矣。晉平公出言而不當。師曠舉琴而撞之。跌衽宮壁。跌衽。至平公衣衽。中宮壁。○俞樾云。跌衽宮壁。疑本作跌衽中壁。跌猶越也。言越過平公之衽。而中於壁也。今作宮壁。即涉注而誤。左右欲塗之。欲塗師曠也。平公曰。舍之。於此為寡人失。孔子聞

之衽。而中於壁也。今作宮壁。即涉注而誤。

左右欲塗之。欲塗師曠也。平公曰。舍之。於此為寡人失。孔子聞

之衽。而中於壁也。今作宮壁。即涉注而誤。

左右欲塗之。欲塗師曠也。平公曰。舍之。於此為寡人失。孔子聞

之衽。而中於壁也。今作宮壁。即涉注而誤。

左右欲塗之。欲塗師曠也。平公曰。舍之。於此為寡人失。孔子聞

之衽。而中於壁也。今作宮壁。即涉注而誤。

左右欲塗之。欲塗師曠也。平公曰。舍之。於此為寡人失。孔子聞

之衽。而中於壁也。今作宮壁。即涉注而誤。

之曰。平公非不痛其體也。欲來諫者也。韓子聞之曰。韓子非羣臣失禮而弗誅。是縱過也。有以也。夫平公

之不霸也。故賓有見人於宓子者。宓子。子賤也。○文典謹按。羣書治要作客有見人於季子者。注與今注

賓出。宓子曰。子之賓獨有三過。望我而笑。是撓也。撓。慢也。○文典謹按。羣書治要引子之賓。作子之所見

高本之異也。談語而不稱師。是返也。○文典謹按。羣書治要引返作反。御覽四百五引語作論。返作叛。交淺而言深。

是亂也。賓曰。望君而笑。是公也。談語而不稱師。是通也。交淺而言深。是忠也。故賓之容一體也。或以為君

子。或以為小人。所自視之異也。○文典謹按。羣書治要引視作見。御覽四百五引作從。視之異。故趣舍合。即言忠而益親。身疏。即謀當而

見疑。○王念孫云。趣。謂志趣也。七句反。趣合與身疏相對。為文則趣下不當有舍字。蓋即合字之誤。而衍者也。文子道德篇正作趣合。○文典謹按。羣書治要引兩即字。竝作則。親母為其子

治。挖禿而血流至耳。見者以為其愛之至也。使在於繼母。則過者以為嫉也。事之情一也。所從觀者異也。

從城上視牛如羊。視羊如豕。所居高也。○文典謹按。羊與豕大小不甚相遠。視牛如羊。視羊不得如豕。大

無視羊二字。窺面於盤水。則員於杯。則隋。○文典謹按。羣書治要引作於杯水。即修。面形不變其故。有所員。有所

隋者。所自窺之異也。今吾雖欲正身而待物。庸遽知世之所自窺我者乎。若轉化而與世競走。譬猶逃雨

也。無之而不濡。常欲在於虛。則有不能為虛矣。為者失之。執者敗之。若夫不為虛而自虛者。然也。此所慕而不能致

也。○王念孫云。此所慕而不能致也。義不可通。不能致。當作無不致。上文欲在於虛。則不能為虛。高注以

為為者失之。執者敗之。是也。聖人無為。故無敗。無執。故無失。故曰。若夫不為虛而自虛者。此所慕而無不能致也。所慕無不致。猶言所欲無不得。精神篇曰。達至道者。性有不欲。無欲而不得。義與此同也。今本作

為虛若夫不為虛而自虛則又慕之而不能致也蓋性之自然非可勉強故慕之而不能致故通於道者
如車軸不運於己而與轂致千里轉無窮之原也不通於道者若迷惑告以東西南北所居聆聆曉曉也
文子道德篇作此所欲而無不致也於義不可通王氏念孫反據以訂正淮南殊為失之

一曲而辟辟也然忽不得復迷惑也○王念孫云然忽不得當作忽然不得故終身隸於人辟若倪之見風也倪風也世所謂

五兩○莊達吉云文選注引倪作統見作候許音注云統候風也楚人謂之五兩攷古完與見因字形相

近本多譌別故論語莞爾之莞陸德明又作其爾此字義當作統為是○王念孫云莊以倪為統之譌是

也道藏本朱本注竝作倪候風羽北堂書鈔舟部二十引注云統者候風之羽也太平御覽舟部四引許注

從之誤矣廣韻統船上候風羽北堂書鈔舟部二十引注云統者候風之羽也太平御覽舟部四引許注

云統候風羽也今本羽譌作扇則高注兩字明是羽字之譌文選江賦注引許注作候風也者傳寫脫羽

字耳○陶方琦云倪乃統字之譌兩乃羽字之譌玉篇統候風五兩也廣韻二十六桓統船上候風羽楚

人謂之五兩又二十四緩統下云候風羽出淮南子是許注舊本作統明矣御覽引作候風扇也扇乃之

羽二字壞文○文典謹按記纂淵海卷二引北堂書鈔云候風之羽楚人曰五兩與今本書鈔所引許注

小異而與廣韻正同必無須臾之閒定矣故聖人體道反性不化以待化則幾於免矣無為以待有為為

宋人所見真本如此也無須臾之閒定矣故聖人體道反性不化以待化則幾於免矣近於免世難也治

世之體易守也其事易為也其禮易行也其責易償也○王念孫云治世之體羣書治要引此體作職是

耳職易守事易為禮易行責易償四者義並相近若作體則與守字義不相屬且與下是以人不兼官官

三句不類矣文子下德篇亦作職易守下文云袁弘師曠不可與眾同職又其一證矣

不兼事士農工商鄉別州異是故農與農言力士與士言行工與工言巧商與商言數是以士無遺行農

無廢功工無苦事商無折貨各安其性不得相干故伊尹之興土功也修脛者使之跖鐻長脛以跖插者

孫云太平御覽地部二器物部九引此鐻並作鐻案鐻字是也鐻即舌也跖鐻也文選舞賦注引淮南許

注如此故高注言跖插說文菜玉篇胡瓜切兩刃舌也宋魏曰菜或作鈎玉篇云今為鐻方言云舌宋魏

義同舌鐻插亦同今人謂舌為鐻是也使長脛者跖鐻則入地深而得土多故高注曰長脛以跖插者

使入深也。後人不識譯字，遂妄改爲鑿。埤雅引此作鑿，則所見本已然。案說文鑿，大狙也。狙以手揮，非以足踢，不得言跖鑿。且高注明言踢插，不言踢鑿。○陶方琦云：羣書治要引許注脚作脛，按說文脛，脚也。今注作長脚，是御覽七百六十四引。強脊者使之負土，脊強者任負重。○陶方琦云：眇者使之準，目不正，偏者注亦作長脚，又入深，作入土深。引強脊者使之負土，羣書治要引許注正同。眇者使之準，因令歸，偏者使之塗，引許注正同。按新論亦作使之塗地。○陶方琦云：羣書治要引許注正同。眇者使之準，因令歸，偏者

於馬。越人便於舟，異形殊類，易事而悖，失處而賤，得勢而貴。聖人總而用之，其數一也。夫先知遠見，達視

千里，人才之隆也。而治世不以責於民。言民不以己求備于下也。博聞強志，口辯辭給，人智之美也。而明主不以求於

下。敖世輕物，不汙於俗。士之伉行也。而治世不以爲民化。神機陰閉，刮鬪無迹。人巧之妙也。而治世不以

爲民業。故堯弘師曠，先知禍福，言無遺策。而不可與衆同職也。公孫龍折辯抗辭，別同異，離堅白。公孫龍趙人，好

分析詭異之言，以白馬不可與衆同道也。北人無擇，非舜而自投清泠之淵。北人無擇，古隱士也。不可得合爲一物，離而爲二也。

以爲世儀。魯般墨子，以木爲鳶而飛之，三日不集，而不可使爲工也。○文典謹按：御覽羽族部，鷓條。故高下引鷓作鷓，必本亦如此也。

不可及者，不可以爲人量。行不可逮者，不可以爲國俗。夫挈輕重，不失銖兩，聖人弗用，而縣之乎銓衡。○文

典謹按：羣書治要引銓作權。視高下，不差尺寸。明主弗任，而求之乎浣準。浣準，水望之平。○孫詒讓云：秦族訓云：人欲

要引銓作權。視高下，不差尺寸。明主弗任，而求之乎浣準。浣準，水望之平。○孫詒讓云：秦族訓云：人欲

段借字。凡从官聲完聲字，古多通用。管或作筦，是其比例。管所以視遠準，卽水平。非一物也。李筌太白陰

經水攻具篇載爲水平槽鑿三池，浮木立齒注水，眇目視之，三齒齊平，以爲準。是其遺法。但彼不用管與

古異耳。○陶方琦云：羣書治要引許注，與何則，人才不可專用，而度量可世傳也。故國治可與愚守也。而

軍制可與權用也。夫待驥虺飛兔而駕之，則世莫乘車。驥虺，良馬飛兔。其子，羸兔走蓋，皆一日萬里也。○陶方琦云：羣書治要引許注，要羸飛兔皆一日千

里者也。按治要所引乃約文。呂覽高注：要，羸飛兔，皆馬名。馳若兔之飛，因以為名。與許君說亦有異。原道訓：駟要，羸注亦當是。許注：羸，入高注者。○文典謹按：御覽八百九十六引兔作羸，車下有矣字。與下文終身不家矣，一律。又引注云：腰羸飛羸。待西施毛嫱而為配，則終身不家矣。西施毛嫱，古好女也。○王念孫

皆行萬里，其行若飛，因曰飛羸也。又引注：西施，古好女也。太平御覽獸部八引：作落羸。案廣韻及元和姓纂：落，皆姓也。羸蓋其名。治要御覽所引者，原文也。今本作毛嫱者，後人不知落羸所出，又見古書多言毛嫱，西施故改之耳。不知他書自作毛嫱，此自作落羸，不必同也。○陶方琦云：御覽八百九十六引：作西施落。然非待古之英俊而

人自足者，因所有而竝用之。○王念孫云：羸書治要引此，竝作途，於義為長。途，即也。言因所有而即用之。故不待古之英俊而人自足也。今本作竝者，後人依文子下德篇改之耳。○文典謹按：意林引：待古之英俊而用之，則無人矣。夫騏驥千里，一日而通；鴛馬十舍，旬亦至之。句十由是觀之，人材不足，專恃而

道術可公行也。亂世之法，高為量而罪不及，重為任而罰不勝，危為禁而誅不敢。○王念孫云：危為禁，本不敢者，危猶高也。見緇衣鄭注：高為艱難之事，而責之以必能，及畏難而不敢為，則從而誅之。正與上二句同意。後人不察，而改難為禁，禁之正欲其不敢，何反誅之乎？文子下德篇：正作危為難，而誅不敢。莊子則陽篇：匿為物而愚不識，大為難而罪不敢，重為任而罰不勝，遠其塗而誅不至。呂氏春秋：適民困於三

責，則飾智而詐上，犯邪而干免。干，求也。故雖峭法嚴刑，不能禁其姦。○文典謹按：峭法嚴刑，何者？力不足也。意林引：峻刑嚴法。故諺曰：鳥窮則囓，獸窮則羶，人窮則詐。此之謂也。道德之論，譬猶日月也。江南河北，不能易其指；馳騫千

里，不能易其處。○王念孫云：下易字，本作改。此因上易字而誤也。意林及文趨舍禮俗，猶室宅之居也。東家謂之西家，西家謂之東家，雖臯陶為之理，不能定其處。故趨舍同，誹譽在俗，意行鈞，窮達在時。湯武之

累行積善，可及也。其遭桀紂之世，天授也。今有湯武之意，而無桀紂之時，而欲成霸王之業，亦不幾矣。昔

武王執戈秉鉞以伐紂勝殷摺笏杖杖也以臨朝武王既沒殷民叛之周公踐東宮履乘石人君升車有乘石也

攝天子之位負扈而朝諸侯戶牖之間放蔡叔誅管叔周公克殷殘商子祿文祀文王子明堂七年而

致政成王夫武王先武而後文非意變也以應時也周公放兄誅弟非不仁也以匡亂也故事周於世則

功成務合於時則名立昔齊桓公合諸侯以乘車退誅於國以斧鉞晉文公合諸侯以革車退行於國以

禮義桓公前柔而後剛文公前剛而後柔然而令行乎天下權制諸侯鈞者審於勢之變也顏闔魯君欲

相之顏闔魯士也而不官使人以幣先焉鑿培而遁之培屋後為天下顯武楚人謂士為武使遇商鞅申不害刑及三

族又况身乎世多稱古之人而高其行竝世有與同者而弗知貴也非才下也時弗宜也故六驥驥四駃

騏駃騏北翟之良馬也以濟江河不若窾木便者窾空處世然也○王念孫云處世本作處勢古者謂所居之地曰

便者處勢使然也莊子山木篇曰王獨不見夫騰猿乎得柘棘枳枸之間危行側視振動悼慄處勢不便

未足以逞其能也新序雜事篇曰玄蟻在枳棘之中恐懼而悼慄危視而躡行處勢不便故也史記蔡澤

傳曰翠鷗犀象其處勢非不遠死也漢書陳湯傳曰故陵因天性據真土處執高敞又史記楚世家曰處

既形便勢有地利有與又同淮南傲真篇曰虛便而勢利處勢或曰勢居逸周書周祝篇曰勢居小者不

能為大賈子過秦篇曰秦地破山帶河以為固自繆公以來至於秦王二十餘君常為諸侯雄其勢居然

也淮南原道篇曰故橘樹之江北則化為橙鷓鴣不過濟獬渡汶而死形性不可易勢居不可移也或

言處或言勢或言處勢或言勢居其義一也後人不識古義而改處是故立功之人簡於行而謹於時今

世俗之人以功成為賢以勝患為智以遭難為愚以死節為戇吾以為各致其所極而已王子比干非不知箕子被髮洋狂以免其身也然而樂直行盡忠以死節故不為也○王念孫云箕子二字因下文從箕子視比干而衍下文曰伯夷叔齊非

不能受祿任官以致其功也。許由善卷非不能撫天下寧海內以德民也。豫讓要離非不知伯夷叔齊非樂家室安妻子以偷生也。皆與此文同一例。若有箕子二字則文不成義。且與下文不對矣。

不能受祿任官以致其功也。然而樂離世。伉行以絕衆。故不務也。許由善卷非不能撫天下寧海內以德

民也。然而羞以物滑和。故弗受也。豫讓要離豫讓智伯臣要離吳王闔閭臣非不知樂家室安妻子以偷生也。然而樂推

誠行必以死主。故不留也。今從箕子視比干則愚矣。從比干視箕子則卑矣。從管晏視伯夷則戇矣。從伯

夷視管晏則貪矣。趨舍相非。嗜欲相反。而各樂其務。將誰使正之。曾子曰。擊舟水中。鳥聞之。而高翔。魚聞

之而淵藏。文典謹按御覽九百十四引淵藏作沉淵故所趨各異。而皆得所便。故惠子從車百乘。以過孟諸。惠子名施仕為梁相從車百乘

志尚未足。莊子見之。弃其餘魚。莊子名周蒙人隱而不仕。鱗胡飲水數斗而不足。鱗胡汗鱗鮪入口若露

而死。鱗鮪魚名。孫詒讓云。鱗鮪生於水。無入口若露而死之理。竊疑此鱗鮪當作鱗蟬。鱗蟬譚古字通用。周書王會篇。歐人蟬蛇。彼以蟬為鱗。與此以鱗為蟬。可互證。說文虫部云。蟬。蟬也。或从舟作蟬。與鱗

形近。因而致誤。死當為飽。亦形之誤。艸書二字相似。形訓云。蟬飲而不食。荀子大略篇亦云。飲而智伯不食者。蟬也。是蟬蚋雖飲而不多。故云入口若露而飽也。然許注已以魚名為釋。或後人所增。竄與。智伯

有三晉而欲不澹。三晉智伯兼范中行地澹足也林類榮啓期衣若縣衰而意不慊。林類榮啓期皆隱士。慊恨也。文典

由此觀之。則趣行各異。何以相非也。夫重生者不以利害己。立節者見難不苟免。貪祿者見利不顧身。而

好名者非義不苟得。此相為論。譬猶冰炭鈎繩也。何時而合。文典謹按白帖十六引注云。冰寒炭熱無時得合若以聖人為之中

則兼覆而并之。未有可是非者也。夫飛鳥主巢。狐狸主穴。巢者巢成而得棲焉。穴者穴成而得宿焉。趨舍

行義。亦人之所棲宿也。文典謹按御覽九百十四引人上有主字各樂其所安。致其所蹠。謂之成人也。蹠至故以道論者總而

齊之治國之道。上無苛令。○文典謹按羣書治要引苛作苟。官無煩治。士無僞行。工無淫巧。其事經而不擾。○文典謹按

經作其器完而不飾。亂世則不然。為行者相揭以高。○文典謹按羣書治要引揭作揚。注同。為禮者相矜以僞。車輿極於

雕琢。器用逐於刻鏤。○文典謹按羣書治要引逐作違。求貨者爭難得。以為寶。詆文者處煩撓。以為慧。○文典謹按羣書

違於煩撓。以為慧。爭為侷辯。久稽而不訣。○文典謹按羣書治要及宋本並作久積而不決。無益于治。工為奇器。歷歲而後成。不周於用。

故神農之法曰。丈夫丁壯而不耕。天下有受其飢者。婦人當年而不織。天下有受其寒者。故身自耕。妻親

織。以為天下先。其導民也。不貴難得之貨。不器無用之物。是故其耕不強者。無以養生。其織不強者。無以

揜形。○文典謹按其耕不強。其織不強。兩強字於辭。為復羣書治要引作其織不力。宋本同。有餘不足。各歸其身。衣食饒溢。○文典謹按羣書姦邪

不生。安樂無事。而天下均平。故孔丘曾參。無所施其善。孟賁成荆。無所行其威。○文典謹按羣書云。成荆古勇士也。○陶方琦

書治要引許注。成荆古勇士。按史記范雎蔡澤列傳。成荆孟賁王慶忌夏育之勇也。而死呂覽論威成荆致死于韓王。古荆慶字通。成荆或作成慶。漢書景十三王傳。其殿門有成慶畫師。古注成慶古勇士。見淮南子。是淮南舊本或作成慶。衰世之俗。以其知巧詐僞飾。衆無用貴遠方之貨。珍難得之財。不積於養生之具。澆天下

之淳。○澆。澆也。淳。厚也。○陶方琦云。文選陸機招隱詩。注。王元長。永明策秀才文。注。劉孝標。廣絕交論。注。引許注。澆。澆薄也。按文選注。引澆與溲同。非許原注。莊子。繕性。溲醇。散樸釋文。本作澆。澆同。澆。孟子。則地

有肥澆。趙注。澆薄也。按文選注。引澆與溲同。非許原注。莊子。繕性。溲醇。散樸釋文。本作澆。澆同。澆。孟子。則地注。澆薄也。析天下之樸。牯服馬牛。以為牢。滑亂萬民。以清為濁。性命飛揚。皆亂以營。真信漫瀾。人失其情

性。於是乃有翡翠犀象。黼黻文章。以亂其目。芻豢黍粱。荆吳芬馨。以噬其口。○荆。吳國也。芬。珍味也。嚙。貪求也。鐘鼓管簫。絲

竹金石。以淫其耳。趨舍行義。禮節謗議。以營其心。於是百姓糜沸。豪亂暮行。逐利煩挈。澆淺。○澆。薄也。既薄。尚澆也。法

竹金石。以淫其耳。趨舍行義。禮節謗議。以營其心。於是百姓糜沸。豪亂暮行。逐利煩挈。澆淺。○澆。薄也。既薄。尚澆也。法

與義相非。行與利相反。雖十管仲弗能治也。且富人則車輿衣纂錦纂繪也。馬飾傅旄象。帷幕茵席。綺繡條

組。青黃相錯。不可為象。貧人則夏被褐帶索。部中御覽四百八十五引並作夏則羊裘解札不一律初學記人

本據已誤之。含菽飲水以充腸。以支暑熱。引支作止一引仍作支冬則羊裘解札。遠吉云御覽兩引一

引解札作蔽體。一引仍作解札。有注云。解札為裘。如短褐不掩形而煬竈口。煬炙也。莊遠吉云御覽引

讀高尙之尙也。解讀之。故其為編戶齊民無以異。然貧富之相去也。猶人君與僕虜。不足以論之。云論當為

諭字之誤也。諭或作喻。太平御覽人事部一百二十六引此作不足。以夫乘奇技僞邪施者。自足乎一世

之閒。守正修理。不苟得者。不免乎飢寒之患。賦注引並作守道順理。羣書治要引荀得上有為字。而欲

民之去末反本。由是發其原而壅其流也。猶○王念孫云由是當為是由由與猶同羣書治要引此正作是

猶。夫雕琢刻鏤。傷農事者也。治要引琢作文錦繡纂組。害女工者也。農事廢。女工傷。則飢之本。而寒之

原也。○文謹按羣書治要引作農事廢夫飢寒竝至。能不犯法干誅者。古今之未聞也。○文謹按古

詞羣書治要引及宋本。故仕鄙在時不在行。利害在命不在智。○陳觀樓云仕鄙當為仁鄙字之誤也。仁

並作古。今未之聞也。仲舒傳曰。性命之情。或夭或壽。或仁或鄙。夫敗軍之卒。勇武遁逃。將不能止也。勝軍之陳。怯者死。行懼

不能走也。故江河決沉。一鄉父子兄弟相遺。而走爭升陵阪。上高丘。輕足先升。不能相顧也。○王念孫云

之誤也。荀子勸學篇。瓠巴鼓瑟。而流魚出聽。大戴禮作沈魚。江河決流。為句一鄉二字。下屬為句。非以沈

一鄉為句。江河之決。所沈非止一鄉也。羣書治要引此。正作江河決流。又輕足先升。升字與上文相復。羣

書治要引作輕足者先無升字於義為長世樂志平見鄰國之人溺尚猶哀之又况親戚乎故身安則恩及鄰國志為之滅身危則忘其親戚而人不能解也游者不能拯溺手足有所急也灼者不能救火身體有所痛也夫民有餘即讓不足則爭讓則禮義生爭則暴亂起扣門求水莫弗與者所饒足也○王念孫云此用孟子語則水此皆作求水火林中不賣薪湖上不鬻魚所有餘也○文典謹按意林引賣作貨御覽九故物豐則欲省○文典書治要引求澹則爭止秦王之時或人蒞子利不足也○文典謹按意林引賣作貨御覽九故物豐則欲省○文典豐作隆引求澹則爭止秦王之時或人蒞子利不足也○文典謹按意林引賣作貨御覽九故物豐則欲省○文典政獨夫收孤財有餘也○漢也故世治則小人守政而利不能誘也○文典謹按羣書治要世亂則君子為姦而法弗能禁也○文典謹按羣書治要引法作刑

卷十二

道應訓道之所行動物而應考之禍福以知驗符也故曰道應○曾國藩云此篇雜微事實而證之以老子道德之言意以已驗之事皆與昔之言道者相應也故題曰道應每節之末皆引老子

子語證之凡引五十二處○文典謹按此篇敘目無因以題篇字乃許慎注本

太清問於無窮曰子知道乎無窮曰吾弗知也太清元氣之清者也無窮無形也又問於無為無為有形而不為也曰子知道乎無

為曰吾知道無為有形也子之知道亦有數乎無為曰吾知道有數曰其數柰何無為曰吾知道之可以弱

可以強可以柔可以剛可以陰可以陽可以竊可以明命赤載幽衡鄭注曰幽讀為黜竊之通作幽猶幽

之通作

可以包裹天地。可以應待無方。此吾所以知道之數也。太清又問於無始。無始未始有之氣也。曰：鄉者吾問

道於無窮。無窮曰：吾弗知之。又問於無為。無為曰：吾知道。曰：子之知道，亦有數乎？無為曰：吾知道有數。曰：

其數奈何？無為曰：吾知道之可以弱，可以強，可以柔，可以剛，可以陰，可以陽，可以窈，可以明，可以包裹天

地，可以應待無方。吾所以知道之數也。若是，則無為知與無窮之弗知，孰是孰非？無始曰：弗知之深而知

之淺，弗知內而知之外，弗知精而知之粗。○王念孫云：弗知之深之字當在「上文無為下」無為之知與無窮之字，則與下二句不對。莊子知北遊篇作「若是則無窮之弗知與無為之知」，孰是而孰非乎？無始曰：弗知深矣，知之淺矣，弗知內矣，知之外矣，是其證。太清仰而歎曰：然則不知乃

知邪？知乃不知邪？孰知知之為弗知，弗知之為知邪？無始曰：道不可聞聞而非也。道不可見見而非也。道

不可言言而非也。孰知形之不形者乎？○王念孫云：形之不形，當依莊子作「形形之不形」。郭象曰：「形自形」

之所形者實矣。而形形者未嘗有。故老子曰：天下皆知善之為善，斯不善也。故知者不言，言者不知也。白公問於孔子曰：

人可以微言。見白公楚平王之孫太子建之子勝也。建見殺，白公怨而欲復讎，故問微言也。孔子不應。知白公有陰謀，故不應也。白公曰：若以石投水中，何如

○俞樾云：「中字衍文。」列子說符篇：「呂氏春秋精諭篇：並作「若以石投水」。」曰：吳越之善沒者，能取之矣。曰：若以水投水，何如？孔子曰：「菑澗之水

合易牙嘗而知之。菑澗，齊二水名。○文典謹按：「白公曰：然則人固不可與微言乎？」孔子曰：「何謂不可？誰知

言之謂者乎？○王念孫云：「誰當為唯？」字之誤也。言唯知言之謂者，乃可與微言也。呂氏春秋精諭篇：夫知

言之謂者，不以言言也。不以言，心知之。爭魚者濡，逐獸者趨，非樂之也。故至言去言，至為無為。夫淺知之所爭者

心知之。爭魚者濡，逐獸者趨，非樂之也。故至言去言，至為無為。夫淺知之所爭者

末矣。白公不得也。故死於浴室。楚殺白公於浴室之地也。故老子曰：言有宗，事有君，夫唯無知，是以不吾知也。白公之

謂也。惠子為惠王為國法。惠王梁惠王惠子惠施也。陶方琦云：羣書治要引許注惠王魏惠王也。惠子惠施也。己成而示諸先生。文典謹按：御覽六百二十四

引示下有之字。又先生皆善之。王念孫云：先生二字於義無取。呂氏春秋淫辭篇：先生皆作民人。集韻有注云：示為國法。先生皆善之。類篇：民字古作兕。人字唐武后作至。疑兕誤為先。至誤為生也。○兪樾云：

先生乃長老有德者之稱。惠子為國法而示諸先生，乃就正有道之意。呂氏春秋淫辭篇：先生皆作民人。舊校云：一作良人。此當以良人為是。序意篇：良人請問十二紀高注曰：良人君子也。然則諸良人即諸先生也。若是民人，則惠子豈能一一示之。且使民人皆以為善，則其可行也必矣。下文：翟煎何以云善而不

可行乎？王氏念孫反以民人為是，而欲改淮南以從之，誤矣。○文典謹按：兪說是也。先生乃周季恆言莊

子天下篤其在於詩書禮樂者，鄒魯之士搢紳先生多能明之。韓非子五蠹篇：夫難法者罪，而諸先

生以文學取，所謂先生者，皆指長老有德者而言。辭本明顯無可疑。王氏乃欲改之，其失也鑿矣。奏之

惠王，惠王甚說之，以示翟煎曰：善。○王念孫云：曰善上當更有翟煎二字，以示翟煎翟煎曰善與上文示

不重寫者，脫之也。太平御覽引此已誤。羣書治要引此作以示翟煎翟煎曰善。呂氏春秋作以示翟煎翟煎曰善。翟煎曰：善而不可行，何也？翟煎對曰：今夫舉大木者，前呼邪許，後亦應之。○桂馥云：魏子才

於一事為所李獻吉曰：西土人謂著力幹此事則呼為所。此舉重勸力之歌也。豈無鄭衛激楚之音哉。謂所許聲相近。詩伐木許許。說文引作所。云伐木聲也。○王念孫云：有禮當為在禮字之誤也。在與

然而不用者，不若此其宜也。治國有禮不在文辯。不在相對為文。羣書治要引此正作在禮。故老子曰：

法令滋彰，盜賊多有。此之謂也。田駢以道術說齊王。田駢王應之曰：寡人所有齊國也。○文典謹按：御覽

寡人之治道術難以除患。願聞國之政。田駢對曰：臣之言無政而可以為政，譬之若林木無材而可以為

材，願王察其所謂，而自取齊國之政焉。已雖無除其患害，天地之間六合之內，可陶冶而變化也。齊國之

政何足問哉。此老聃之所謂無狀之狀。無物之象者也。若王之所問者。齊也。田駢所稱者。材也。材不及林。

林不及雨。雨然後材乃得生也。雨不及陰陽。陰陽不及和。和不及道。白公勝得荆國。不能以府庫分人。七日。白公篡得楚國。

貪其財而不分人。也。得積七日也。石乙入曰。石乙。白公之黨。○王念孫云。石乙當為石乞。字之誤也。乞即氣之省文。非從也。得積七日也。乙聲不得通作乙。人閒篇及哀十六年左傳。史記楚世家。伍子胥傳。墨子非

儒篇。呂氏春秋分職篇。皆作石乞。不義得之。又不能布施。患必至矣。不能予人。不若焚之。毋令人害我。白公弗聽也。九日。

葉公入。葉公。楚大夫。子高。自方城之外入殺白公。乃發大府之貨。以予衆。出高庫之兵。以賦民。因而攻之。十有九日。而擒白公。

葉公殺白公也。夫國非其有也。而欲有之。可謂至貪也。不能為人。又無以自為。可謂至愚矣。譬白公之畜也。何以

異於梟之愛其子也。梟子長食其母。○陶方琦云。御覽九百二十七引許注。梟子大食其母。按大應作長。詩流離之子。陸璣疏曰。自關以西。謂梟為流離。其子適長大。還食其母。呂氏春秋分

職篇。高注亦云。梟愛養其子。長而食其母也。意林引桓子新論。梟生子。長食其母。乃能飛。並作長字。故老子曰。持而盈之。不如其已。揣而銳之。不可長保也。

趙簡子以襄子為後。董闕子曰。無卹賤。今以為後。何也。董闕子。趙氏臣。無卹。襄子之名。簡子之庶子也。簡子曰。是為人也。能為社

稷。忍羞。襄子能柔。能忍恥也。異日。知伯與襄子飲。而批襄子之首。大夫請殺之。襄子曰。先君之立我也。曰。能為社稷

忍羞。豈曰能刺人哉。處十月。知伯圍襄子於晉陽。襄子疏隊而擊之。疏。分也。隊。軍。二百人為一隊。分斯隊。卒擊之。大敗。知伯破

其首。以為飲器。飲。溺器。樽。榼也。○莊達吉云。左傳。行人執榼承飲。造于子重。楮少孫補。大宛傳曰。飲器。韋昭說。飲器。樽。榼也。皆為酒器。非溺器也。疑此酒字譌溺。故老子曰。知其

雄。守其雌。其為天下谿。鬻缺問道於被衣。鬻。缺。被衣。皆堯時老人也。被衣曰。正女形。壹女視。天和將至。攝女知。正女度

神將來。舍德將來。附若美。而道將為女居。憇乎若新生之犢。而無求其故。○王念孫云。德將來。附若美。本作德將為若美。此後人因上句

神將來舍而妄改之也。若亦女也。德將為若美。道將為女居。相對為文。若改為德將來附。則若美二字。不成義矣。此文以度舍居。故為韻。後人不知舍字之入韻。舍古讀若庶。故與度居。故為韻。後人讀舍為始。夜反。故不入韻。故改此句為德將來附。以與度為韻。不知古音。度在御部。附在候部。說見六書音均。附與度非韻也。莊子知北遊。篇作德將為女美。而道將為女居。文子道原篇。作德將為女容。道將為女居。皆其證。○曾國藩云。憲乎。莊子知北遊。篇作瞳焉。言未卒。齧缺繼以讎夷。讎夷。熟視。瞳焉者。目灼灼不瞬之貌。此作憲乎。亦近之。被衣行歌而去曰。形若

槁骸。心如死灰。直實不知以故自持。○王念孫云。直實。知三字。文不成義。當從莊子文子作真。其實。知今莊子所謂去智與故。循天之理也。漢魏叢書本。改直又脫其字。主術篇注曰。故巧也。真其實。知不以故自持。為直實。不知以故自持。而莊本從之。斯為謬矣。墨墨恢恢。無心可以謀彼何人哉。故老子曰。明白四達。能無以知乎。趙襄子攻翟而勝之。取尤人終人。尤人終人。翟之二邑。○王念孫云。攻翟。上當有使字。襄子

要引此有使字。晉語曰。趙襄子使新稚穆子伐狄。列子說符篇同。是其證。尤人終人。句與上句義不相屬。莊據列子於句首加取字。理或然也。使者來謁之。襄子方將食。而有憂色。左右曰。一朝而兩城下。此人之所喜也。今君有憂色。何也。襄子曰。江河之大也。不過三日。○陶方琦云。羣

書治要引許注。飄風暴雨。日中不須臾。言其不終日也。○俞樾云。飄風暴雨。日中不須臾。乃日中則灰之義。三日而滅也。飄風暴雨。日中不須臾。風不終朝。驟雨不終日。是其義也。日中不須臾。乃日中則灰之義。

今脫不終朝三字。則若飄風暴雨。亦不須臾者。失其義矣。列子說符篇。正作飄風暴雨。不終朝。日中不須臾。可據以訂正。呂氏春秋。慎大篇。亦脫不終朝三字。○陶方琦云。羣書治要引許注。言其不能終日。按呂覽。慎大。日中不須臾。高注。易曰。日中。今趙氏之德行。無所積。今一朝兩城下。入其及我乎。○王念孫云。今

則灰。故曰不須臾。其說與許亦異。若云。今一朝兩城下。此後人嫌其與上文相複。而改之也。不知此是復舉上文之詞。當與前同。不當與前異。孔子聞之曰。趙氏其昌乎。夫憂所以為昌也。而喜所以為入也。勝非其難也。○王念孫云。劉本於此下增

本無此句。非案列子。呂氏春秋。皆有此句。羣書治要引淮南。亦有持之者其難也。賢主以此持勝。故其福此句。則劉增是也。莊本作持之者其難也。則與上句不對。非是。持之者其難也。賢主以此持勝。故其福

及後世齊楚吳越皆嘗勝矣然而卒取囚焉不通乎持勝也唯有道之主能持勝孔子勁杓國門之關杓

也古者縣門下從上杓引之者難也○王念孫云列子釋文引此作許注今高注有之者蓋後人以許注

竄入也又案杓當為杓字從手不從木玉簞杓甫遙都歷二切斗柄也又市若切杓丁激切引也廣韻杓

甫遙切北斗柄杓都歷切引也許注訓杓為引則其字當從手玉簞廣韻訓杓為引即本於許注其證一

也史記天官書用昏建者杓索隱說文杓斗柄音匹遙反又下文杓雲如繩杓索隱杓說文音丁了反許

慎注淮南云杓引也是杓音丁了反而訓為引與杓字不同其證二也晉書天文志杓雲如繩何超音義

杓音鳥鳥與丁了同音其證三也而今本淮南及列子釋文史記漢書杓字皆誤作杓杓書又誤作杓與

玉篇廣韻不合世人多見杓少見杓所擊也史記天官書杓雲如繩頤煊杓當作杓說文杓疾擊也从手

勺聲兵略訓為人杓者死高注杓所擊也史記天官書杓雲如繩頤煊杓當作杓說文杓疾擊也从手

注淮南云杓引也今諸本皆譌作杓○陶方琦云列子釋文引杓擊也標擊也一曰挈闔牡也从上杓引之者

難也史記索隱但引杓引也三字杓字从手不從木說文杓疾擊也標擊也一曰挈闔牡也从上杓引之者

篇杓丁激反引也廣韻杓都歷反引也訓皆本淮南許注故索隱引說文杓音丁了反而即引淮南注杓

引之訓知此字定當从手主術訓孔子之通力招城關高注以一手捉城門關顯而舉之不肯以力聞也捉亦

覽孔子之勁舉國門之關而不肯以力聞高注勁強也以一手捉城門關顯而舉之不肯以力聞也捉亦

招字之誤是故作招與許作杓正異道應訓為許注本故作杓列子說符孔子之勁能拓國門之關張注

拓舉也拓亦招字文選吳都賦引列子正作招云與而不肯以力聞墨子為守攻公輸般服而不肯以兵

翹同顏氏家訓誠兵篇孔子力翹門關不以力聞

知善持勝者以強為弱故老子曰道冲而用之又弗盈也惠孟見宋康王蹀足譬效疾言曰寡人所說者

勇有功也不說為仁義者也○王念孫云蹀足上當更有康王二字今本脫去則文義不明列子黃帝篇

有力對下句仁義而言若作有功則非其指矣下文皆言有客將何以教寡人惠孟對曰臣有道於此人

力不言有功列子及呂氏春秋順說篇並作勇有力是其證○客將何以教寡人惠孟對曰臣有道於此人

雖勇刺之不入雖巧有力擊之不中○王念孫云人雖勇上當有使字下文曰臣有道於此使人雖勇弗

不歡然皆欲愛利之皆其證也今本脫使字則與上句義不相屬列子呂氏春秋皆有使字又案有力上

本無巧字此後人以文子道德篇加之也案文子云雖巧擊之不中此云雖有力擊之不中又各不同加

巧字於有力之上則文不成義矣下文云雖有力大王獨無意邪宋王曰善此寡人之所欲聞也惠孟曰

不敢擊亦無巧字也列子呂氏春秋皆無巧字夫刺之而不入擊之而不中此猶辱也臣有道於此使人雖有勇弗敢刺雖有力不敢擊夫不敢擊不敢

擊非無其意也臣有道於此使人本無其意也夫無其意未有愛利之心也臣有道於此使天下丈夫女

子莫不歡然皆欲愛利之心○王念孫云愛利之下不當有心字此因上文未有愛利之心而誤衍也文

利之亦無心字此其賢於勇有力也四累之上也大王獨無意邪此下凡四事皆累于世而男女莫不歡然為上

無心字此其賢於勇有力也四累之上也大王獨無意邪○曾國藩云累者層累也刺不入擊不中一

層也弗敢刺弗敢擊二層也無其意三層也宋王曰此寡人所欲得也惠孟對曰孔墨是已孔丘墨翟無

歡然愛利四層也故曰四累之上高注失之天下丈夫女子莫不延頸舉踵而願安利之者今大王萬乘

地而為君無官而為長無地為君以道富也無官為長以德尊也天下丈夫女子莫不延頸舉踵而願安利之者今大王萬乘

之主也誠有其志則四境之內皆得其利矣此賢於孔墨也遠矣宋王無以應惠孟出宋王謂左右曰辯

矣客之以說勝寡人也故老子曰勇於不敢則活○王念孫云老子曰下脫勇於敢則殺一句兩句相對

由此觀之大勇反為不勇耳昔堯之佐九人禹單陶稷契伯夷倕益夔龍也舜之佐七人皆與堯同臣武王之佐五人謂

畢公召公太公也堯舜武王於九七五者不能一事焉然而垂拱受成功者善乘人之資也故人與驥逐走則

不勝驥託於車上則驥不能勝人北方有獸其名曰鼯鼠前而兔後鼠前足短兔後足長故謂之鼯趨則頓走則顛常為

蛩蛩駑驢取甘草以與之故能乘虛而走不能上也鼯有患害蛩蛩駑驢必負而走○莊遠吉云爾雅曰

印印距虛比為印印距虛齧甘草即有難印印距虛負而走其名謂之鼯攷此獸唯爾雅作西方呂不韋書及說苑皆云北方說文解字與爾雅同郭璞注之曰今雁門廣武縣夏屋山中有獸形如兔而大相負

共行土俗名之為鬻鼠錢別駕云周書王會篇稱獨鹿印印距虛獨鹿印距虛獨鹿印距虛史記五帝本紀注徐廣曰一作濁鹿古字獨濁涿相通故借用之廣武涿鹿地居西北相近故一稱北方一稱西方也解字鑿作鬻

從虫距驪作巨虛印作蛩字為正然則作印者省作距者借作鑿及距驪者別也此以其能託其所不能故老子曰夫代大匠斲者希不傷其手

薄疑說衛嗣君以王術嗣君衛國君也嗣君應之曰予所有者千乘也願以受教薄疑對曰烏獲舉千鈞又况一

斤乎杜赫以安天下說周昭文君昭文君周襄分為西東各自立其君也文君謂杜赫曰昭字當依上句及呂氏春秋務大

補願學所以安周赫對曰臣之所言不可則不能安周臣之所言可則周自安矣此所謂弗安而安者也

故老子曰大制無割故致數與無與也魯國之法魯人為人妾於諸侯苑政理篇家語致思篇姜上俱有

臣字於義為長有能贖之者取金於府子贛贖魯人於諸侯來而辭不受金孔子曰賜失之矣夫聖人之舉事也

可以移風易俗而受教順可施後世○王念孫云教順上本無受字此因上文不受金而誤衍也教順即教訓也訓順古多通用不煩引證教訓上有受字則與下四字義不

相屬矣說苑家語並作教導可施於百姓是其證非獨以適身之行也今國之富者寡而貧者衆贖而受金則為不廉不受金則

不復贖人自今以來魯人不復贖人於諸侯矣孔子亦可謂知禮矣故老子曰見小曰明○王念孫云知禮本作知化謂

知事理之變化也見子贛之不受金而知魯人之不復贖人達於事變故曰知化齊俗篇曰唯聖人知其化呂氏春秋驕恣篇曰智短則不知化知化篇曰凡智之貴也貴知化也非謂其知禮也俗書禮字或作

此所謂知化也故下文引老子見小曰明之語呂氏春秋論此事曰孔子見之以細觀化遠也說苑曰孔子

此所謂知化也故下文引老子見小曰明之語呂氏春秋論此事曰孔子見之以細觀化遠也說苑曰孔子矣此皆其明證魏武侯問於李克曰李克武侯之相吳之所以亾者何也李克對曰數戰而數勝武侯曰數戰數

勝國之福其獨以亾何故也對曰數戰則民罷數勝則主僑以僑主使罷民而國不亾者天下鮮矣僑則

恣恣則極物。罷則怨。怨則極慮。上下俱極。吳之亾猶晚矣。夫差之所以自到於干遂也。越伐吳。夫差所以自殺也。故老子

子曰。功成名遂身退。天之道也。寧越欲干齊桓公。困窮無以自達。於是為商旅。將任車。任載也。詩曰。以商我任我輦。

於齊。暮宿於郭門之外。桓公郊迎。客夜開門。辟任車。燭火甚盛。燭炬也。從者甚衆。寧越飯牛車下。望見桓公

而悲。擊牛角而疾商歌。莊遠吉云。疾。太平御覽一引作習。一引作疾。桓公聞之。撫其僕之手曰。異哉。歌者非常人也。俞樾云。呂氏春秋

舉難篇。歌者上有之字。當從之。猶是也。之。歌者。即是歌者。命後車載之。桓公及至。○王念孫云。及。當為也。無之字。則文不備。新序雜事篇。作此歌者。此亦猶是也。

曰。客衛人也。衛之去齊不遠。君不若使人問之。問之而故賢者也。用之未晚。桓公曰。不然。問之。患其有小

惡也。以人之小惡而忘人之大美。此人主之所以失天下之士也。凡聽必有驗。一聽而弗復問。合其所以

也。合已聽知之。意所以用之。且人固難合也。權而用其長者而已矣。○王念孫云。合當為全。言用人不可求全也。全合字相近。又因上文合其所以而誤。呂氏春秋新序

並作全。當是舉也。桓公得之矣。故老子曰。天大地大。道大王亦大。域中有四大。而王處其一焉。以言其能包

裹之也。大王亶父居邠。翟人攻之。事之以皮帛珠玉。而弗受。曰。翟人之所求者地。無以財物為也。大王亶

父曰。與人之兄居。而殺其弟。與人之父處。而殺其子。吾弗為。皆勉處矣。為吾臣與翟人。奚以異。○文典謹按。為吾臣

與翟人。奚以異。莊子讓王篇。作為吾臣。與為狄人。臣奚以異。語意較完。且吾聞之也。不以其所養害其養。杖策而去。民相連而從之。遂成國

於岐山之下。岐山。今之美陽北山也。其下。有周地。因是以為天下號也。大王亶父。可謂能保生矣。雖富貴。不以養傷身。雖貧賤。不以利

累形今受其先人之爵祿則必重失之所自來者久矣而輕失之豈不惑哉○王念孫云所自來者上當有生之二字此承上文保生

而而言人皆重爵祿而輕其生也脫去生之二字則文不成義故老子曰貴以身為天下焉可以託天下

愛以身為天下焉可以寄天下矣中山公子牟中山鮮虞之國謂詹子曰身處江海之上心在魏闕之下為之柰

何江海之上言志在于己身心之魏闕也言內守詹子曰重生重生則輕利重生己之性也中山公子牟曰雖知之猶不能自勝詹子曰

不能自勝則從之從之神無怨乎言不勝己之情欲則當縱心意則己神無怨也不能自勝而強弗從者此之謂重傷重傷之人

無壽類矣故老子曰知和曰常知常曰明益生曰祥心使氣曰強是故用其光復歸其明也楚莊王問詹

何曰治國柰何對曰何明於治身而不明於治國楚王曰寡人得立宗廟社稷○俞樾云立字無義疑主字之誤○文典謹按列子

說符篇及藝文類聚五十二引本書或作寡人得奉宗廟社稷可據以訂正俞說非願學所以守之詹何對曰臣未嘗聞身治而國亂者也未嘗聞

身亂而國治者也故本任於身不敢對以末○王念孫云任當為在字之誤也呂氏春秋執一篇作為國之本在於為身列子說符篇作故本在身皆其證楚王

曰善故老子曰脩其身其德乃真也桓公讀書於堂桓公齊君斲輪於堂下釋其椎鑿而問桓公曰君之

所讀者何書也桓公曰聖人之書輪扁曰其人在焉依莊子天道篇作輪扁輪扁之名當見於前不當見

於後也高注輪扁人名四字本在此句之下因扁誤為人後人遂移置於下文輪扁曰云云之下耳○陳觀樓云其人在焉當作其人焉在故高注云問作書之人何在○俞樾云焉猶乎也儀禮喪服傳曰野人

曰父母何算焉禮記檀弓篇曰子何觀焉論語子路篇曰又何如焉皆是也其人在焉桓公曰已死矣輪

扁曰是直聖人之糟粕耳糟酒滓也粕已漉之精也○陶方琦云莊子釋文引許注注作粕已漉粗糟也今注之精二字即粗糟之精也○一切經音義引作已漉糟曰粕也漉即漉字糟上敬

一粗字又倒易其文耳說文糟粕桓公悖然作色而怒曰寡人讀書工人焉得而譏之哉有說則可無說

則死輪扁曰然有說臣試以臣之斲輪語之大疾則苦而不入苦急大徐則甘而不固甘緩不甘不苦應

於手厭於心而可以至妙者臣不能以教臣之子而臣之子亦不能得之於臣是以行年七十老而為輪

今聖人之所言者亦以懷其實窮而死獨其糟粕在耳故老子曰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昔者司

城子罕相宋謂宋君曰夫國家之安危百姓之治亂在君行賞罰俞樾云君字衍文涉下文君自行之

夫爵賞賜予民之所好也君自行之殺戮刑罰民之所怨也臣請當之若此文有夫爵賞賜予民之所好

也君自行之殺戮刑罰民之所怨也臣請當之宋君曰善寡人當其美子受其怨寡人自知不為諸侯笑

矣國人皆知殺戮之專制在子罕也大臣親之百姓畏之居不至期年子罕遂却宋君而專其政○王念孫云却

當為劫字之誤也韓詩外傳作去亦劫之誤韓子外儲說右篇作劫宋君而奪其政是其證二柄篇又

云宋君失刑而子罕用之故宋君見劫史記李斯傳亦云司城子罕劫其君又談林篇知己者不可誘以

物於死生者不可却以危却亦當為劫繆稱篇曰故老子曰魚不可脫于淵國之利器不可以示人王

壽負書而行見徐馮於周上壽古好書之人徐馮周之隱者也○俞樾云韓非子喻老篇周下有塗徐馮

曰事者應變而動變生於時故知時者無常行書者言之所出也言出於知者知者藏書於是王壽乃焚

書而舞之自喜焚其書故舞之也○王念孫云知者藏書本作知者不藏書與知時者無常行相對為文

舞之御覽引焚下有其字韓子同據高注云故老子曰多言數窮不如守中令尹子佩請飲莊王莊王之

相請飲請莊王許諾○王念孫云太平御覽人事部一百九引莊王許諾下有子佩具於京臺莊王不往置酒也○莊王許諾明日共十二字今本脫去當補入文選應璩與滿寵書注引此子佩作子瑕亦云子

瑕具於京臺莊王不往京強二字古同聲而通用故今本京臺作強臺子佩疏揖北面立於殿下疏徒眺也揖舉手也○王念孫云太平御

徒眺合曰昔者君王許之今不果往果誠也○陶方琦云文選謝宣遠于安城答靈運詩注繁飲與魏文

當據改曰昔者君王許之今不果往帝箋注魏文帝與鍾大理書注引許注果誠也按誠一本作成論語

行必果皇疏引意者臣有罪乎莊王曰吾聞子具於強臺強臺者南望料山以臨方皇料山一名方皇水

遼吉云料山太平御覽引作獵山左江而右淮其樂忘死若吾薄德之人不可以當此樂也恐留而不能反文選應休璉

與滿公琰書注引此文作令尹子瑕請飲莊王許諾子瑕具於京臺莊王不往曰吾聞京臺者南望獵山

北臨方皇左江右淮其樂忘歸者吾薄德之人不可以當此樂也恐流而不能自反又引高注京臺高臺

也方皇故老子曰不見可欲使心不亂晉公子重耳出亡過曹無禮焉曹共公聞重耳駢脅使

大澤也故老子曰不見可欲使心不亂晉公子重耳出亡過曹無禮焉曹共公聞重耳駢脅使

妻謂釐負羈曰君無禮於晉公子吾觀其從者皆賢人也從者狐偃趙衰之屬也若以相夫子反晉國必伐曹子何

不先加德焉釐負羈遺之壺餒而加璧焉重耳受其餒而反其璧及其反國起師伐曹剋之令三軍無入

釐負羈之里故老子曰曲則全枉則直越王句踐與吳戰而不勝國破身亡困於會稽忿心張膽氣如涌

泉選練甲卒赴火若滅然而請身為臣妻為妾親執戈為吳兵先馬走果擒之于干遂先馬走先馬前而

為吳兵先馬走當作為吳王先馬今本吳王作吳兵涉下文襄子起兵而誤其走字則涉注文而衍也據

注云先馬句走先馬前則正文無走字明矣為吳王先馬即上文所謂身為臣也若作吳兵則非其指矣

越語曰其身親為夫差前馬韓子喻老篇曰故老子曰柔之勝剛也弱之勝強也天下莫不知而莫之能

行越王親之故霸中國趙簡子死未葬中牟入齊中牟自入已葬五日襄子起兵攻圍之未合而城自壞

者十丈。○王念孫云此當作襄子起兵攻之句圍未合而城自壞者十丈今本之圍二字誤倒則文不成

義太平御覽兵部四十九引此不誤韓詩外傳作襄子與師而攻之圍未市而城自壞者十丈新

序雜事篇作襄子率師伐之襄子擊金而退之。軍法鼓以進軍吏諫曰君誅中牟之罪而城自壞是天助

圍未合而城自壞者十堵我何故去之。襄子曰吾聞之叔向曰君子不乘人於利不迫人於險。○文典謹按意林引於此作之使之治城城治而後

攻之中牟聞其義乃請降。故老子曰夫唯不爭故天下莫能與之爭。秦穆公謂伯樂曰子之年長矣子姓

有可使求馬者乎。子姓謂伯樂子對曰良馬者可以形容筋骨相也。相天下之馬者若滅若失。若亡。若滅其相不

乍入乍出也若其一○王引之云此當以若亡其一為句莊子徐無鬼篇天下馬有成材若卹若失若喪

匹髣髴不及也其一陸德明曰言喪其耦也齊物論篇嗒焉似喪其耦司馬彪曰耦身也身與神為

耦此言若其一亦謂精神不動若其身也高讀至若為句則若此馬者絕塵弭轍。絕塵不及也弭

其一二字上下無所屬矣且一與失徹為韻如高讀則失其韻矣臣之子皆下材也可告以良馬而不可告以天下之馬。臣有所與供僮纏采薪者九方堙。纏索也九方堙

孫云供當為共此因僮字而誤加入音也蜀志郤王傳注引此正作共列子說符篇同纏字之義諸書或

訓為繞說文或訓為束廣雅無訓為索者纏當為纏字之誤也說文作纏云索也字或作纏坎上六係用

徽纏馬融曰徽纏索也劉表曰三股曰徽兩股曰纏故高注云纏索也若作僮纏則義不可通矣列子及

郤正傳注白帖九十六纏字亦誤作纏蓋世人多見纏少見纏故傳寫多誤耳管子乘馬篇兼纏得入焉

今本纏字亦誤作纏唯宋本不誤韓子說疑篇或在罔罔縲縲索之中今本亦誤作纏唯道藏本列子

釋文作纏音墨足正今本之誤又說林篇龜紐之璽賢者以為佩土壤布在田能者以為富子溺者金玉

今本溺上有拯字乃涉注文而衍此謂與拯溺者金玉也太平御覽珍寶部九引此有拯字亦後人依誤本

高注自謂金玉非拯溺之具亦非謂與拯溺者金玉也太平御覽珍寶部九引此有拯字亦後人依誤本

加之其人事部三十七引此無拯字文子上德篇亦無今據刪不若尋常之纏索尋常之纏索本作尋

常之纏其索字則後人所加也高注同此文以佩富纏為韻若作纏索則失其韻矣文子作不如與之尺

求馬三月而反報曰已得馬矣在於沙丘穆公曰何馬也對曰牡而黃使人往取之牝而驪穆公不說召

伯樂而問之曰敗矣子之所使求者注及白帖引此並有馬字列子同毛物牝牡弗能知又何馬之能知

伯樂喟然大息曰一至此乎是乃其所以千萬臣而無數者也若堙之所觀者天機也得其精而忘其粗

在內而忘其外○王念孫云在下本有其字後人以意刪之也爾雅曰在察也察其內即得其精也忘其

其外列子同白帖引作見其內而見其所見而不見其所不見視其所視而遺其所不視若彼之所相者

乃有貴乎馬者馬至而果千里之馬故老子曰大直若屈大巧若拙吳起為楚令尹適魏問屈宜若曰屈

若楚大夫在魏者也○王念孫云此許注也宜若當為宜咎字之誤也史記六國表韓世家並作宜白

集解引淮南許注云屈宜白楚大夫在魏者也正與此注同說苑指武篇亦作屈宜白權謀篇作屈宜

咎是白咎古字通屈宜白之為宜咎亦猶平王宜白之為宜咎矣○陶方琦云史記集解四十五引許注

白也說苑指武篇亦作屈宜白權謀篇作屈宜咎王不知起之不肖而以為令尹先生試觀起之為人也

○王念孫云為人本作為之此後人以意改之也為之謂為楚國之政也下文將衰楚國之爵 奈何吳起曰將衰楚國之爵而平其制祿損其有餘而綏其不足砥礪甲兵時爭利於天下○王念孫云

字謂因時而動與天下爭利也脫 屈子曰宜若聞之昔善治國家者不變其故不易其常今子將衰楚國

去以字則文義不明說苑有以字 之爵而平其制祿損其有餘而綏其不足是變其故易其常也行之者不利宜若聞之曰怒者逆德也兵

者凶器也爭者人之所本也○俞樾云本字無義乃去字之誤下文始人之所本逆之至也說苑指武篇

作殆人所棄逆之至也彼作棄此作去文異而義同惟始字亦不可通說苑

作殆尤為無義始乃治字之誤吳起欲砥礪甲兵故屈子以為治人所去言取人之所去者而治之也文子下德篇作治人之亂逆之至也治字不誤可據以訂正今子陰謀逆德好用凶

器始人之所本逆之至也本者謂兵爭也且子用魯兵不宜得志於齊而得志焉起為魯將子用魏兵不宜得志

於秦而得志焉起為魏西河守秦兵不敢東下也宜若聞之非禍人不能成禍吾固惑吾王之數逆天道戾人理至今無

禍差須夫子也差須猶意須也○俞樾云此本作嗟句須夫子也嗟乃歎辭說苑指武篇作嘻且待夫子也是其證也嗟字闕壞高注遂以差須連讀而釋之曰猶意須也失之甚矣吳起

惕然曰尚可更乎屈子曰成形之徒不可更也成形之徒形禍已成于衆子不若敦愛而篤行之老子曰挫其銳解其

紛和其光同其塵晉伐楚三舍不止大夫請擊之莊王曰先君之時晉不伐楚及孤之身而晉伐楚是孤

之過也若何其辱羣大夫曰先臣之時晉不伐楚今臣之身而晉伐楚此臣之罪也請三擊之○文典謹按傳寫宋

本三王俛而泣涕沾襟起而拜羣大夫晉人聞之曰君臣爭以過為在己且輕下其臣不可伐也夜還師

而歸老子曰能受國之垢是謂社稷主宋景公之時熒惑在心公懼召子韋而問焉子韋司星者也曰熒惑在心

何也子韋曰熒惑天罰也心宋分野宋之分野上屬房心之星禍且當君雖然可移於宰相公曰宰相所使治國家也

而移死焉不祥子韋曰可移於民公曰民死寡人誰為君乎寧獨死耳子韋曰可移於歲公曰歲民之命

歲饑民必死矣為人君而欲殺其民以自活也其誰以我為君者乎是寡人之命固已盡矣子韋無復言

矣○王念孫云韋字因上下文而衍呂氏春秋制樂篇子韋還走北面再拜曰敢賀君天之處高而聽卑新序雜事篇論衡變虛篇皆作子無復言矣無韋字子韋還走北面再拜曰敢賀君天之處高而聽卑

君有君人之言三天必有三賞君○王念孫云次句有字因下文故有三賞而衍呂氏春秋新序論衡皆作天必三賞君無有字今夕星必徙三舍君延

年二十一歲。公曰：子奚以知之？對曰：君有君人之言三，故有三賞。星必三徙，舍舍行七里，三七二十一，故

君移年二十一歲。○王念孫云：七里當為七星字之誤也。古謂二十八宿為二十八星，七星七宿也。呂氏春秋新序論衡皆作舍行七星，又新序論衡舍行七星下皆有星當一年四字，於義為

長舍行七星，三舍則行二十七星，星當一年，故延年二十一歲也。呂氏春秋亦云：星一徙當七年。臣請伏於陛下，以伺之星不徙。臣請死之。公曰：可是夕

也。星果三徙，舍故老子曰：能受國之不祥，是謂天下王。昔者公孫龍在趙之時，謂弟子曰：人而無能者，龍

不能與遊。有客衣褐帶索而見曰：臣能呼公孫龍。顧謂弟子曰：門下故有能呼者乎？對曰：無有。公孫龍曰：

與之弟子之籍，後數日往說燕王。至於河上，而航在一汜。汜，水厓也。○文典謹按：一北堂書鈔百三十八御覽七百七十引並作北藝文類聚七十一作

水。使善呼者呼之一呼而航來。故曰：聖人之處世，不逆有伎能之士。○王念孫云：故下曰字，因下文故老

一事而言，聖人不棄伎能之士，非引古語為證，不當有曰字。下文故老子曰云云，方引老之言以證之耳。下文曰：故伎無細而能無薄，在人君用之耳。今本故下有曰字，誤與此同。又曰：故人主之嗜欲見於外，則為人臣之所制。又曰：故周鼎著饜而使齧其指，毛王以見大巧之不可為也。又曰：故大

人之行不掩以繩，至所極而已矣。其下皆引書為證，與此文同一例，而故下皆無曰字。故老子曰：人無

棄人物，無棄物，是謂襲明。子發攻蔡，踰之。子發，楚宣王之將，踰越勝之也。宣王郊迎，列田百頃，而封之執圭。楚爵功臣賜

圭，比附庸之君。子發辭不受，曰：治國立政，諸侯入賓，此君之德也。發號施令，師未合而敵遁，此將軍之威也。兵陳

戰而勝敵者，此庶民之力也。夫乘民之功勞，而取其爵祿者，非仁義之道也。故辭而弗受。故老子曰：功成

而不居，夫惟不居，是以不去。晉文公伐原。原，周邑，襄王以原賜文公，原叛伐之。與大夫期三日，三日而原不降。文公令去之。

軍吏曰：原不過一二日，將降矣。君曰：吾不知原三日而不可得下也。以與大夫期，盡而不罷，失信得原，吾

軍吏曰：原不過一二日，將降矣。君曰：吾不知原三日而不可得下也。以與大夫期，盡而不罷，失信得原，吾

弗爲也。原人聞之曰：有君若此，可弗降也。遂降溫人。聞亦請降。時周人亦以溫子文公溫相連皆叛。故老子曰：窈兮冥兮，其

中有精，其精甚真。其中有信，故美言可以市，尊美行可以加人。公儀休相魯。公儀休故魯博士也。而嗜魚，一國獻魚

。公儀子弗受，其弟子諫曰：夫子嗜魚，弗受何也？答曰：夫唯嗜魚，故弗受。夫受魚而免於相，雖嗜魚不能自

給。魚毋受魚而不免於相，則能長自給。魚此明於爲人爲己者也。故老子曰：後其身而身先，外其身而身

存，非以其無私邪？故能成其私。一曰：知足不辱，狐丘丈人謂孫叔敖曰：丈人老而人有三怨，子知之乎？孫

叔敖曰：何謂也？對曰：爵高者士妬之，官大者主惡之，祿厚者怨處之。孫叔敖曰：吾爵益高，吾志益下，吾官

益大，吾心益小，吾祿益厚，吾施益博，是以免三怨，可乎？○王念孫云：是以當依列子說符篇作以是。故老子曰：貴必以賤爲本，

高必以下爲基。大司馬捶鉤者，年八十矣，而不失鉤芒。捶鍛擊也。鉤釣鉤也。大司馬曰：子巧邪？有道邪？曰：臣有守也。

臣年二十好捶鉤於物，無視也，非鉤無察也，是以用之者必假於弗用也，而以長得其用，而况持無不用

者乎？物孰不濟焉？故老子曰：從事於道者，同於道。文王砥德修政三年，而天下二垂歸之。砥礪也。文王三分天下有其二

也。紂聞而患之曰：余夙興夜寐，與之競行，則苦心勞形，縱而置之，恐伐余一人。崇侯虎曰：周伯昌行仁義

而善謀。○俞樾云：行字衍文也。下云：太子發勇敢而不疑，中子且恭儉而知。太子發勇敢而不疑，中子且

恭儉而知時，若與之從，則不堪其殃。縱而赦之，身必危。冠雖弊，必加於頭，及未成，請圖之。屈商乃拘文

王於羨里。屈商，紂臣也。羨里，地名，在河內湯陰。於是散宜生乃以千金求天下之珍怪，得騶虞、雞斯之乘。騶虞，白虎，黑文，而

仁，食自死之獸。日

行千里雞也。玄玉百工。三玉為一工也。大貝百朋。五貝為一朋也。○俞樾云：三玉為一工，他無所見。疑本作玄玉百

八年左傳：賜玉五穀，倍三十年傳：納玉於王，與晉侯皆十穀。襄十八年傳：獻子以朱絲係玉二穀。國語：魯

語行玉二十穀。穆天子傳：於是載玉萬穀。杜預：章昭郭璞注：並以雙玉說之。穀，卽汪之或體。是古人用玉

率以汪計，未聞其以工計也。蓋汪字闕壞，而為江。後人因改爲工，又改高注。二玉為三玉，以別異於汪耳。

至朋之訓，五貝本詩菁菁者莪篇。鄭箋：然正義曰：五貝者，漢書食貨志以爲大貝，壯貝，小貝，不成貝。

爲五也。言爲朋者，爲小貝以上四種，各二貝爲一朋，而不成者，不成朋。鄭因經廣解之，言有五種之貝，

中以相與爲朋，非總五貝爲一朋也。然則高氏泥鄭箋五貝之說，以注此文，殊非塙詰。古者實以二貝爲

一朋，周易損六五：十朋之龜，李鼎祚集解引崔憬曰：雙貝曰朋，得之矣。詩七月篇：朋酒斯饗。毛傳曰：兩樽

曰朋，貝以兩爲朋，猶樽以兩爲朋也。此云玄玉百汪，大貝百朋，汪也。朋也。皆以兩計。玄玉百汪者，玉二百

也。大貝百朋者，貝二百也。其數正相當矣。玄豹黃熊，青豺，野犬。白虎，文皮千合，以獻於紂，因費仲而通。費仲，紂臣也。紂見而說之，

乃免其身，殺牛而賜之。文王歸，四引作文王歸自商。乃爲玉門，築靈臺，相女童，擊鐘鼓。玉門，以玉飾門，

童相視之一，以待紂之失也。紂聞之曰：周伯昌改道易行，吾無憂矣。乃爲炮烙，削比干，剔孕婦，殺諫者。文

王乃遂其謀。故老子曰：知其榮，守其辱，爲天下谷。成王問政於尹佚曰：佚也。吾何德之行，而民親其上。對曰：使之時而敬順之。王曰：其度安在？曰：如臨深淵，如履薄冰。○王念孫云：使之時而敬順之，順與慎同。並作使之以時是其證。其度安至，劉本改至爲在，而莊本從之。案其度安至者，謂敬慎之度何所至。猶言當如何敬慎也。下文如臨深淵，如履薄冰，正言敬慎之度所至也。若云其度安在，則謬以千里矣。太平御覽皇王部九引此。正作其度安至說苑同。王曰：懼哉！王人乎！尹佚曰：天地之間，四海之內，善之則吾畜也，不善則吾讎也。昔夏商之臣，反讎桀紂，而臣湯武，宿沙之民，皆自攻其君，而歸神農。工宿沙，霸天下者也。此世之所明知也。如何其無懼也。故老子曰：人之所畏，不可不畏也。跖之徒問跖曰：盜亦有道乎？跖曰：奚適其無道也。夫意而

中藏者聖也。入先者勇也。出後者義也。分均者仁也。知可否者智也。○王念孫云：適其無道也。本作奚。則口腹豈適為尺寸之膚哉？秦策疑臣者不適三人，適並與音同。史記甘茂傳作疑臣者，非特三人言。豈特有道而已哉？乃聖勇義仁智五者皆備也。後人不知適之讀為音，而誤以為適齊適楚之適，故改有為無耳。莊子胠篋篇本作何適其有道邪？適亦與音同。今本作何適而無有道邪？五者不備而能成大盜者，而無二字亦後人所改。唯有字尙存。呂氏春秋當務篇正作奚音，其有道也。

天下無之，由此觀之，盜賊之心，必託聖人之道，而後可行。故老子曰：絕聖棄智，民利百倍。楚將子發好求

技道之士。○莊達吉云：御覽此下有注云：士有術者無不養。楚有善為偷者，往見曰：聞君求技道之士，臣偷也。○王念孫云：臣偷也。下文市偷進請曰：即承此句言之。今本脫楚市二字，太平願以技齋一卒。齋備卒足也。○莊達吉云：御覽人事部一百十六、一百四十引此，並作臣楚市偷也。

一人子發聞之，衣不給帶，冠不暇正，出見而禮之。左右諫曰：偷者天下之盜也，何為之禮？○王念孫云：之禮當為禮之。上文出見而禮之，即其證。蜀志郤正傳注引此，正作何為禮之。

君曰：此非左右之所得與，後無幾何，齊興兵伐楚，子發將師以當之。兵三却

楚賢良大夫皆盡其計而悉其誠，齊師愈強。於是市偷進請曰：臣有薄技，願為君行之。子發曰：諾，不問其

辭而遣之。偷則夜解齊將軍之幃帳而獻之。○王念孫云：郤正傳注及北堂書鈔衣冠部一、太平御覽人

有出字於子發因使人歸之，曰：卒有出薪者，得將軍之帷，使歸之於執事。明又復往取其枕。○文典謹按：北堂書鈔百

二一七引子發又使人歸之，明日又復往取其簪。子發又使歸之。○王念孫云：明又，明日又，兩又字皆當

枕作枕若以又復二字連讀，則明字不成義。後人不知又為夕之誤，故又加日字耳。偷以夜往，故言夕。上文曰

偷則夜出是也。舊本北堂書鈔衣冠部一引此，作明夕取枕，明夕取簪。陳禹謨依俗本於取簪上加又字

而夕字尙未改。太平御覽四引皆作齊師聞之。○莊達吉云：御覽大駭將軍與軍吏謀曰：今日不去，楚君

明夕復往取其枕，明夕復往取其簪。齊師聞之，作於是齊師聞之。大駭將軍與軍吏謀曰：今日不去，楚君

恐取吾頭乃還師而去○王念孫云楚君當為楚軍聲之誤也鄧正傳注太平御覽引此並作楚軍則還師而去道藏本如是則與即同鄧正傳注太平御覽引此並作即還師即則古多

通用不煩引證劉績不曉則字之義改則為乃而諸本從之莊本同斯為謬矣故曰無細而能薄在人君用之耳
○王念孫云故曰無細而能薄君能用人則細伎薄能皆得效其用也今本衍曰字曰字因下文故老子曰而衍說見前故曰下又脫伎字及下無字遂致文不成義太平御覽兩引此文並作故伎無細能無薄故老子曰不善

人善人之資也顏回謂仲尼曰回益矣仲尼曰何謂也曰回忘禮樂矣回忘禮樂絕聖弃智入於無為也仲尼曰可矣猶未也異日復見曰回益矣仲尼曰何謂也曰回忘仁義矣仲尼曰可矣猶未也異日復見曰回坐忘矣言坐

自忘其身以至道也仲尼遽然曰何謂坐忘顏回曰隳支體黜聰明離形去知洞於化通是謂坐忘仲尼曰洞則無善也化則無常矣而夫子薦賢薦先也回入賢丘請從之後故老子曰載營魄抱一能無離乎專氣至柔能如嬰

兒乎秦穆公與師將以襲鄭蹇叔曰不可臣聞襲國者以車不過百里以人不過三十里為其謀未及發泄也甲兵未及銳弊也糧食未及乏絕也人民未及罷病也皆以其氣之高與其力之盛至是以犯敵能

威○俞樾云威乃威字之誤威讀為滅言能滅之也呂氏春秋悔過篇正作滅又按呂氏春秋此句下今有去之能速四字高注曰故進能滅敵去之能速也此文無此四字則於文為不備疑寫者脫去之今

行數千里又數絕諸侯之地以襲國臣不知其可也君重圖之穆公不聽蹇叔送師衰絰而哭之師遂行過周而東鄭賈人弦高矯鄭伯之命以十二牛勞秦師而賓之三帥乃懼而謀曰吾行數千里以襲人未

至而人已知之其備必先成不可襲也還師而去當此之時晉文公適薨未葬先軫言於襄公曰先軫晉大夫也

襄公晉文公昔吾先君與穆公交天下莫不聞諸侯莫不知今吾君薨未葬而不弔吾喪而不假道是死吾君

文公

昔吾先君與穆公交天下莫不聞諸侯莫不知今吾君薨未葬而不弔吾喪而不假道是死吾君

文公

昔吾先君與穆公交天下莫不聞諸侯莫不知今吾君薨未葬而不弔吾喪而不假道是死吾君

而弱吾孤也。請擊之。襄公許諾。先軫舉兵。而與秦師遇於殽。大破之。擒其三帥。以歸。穆公聞之。素服廟臨。以說於衆。說解故老子曰。知而不知。尚矣。不知而知。病也。齊王后死。王欲置后而未定。使羣臣議。薛公欲

中王之意。薛公田嬰也。陶方琦云。羣書治要引許注。與今注正同。因獻十珥。而美其一。旦日。因問美珥之所在。因勸立以為王后。齊

王大說。遂尊重薛公。又西周策。齊策注。呂氏春秋。勸學節喪二篇。注禮記祭統注。並同。古書無以尊重二字連用者。戰國策。史記。漢書。及諸子書。皆但言重。無言尊。蓋後人所加也。故人主之意。欲見於外。則為人臣之所制。念孫

喜怒形於心。書欲見於外。番與嗜同。則守職者離正而阿上。是其證。羣書治要引此。正作嗜欲。故老子

曰。塞其兌。閉其門。終身不勤。盧敖游乎北海。盧敖。燕人。秦始皇召以為博。士。使求神仙。而不反也。經乎太陰。入乎玄闕。太陰。北方山也。玄闕。北方山名。見一士焉。深目而玄鬢。淚注而鳶肩。淚注。水當為渠。大皆字之誤也。俗書渠字或作

方之山也。至於蒙穀之上。蒙穀。山名。見一士焉。深目而玄鬢。淚注而鳶肩。淚注。水當為渠。大皆字之誤也。俗書渠字或作

淵。淚字或作淚。二形相似。故渠誤為淚。廣韻。深。強魚切。引方言云。杞。宋。魏之間。謂之濂。濂。濂。即渠字。玉篇云。濂。俗。淚字。皆其證也。頸誤為注者。注字右邊。主為頸字。左邊。壑之殘文。又因淚字而誤。加水。翁耳。若高

注內大字。今作水。則後人以淚字從水。而妄改之。渠。頭。大。頭。也。渠。之。言。巨。也。史記。蔡澤傳。先生。曷。鼻。巨。肩。徐廣曰。巨。一作渠。彼言渠。肩。猶此言渠。頭。矣。杜子春注。周官。鍾師。引。呂。叔。王。云。肆。夏。樊。遇。渠。皆。周。頌。也。渠。

大也。言以后稷配天。王道之大也。荀子。彊國篇。是渠。衝。入。穴。而。求。利。也。楊。倞。曰。渠。大。也。渠。衝。攻。城。之。大。車。也。漢書。吳王。濞。傳。膠。西。王。膠。東。王。為。渠。率。顏。師。古。亦。云。渠。大。也。是。渠。與。大。同。義。故。高。注。訓。渠。為。大。也。太。平。

御覽。地部。二。引。作。淚。注。而。戴。肩。則。所。見。本。已。誤。蜀。志。郤。正。傳。注。引。作。戾。頭。而。戴。肩。戾。亦。傳。寫。之。誤。論。衡。道。虛篇。作。鴈。頸。而。戴。肩。鴈。字。則。後。人。以。意。改。之。唯。頸。字。皆。不。誤。藝。文。類。聚。靈。異。部。上。引。作。渠。頭。而。戴。肩。又。引。

注云。渠。大也。豐上而殺下。軒軒然。方迎風而舞。顧見盧敖。慢然下其臂。遜逃乎碑。慢然。止舞也。匿於碑陰。斯為確據矣。豐上而殺下。軒軒然。方迎風而舞。顧見盧敖。慢然下其臂。遜逃乎碑。慢然。止舞也。匿於碑陰。

下字碑。或作碑。太玄。增上九。崔嵬。不崩。賴彼峽。嶼。玉篇。峽。於兩切。碑。方爾切。范望曰。峽。碑。山足也。下者。後

也。見大雅。下武。箋。周語。注。遜。逃。乎。山。足。之。後。故。高。注。曰。匿。於。碑。陰。也。太。平。御。覽。引。此。已。脫。下。字。藝。文。類。

樂引作碑下論衡同。注。盧敖就而視之方倦龜殼而食蛤梨。楚人謂倨為倦龜殼。盧敖與之語曰唯敖為背

羣離黨窮觀於六合之外者非敖而已乎。敖幼而好游至長不渝。○王念孫云此本下有注云渝解也

無解字者後人不曉渝解二字之義而削之也。不知渝與解同義太玄格次三裳格擊鉤渝范望曰渝解

也。郭璞曰撓猶脫耳。文選七發掄弃恬怠輸寫澳濁李善注引方言掄脫也。綖緩也。又方言掄掄脫也。解輸脫

而義同。太平御覽引作至長不渝。解。蜀志注引作長不渝。論衡作至長不渝。解字雖不同而皆有解字

周行四極唯北陰之未闕。今卒睹夫子於是子殆可與敖為友乎。若士者齷然而笑曰嘻子中州之民寧

肯而遠至此。此猶光乎日月而載列星。尚見日月也。陰陽之所行四時之所生其比夫不名之地猶窅與

也。言我所游不可字名之地以盧敖。若我南游乎岡寘之野北息乎沉墨之鄉西窮窅冥之黨。○莊達吉

也。所行比之則如窅與。與室中也。方言云。○盧云。昭云。黨當訓所案釋名。上黨。黨所也。在山上其所最高故曰上黨。又公羊文十三年傳云

往黨衛侯會公于香至得與晉侯盟。反黨。鄭伯會公于斐。何休注。黨所也。所猶時齊人語。史記齊世家萊

也。案此亦齊人語。然上黨在晉而亦以所為黨。則不言公子徒眾何所適。東開鴻濛之光。此其下無地而上

無天聽焉無聞視焉無胸。○王念孫云。東開鴻濛之光。開當為關。關字俗書。作開。唐顏玄孫干祿字書曰

開。吾喙釋文。開本亦作關。楚策大關天下之匈。今本關誤作開。漢書西南夷傳。皆棄此國而關蜀。故徵史

記。關誤作開。說文。管十二月之音。物關地而牙。故謂之管。今本亦誤作開。關與貫同。雜記。輪人以其杖關

轂而輾輪。關。轂即貫。轂。漢書。王嘉傳。大臣括髮。關。械。關。械。即貫。械。關。作。貫。史記。儒林傳。履雖射禮。不貫於足

平御覽。楚辭。補注。引。此。作。東。開。鴻。濛。之。光。謂。東。貫。日。光。也。見。上。注。司。馬。相。如。大。人。賦。貫。列。缺。之。倒。景。義。與。此。貫。字。同。太

忽而無見兮聽愉悅而無聞此云下無地而上無天聽焉無聞視焉則詢義本遠遊也蜀志注引此正作
視焉則詢論衡作視焉則營營與詢古字通也詢字從目句聲大雅江漢篇來句來宣鄭箋曰句當作營
史記天官書句始徐廣曰句一作營句之通作營猶詢之通作營矣道藏本作視焉無詢者涉上句無字
而誤太平御覽所引已與道藏同後人不知無詢為則詢之誤遂改詢為矚而莊本從之案廣韻矚視也
是矚與視同義視焉無矚則失其韻矣此其外猶有汰沃之汜汰沃四海與天之際其餘一舉而千萬里
且胸與天為韻若作矚則失其韻矣
千萬里汰吾猶未能之在吾尙未今子游始於此乃語窮觀豈不亦遠哉然子處矣吾與汗漫期于九垓
汜之外也汗漫不可知之也吾不可以久駐○王念孫云九垓之外本作九垓之上高注本作九垓九天也傲
之外九垓九天之外也吾不可以久駐○王念孫云九垓之外本作九垓之上高注本作九垓九天也傲

漢書禮樂志郊祀歌專精厲意逝九闕如淳曰闕亦陔也淮南子曰吾與汗漫期乎九陔之上陔重也謂
九天之上也司馬相如傳封禪文上鳴九垓如淳注所引亦與前同又論衡及蜀志注太平御覽文選郭
璞遊仙詩注張協七命注並引作九垓之上李白廬山謠先期汗漫九垓上願接盧敖遊太清即此篇
之語則李所見本亦作九垓之上御覽又引高注云九垓九天也此皆其明證矣後人既改九垓之上為
九垓之外復於注內加之外二字以曲為附會甚矣其妄也又案吾不可以久駐駐字亦後人若士舉
所加論衡作吾不可久蜀志注文選注太平御覽並引作吾不可以久則久下原無駐字明矣若士舉

臂而竦身遂入雲中盧敖仰而視之弗見乃止駕止其所極治楚人謂恨不悖若有喪也○王念孫云止

心隸書心字作心止字或作心二形相似又涉上句止字而誤也乃止駕為句心極治為句悖若有喪也
為句極治疊韻字言其心極治然也高注楚人謂恨不得為極治也論衡作乃止喜喜當為嘉嘉駕古字
通心不怠悵若有喪不怠即極治之借字則止為心字之誤明矣莊本刪去止字非是○俞樾云王氏不
孫謂止極治之止乃心字之誤是也極治之義高注曰楚人謂恨不得為極治也其實極治即不怡也不
怡二字本於虞書古人習用之國語晉語曰主色不怡太史公報任少卿書曰聽朝不怡此言心不怡非
必楚語因聲誤而為極治其義始晦矣論衡道虛篇作乃止喜句心不怠即乃止駕心不怡也喜者嘉字
之誤駕之段字也曰吾比夫子猶黃鵠與壤蟲也壤蟲蟲也日行不離咫尺而自以為遠豈不
忘者怡之段字也曰吾比夫子猶黃鵠與壤蟲也壤蟲蟲也日行不離咫尺而自以為遠豈不

悲哉故莊子曰小年不及大年小知不及大知朝菌不知晦朔朝菌朝生暮死之蟲也生水上狀似蠶蛾

菌本朝秀不知晦朔太平御覽蟲豸部茲母下引淮南子朝秀不知晦朔又引高注云朝秀朝生暮死之蟲也生水上似蠶蛾一名茲母廣雅釋蟲朝秀音秀孽母也義本淮南注是淮南自作朝菌乃因莊子而改文不得據彼以改此也○陶方琦云文選注御覽引正文及許注俱作朝秀今本作朝菌乃因莊子而改
莊子逍遙遊朝菌不知晦朔釋文引司馬注菌大芝也兩書古注互異不必強同今許注既解為蟲當作朝秀秀即蟋字廣雅朝秀孽母也即本許注玉篇蟋思又七久二切朝生莫死蟲也生水上狀如蠶蛾一
名孽母即引淮
南許氏注文
蟪蛄不知春秋
蟪蛄貂
此言明之有所不見也
季子治亶父三年
季子賤也○王念孫

作宓音伏子呂氏春秋具備篇同案諸書無謂宓子賤為季子者太平御覽人事部四十六引作孚子羣書子之為孚子猶宓犧之為庖犧也齊俗篇賓有見人於宓子者太平御覽人事部四十六引作孚子羣書治要季子故知宓通作孚字誤作季也○陶方琦云羣書治要引許注宓子賤也與今注正同
而巫馬期纒衣短褐
巫馬期孔子弟子也○陶方琦云
子也與今注正同
史記呂覽並作巫馬旗
易容貌往觀化焉
易服而往微以視之○陶方琦云
見得魚釋之
○王念孫云太平
作見夜魚者釋之羣書治要引作見夜漁者得魚則釋之案羣書治要所引是也呂氏春秋作見夜
漁者得則舍之家語屈節篇作見夜斂者得魚輒舍之是其證秦族篇亦云見夜漁者得小即釋之
巫馬

期間焉曰凡子所為魚者欲得也今得而釋之何也漁者對曰季子不欲人取小魚也
古者魚不盈尺不
按羣書治要引人下有
所得者小魚是以釋之
巫馬期歸以報孔子曰季子之德至矣使人闔行若有嚴
刑在其側者季子何以至於此
孔子曰丘嘗問之以治言曰誠於此者刑於彼
○王念孫云各本及莊本
不誤羣書治要引此正作
季子必行此術也
故老子曰去彼取此
罔兩問於景
罔兩水之精物也
曰昭昭
者神明也
罔兩恍惚之物見
景曰非也
罔兩曰子何以知之
景曰扶桑受謝日照宇宙
扶桑日所出之木
且澤出
昭昭之光輝燭四海闔戶塞牖則無由入矣
若神明四通竝流無所不及上際於天下蟠於地化

誠呂氏春秋家語並同
罔兩恍惚之物見
景曰非也
罔兩曰子何以知之
景曰扶桑受謝日照宇宙
扶桑日所出之木
且澤出
昭昭之光輝燭四海闔戶塞牖則無由入矣
若神明四通竝流無所不及上際於天下蟠於地化

育萬物而不可為象。俛仰之間而撫四海之外。昭昭何足以明之。故老子曰：天下之至柔，馳騁天下之至

堅。光耀問於無有。光耀可見而無有至虛者。曰：子果有乎？其果無有乎？有形生于無形，何以能生？物故問果有乎？其無有也。無有弗應也。光耀不

得問而就視其狀。貌。○王念孫云：就視當依莊子知北遊篇作執視字之誤也。孰與熟同。冥然忽然，視之不見其形，聽之不聞其聲，搏之不可

可得，望之不可極也。光耀曰：貴矣哉！孰能至于此乎？予能有無矣，未能無無也。言我能使形不可得，未能使無形也。及其為

無無，又何從至於此哉？故老子曰：無有入于無間，吾是以知無為之有益也。白公勝慮亂，白公將為父復

慮之也。○文典謹按：爾雅釋詁：廣雅釋詁：四慮謀也。呂氏春秋安死篇高注：慮謀也。罷朝而立，倒杖策，鋳

國策，策注慮計也。白公勝慮亂，猶言白公勝謀亂也。慮當訓謀，訓計不當訓思。罷朝而立，倒杖策，鋳

上貫頤。策，馬捶端有針以刺馬謂之鋳。倒杖策，故鋳貫頤也。血流至地而弗知也。鄭人聞之曰：頤之忘將何不忘哉？白公之父死，鄭人預之，故懼之。

此言精神之越於外，智慮之蕩於內，則不能漏理其形也。漏，補空也。是故神之所用者遠，則所遺者近也。近，謂身也。

故老子曰：不出戶以知天下，不窺牖以見天道，其出彌遠，其知彌少。此之謂也。秦皇帝得天下，恐不能守

發邊戍，築長城，修關梁，設障塞，具傳車，置邊吏。然劉氏奪之，若輔閉錘。附錘，格也。上之錘，所以編薄席，反覆之易。昔武王伐紂，

破之牧野，乃封比干之墓，表商容之閭，柴箕子之門。紂死，箕子囚之朝鮮，舊居空，故柴護之也。○莊遠吉云：後漢書楊震傳：柴門謝客。三國志：柴護之者，設軍士護之也。柴，即俗秦字。○曾國藩

以萬兵柴道，與此柴字義同，即塞也。朝成湯之廟，發鉅橋之粟，散鹿臺之錢，破鼓折枹，弛弓絕絃，去舍露

宿，以示平易，解劍帶笏，以示無仇。於此天下歌謠而樂之，諸侯執幣相朝，三十四世不奪。故老子曰：善閉者無關鍵而不可開也，善結者無繩約而不可解也。尹需學御三年而無得焉，私自苦痛，常寢想之。寢，堅思之。

○文典謹按御覽七百中夜夢受秋駕於師秋駕善御之術明日往朝師望之謂之曰○王念孫云望之謂之當

四十六引注堅作臥因下謂之而誤太平御覽工藝部三引此正作望而謂之呂氏春秋博志篇同吾非愛道於子也恐子不可予也今日教子以秋駕尹需反走北

面再拜曰臣有天幸今夕固夢受之故老子曰致虛極守靜篤萬物竝作吾以觀其復也昔孫叔敖三得

令尹無喜志三去令尹無憂色延陵季子吳人願一以為王而不肯許由讓天下而弗受晏子與崔杼盟

臨死地不變其儀此皆有所遠通也精神通於死生則物孰能惑之荆有飲非得寶劍於干隊干國在今臨淮出寶

劍蓋為莫邪還反度江至於中流陽侯之波兩蛟挾繞其船蛟龍屬也魚滿二千五百斤蛟來為之主也飲非謂柂船者曰柂

也嘗有如此而得活者乎○俞樾云嘗下脫見字下文對曰未嘗見也嘗見字與此相應呂氏春秋知分

氏春對曰未嘗見也於是飲非瞑目敦然攘臂拔劍○王念孫云瞑目二字與攘臂拔劍事不相類瞑目

又案敦然二字當在瞑目之上而曰武士可以仁義之禮說也不可劫而奪也此江中之腐肉朽骨棄劍

而已○俞樾云已乃人已之已已上當有余有奚愛焉赴江刺蛟遂斷其頭船中人盡活風波畢除荆爵

為執圭孔子聞之曰夫善載腐肉朽骨棄劍者飲非之謂乎○俞樾云載當作哉聲之誤也哉下脫不以

而棄劍者其次非之謂乎故老子曰夫唯無以生為者是賢於貴生焉齊人淳于髡以從說魏王魏王辯之約車十乘

將使荆辭而行人以為從未足也復以衡說其辭若然從說說諸侯之計當相從也衡說從之非是當橫

也句斷呂氏春秋離謂篇作魏王乃止其行而疏其身失從心志而又不能成衡之事○王念孫云失從

有以橫說魏王有與又同

志今本之作心者因志字而誤有與又同此言魏王既不能合從又不能連衡也呂氏春秋離謂其所

以固也夫言有宗事有本失其宗本技能雖多不若其寡也故周鼎著僇而使齧其指先王以見大巧之

不可也○王念孫云不可下脫為字呂氏春秋作先王有以見大巧之不可為也故慎子曰匠人知為門能

以門所以不知門也故必杜然後能門慎子名到齊人不知門不知門之要也門之要在門外○孫詒讓

智為不以能以時閉不知閉也故必杜而後開彼文亦有譌說參合校釋此似當云不能以閉所以不知

門也故必杜然後能開言門以開閉為用者匠人為門但能開而不能閉則終未知為門之要也文子開

閉二字尙未譌可據以校正墨者有田鳩者田鳩學墨子之術也欲見秦惠王約車申轅申東也○陶方琦云文選七發注謝玄

引許君淮南注作裝束也當即此處注或舊本作裝又文選謝惠連西陵遇風詩注留於秦周年不得見

引作裝飾也思玄賦簡元辰而假裝注亦曰裝束也詩出車箋裝載物而往義同

文○文典謹按意林引周作三是以下客有言之楚王者往見楚王楚王甚悅之○文典謹按意林引予節

使於秦至因見予之將軍之節惠王見而說之○陳觀樓云呂氏春秋首時篇云楚王說之與將軍之節

予之將軍之節六字乃是上文予以節句注語今誤入此句中義遂出舍喟然而歎告從者曰吾留秦

不可曉○王念孫云陳說是也莊本又加見字於而說之之上非是

三年不得見不識道之可以從楚也物故有近之而遠遠之而近者故大人之行不掩以繩掩猶揮也○

無義高注曰掩猶揮也義亦未詳掩乃扶字之誤管子宙合篇曰千里之路不可扶以繩俞樾云掩字

此所謂筦子梟飛而維繩者王氏念孫引陳觀樓說謂當作此筦子所謂鳥飛而準繩者按鳥飛準繩本

管子宙合篇其曰千里之路不可扶以繩萬家之都不可平以準即說鳥飛準繩之義也然則此云大人

上下無常進退無恆不可繩也。以喻飛鳥從下繩維之而欲翱翔則不可也。○陳觀樓云此所謂筦子當作此筦子所謂鳥飛而維細當作鳥飛而準繩案管子宙合篇曰鳥飛準繩此言大人之義也云云大意謂鳥飛雖不必如繩之直然意南而北總期於還山集谷而後止則亦與準於繩者無異所謂苟大意得不以細為傷也故此云大人之行不掩以繩至所極而已矣此筦子所謂鳥飛而準繩者今本鳥誤作鳥準誤作維準字俗省作准又因下繩字而誤從系則義不可通注內鳥字亦鳥字之誤而云從下繩維之則高所見本已誤作維矣。澧水之深千仞而不受塵垢投

金鐵鍼焉則形見於外。○王念孫云金鐵下不當有鍼字鍼即鐵之誤也鐵或省作鍼形與鍼相近今作

平御覽珍寶部十二引此皆無鍼字文子上禮篇作金石乃後人所改非不深且清也魚鼈龍蛇莫之肯歸也

是故石上不生五穀秃山不游麋鹿無所陰蔽隱也。○王念孫云隱字蓋蔽字之注而誤入正昔趙文子

問於叔向曰晉六將軍六將軍韓趙魏其孰先亾乎對曰中行知氏文子曰何乎對曰其為政也以苛為

察以切為明以刻下為忠以計多為功譬之猶廓革者也廓之大則大矣裂之道也故老子曰其政悶悶

其民純純其政察察其民缺缺景公謂太卜曰子之道何能對曰能動地也動震晏子往見公公曰寡人問

太卜曰子之道何能對曰能動地地可動乎晏子默然不對出見太卜曰昔吾見句星在房心之間地其

動乎句星客星也房駟句星守房心則地動也○王念孫云劉本注文房星作駟房朱本漢魏叢書本並同案正文本作句星在駟心之間注本作駟句星是句星守房心則地動也道藏本注文房星上

脫駟字劉本房下脫星字若正文之駟心作房心則涉注文守房心而誤也莊伯鴻不知正文房為駟之

誤又改注文之駟房為房駟以就之斯為謬矣駟為房之別名故須訓釋若房心為二十八宿之正名則

不須訓釋爾雅天駟房也以房釋天駟不以天駟釋房高注釋駟而不釋心即其證太卜曰然晏子出太

也晏子春秋外篇作昔吾見鈞星在四心之間即淮南所本鈞與句同四與駟同

卜走往見公曰臣非能動地地固將動也田子陽聞之田子陽曰晏子默然不對者不欲太卜之死往見

太卜者恐公之欺也。晏子可謂忠於上而惠於下矣。故老子曰：方而不割，廉而不劌，魏文侯觴諸大夫於

曲陽，飲酒酣，文侯喟然歎曰：吾獨無豫讓以爲臣乎。豫讓事知伯而死，其難故文侯思以爲臣。蹇重舉白而進之。蹇重文侯臣，舉白進酒也。

曰：請浮君。浮罰也，以酒罰君。君曰：何也？對曰：臣聞之，有命之父母，不知孝子；有道之君，不知忠臣。夫豫讓之君亦

何如哉？豫讓相其君而君見殺，亦何如不足貴也。文侯受觴而飲，醕不獻。醕，盡也。曰：無管仲、鮑叔以爲臣，故有豫讓之功。故老子

曰：國家昏亂，有忠臣。孔子觀桓公之廟，桓公魯君有器焉，謂之宥卮。宥，在右。孔子曰：善哉！予得見此器，顧曰：弟子

取水，水至，灌之。其中則正。中，水半也。其盈則覆。孔子造然革容曰：善哉！持盈者乎？子貢在側曰：請問持盈。曰：

益而損之。○王念孫云：揖與挹同。集韻：挹，或作揖。荀子：議兵篇：拱揖指麾，富國篇：作拱揖。文選：爲幽州牧與彭寵書注：引蒼頡篇云：挹，損也。挹與損義相近。故曰：挹而揖之。作揖者，借字耳。劉績不達而

改揖爲益，莊本從之。斯爲謬矣。後漢書：杜篤傳注：引此正作挹而損之。荀子：宥篇說苑。敬慎篇：並同。韓詩外傳：作抑而損之。抑與挹聲亦相近。故諸書或言抑損，或言挹損也。曰：何謂益而損

之？曰：夫物盛而衰，樂極則悲，日中而移，月盈而虧，是故聰明睿智守之以愚，多聞博辯守之以陋，武力毅

勇守之以畏，富貴廣大守之以儉。○王念孫云：劉本改儉爲陋，陋爲儉，而莊本從之。案說文：儉，約也。廣雅：儉，少也。正與多聞博辯相對，不當改爲陋。說文：陋，陝也。俗作狹。楚辭：七

諫注曰：陋，小也。亦與富貴廣大相對，不當改爲儉。杜篤傳注：引此正作多聞博辯守之以狹。狹，亦陋也。德施天下

貴廣大守之以陋，與道藏本同。文子九守篇作多聞博辯守以儉，富貴廣大守以狹。狹，亦陋也。德施天下

守之以讓，此五者先王所以守天下而弗失也。反此五者，未嘗不危也。故老子曰：服此道者不欲盈，夫唯

不盈，故能弊而不新成。武王問太公曰：寡人伐紂天下，是臣殺其主，而下伐其上，也。吾恐後世之用兵不

休鬪爭不已，爲之奈何？太公曰：甚善。王之問也，夫未得獸者，唯恐其創之小也。獵禽恐不能殺，已得之，唯恐傷肉之多也。○文典謹按：意林引作未得獸者，王若欲久持之，則塞民於兌。兌，耳目鼻口也。老子：道全爲

無用之事煩擾之教○俞樾云全乃令字之誤令猶使也道與彼皆樂其業供其情○王念孫云供當為

樂義相近若云供其情則與上句不昭昭而道冥冥於是乃去其替而載之木替被髮也木驚鳥冠也知

類矣載與戴同木當為朮字之誤也朮即鷓鴣字也高注當作朮鷓鴣知天將雨鳥也禮記曰知天文者冠鷓鴣莊子天

字相近又涉上文替字而誤也爾雅翼引此已誤說文鷓鴣知天將雨鳥也禮記曰知天文者冠鷓鴣莊子天

地篇皮弁鷓鴣冠摺笏紳脩釋文鷓鴣尹必反徐音述玉篇及爾雅釋文漢書五行志鷓鴣字並聿述二音匡

謬正俗曰案鷓鴣水鳥天將雨即鳴古人以其知天時乃為冠象此鳥之形使掌天文者冠之鷓鴣字音聿亦

有術音故禮之衣服圖及蔡邕獨斷謂為術氏冠亦因鷓鴣音轉為術耳以上匡謬正俗莊子釋文曰鷓鴣又

作過續漢書與服志引記曰知天者冠述說苑脩文篇作冠鷓鴣蓋鷓鴣字本作述音故其字或作過或作述

或作述又通作朮耳朮與笏為韻若作木則失其韻矣鷓鴣即翠鳥故古人以其羽飾冠冠鷓鴣帶笏皆所以

為飾故莊子亦言鷓鴣冠笏與笏若驚無文采則不可以為飾矣且鷓鴣知天雨故使知天文者冠之若驚則義

無所取矣諸書皆言知天文者冠鷓鴣無言冠鷓者○王紹蘭云王氏引之改木為朮驚為鷓是也正文替

亦譌字古無訓替為被髮者若云借替為髮說文髮部髮髮至眉也引詩曰統彼兩鬢與淮南此文無涉

且去其被髮亦文不成義若云借替為旄旄與被髮之解相遠又與戴鷓鴣之文不配蓋替即替之譌借字

上海图书馆藏书



A541 212 0003 4508B

